

孟和文存

敬獻於

嚴範孫先生

林墨青先生

張伯苓先生——

著者對於他們向來誘掖的好意，藉此表示他最懇摯的感謝。

# 自序

我現在將十年以來（自民國四年至十三年）所做的文章搜集出版。我不敢說這些文章都是有保存的價值的，但是一個人對於自己努力的結果，無論是可寶貴的與否，不忍拋棄而願意保存，總是人的恆情。這已是出版這本文存的理由，假使他沒有其他應該出版的理由。

文存中各文曾見於新青年，新教育，太平洋，努力，中華教育界，教育雜誌，教育與人生及其他雜誌，我藉這個機會致謝以上各雜誌的編輯人。

陶孟和。十四，四，十五，北京。

孟和文存 自序

# 孟和文存目錄

## 卷一

社會·····	一
中國的人民的分析·····	九
士的階級的厄運·····	二一
新貧民·····	三一
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四三
改革的犧牲·····	五一
新青年之新道德·····	五七
論自殺·····	六五

貧窮與人口問題……………七七

社會調查……………一〇七

## 卷二

政府……………一

我們政治的生命……………五

軍國主義……………二一

爲什麼我們需要萬國聯盟……………三七

歐戰以後的政治……………六一

戰後之歐洲(原名遊歐之感想)……………六五

歐美之勞動問題……………七九

六時間之勞動……………九五

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	一〇一
新歷史	一二三

## 卷二

教育的效力	一
評學生運動	五
論平民教育運動	一三
留學問題	二一
論大學教育	三五
大學課程問題	四七
公民科之內容	五九
論世界語	七一

學校財政·····	八三
美國格利學校之活教育·····	九七
德意志戰時之教育改革·····	一〇七
美國的高等教育·····	一二九
隨筆三篇·····	一四五



# 孟和文存卷一

## 社會

社會，社會，此近來最時髦之口頭禪。政治之齷齪，則歸咎於社會。教育之不進，則溯源於社會。文學之墮落，則社會負其責。風俗之澆漓，則社會蒙其詬。要之，無往而非社會。嘻，社會，社會，人間幾多罪孽盡託汝之名而歸於消滅。

世人用語，率皆轉相倣效，而於用語之真義反漫然不察。物質界之名詞，每有實物可稽尋，世人用之，或能無悖詞旨，鮮支離妄誕之弊。獨進至於抽象之名詞，無形體之可依託，而又非僅依吾人官覺所能理會，設轉相沿襲，不加思索，非全失原語之真義，卽被以新旨，而非原語之所詁，此必然之勢也。夫社會一語，宋儒以

之詰村人之組織；今人用之，以譯梭西埃特（Society）。梭西埃特之與社會，其語源，其意味，殆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特以西方思想之傳播，吾人假固有之名詞，以詰輸入之新義而已，非因襲千年前之古訓也。際茲時會，梭西埃特之本性，即今日所謂社會之真義，豈非吾人所當深切研究者耶？

今試執一般之學子，而卒然質以社會之義，則必曰，人羣而已，人與人相集之團體而已。斯說尙矣。人何以必有羣，何以必集爲團體？人羣果何以異於獸羣？社會之團體，果何以別於公司之團體，何以別於學校之團體？既爲羣，既爲團體，果否亘久不散，歷萬劫而不滅？羣之各員，果否有相牽動相連帶之關係？社會之中，果否有共同之努力，共同之理想？凡此諸問題，皆社會之根本觀念，而一般以社會爲口頭禪者所弗暇致思者也。

社會者，人與人相集之團體也。其所以異於獸羣者，以其永存，非若動物之聚散靡常。西比利亞之荒原，餓狼結羣，獵取食物，其成羣也，迫於食慾之衝動，一

且食慾既滿，則無復結羣之必要。動物之中人類而外固亦有終始羣居者矣：若蟻，若蜂，其最著者也。然羣居之人類，猶有別乎其他羣居之動物。人類之羣乃人類所組織，其人與人之間，關係密切，影響深遠，視諸其他動物之羣，繁複萬狀。今日之動物心理學，昆蟲心理學，固屬研究初期，於動物之結羣，於其羣居之奧秘，猶未能一覽無餘。即使異日羣居動物之研究豁然大明，吾敢斷言，人類之社會，固仍爲至繁至密之羣也。公司學校，固亦人類之團體矣，然而吾不能稱之爲社會。公司之職員，有更易而其職解。即使其任務終身，而其爲公司職員之資格，不過當其人生命之一方面，職員乃專對於公司而言，對於國家則稱國民，對於家族則稱父，稱兄弟，稱子侄。學校之生徒教師，非悉能終身不去職者也。即使有就學終身掌教終身其人者，教學乃其人一方面之活動，非全生命也。要之，公司學校，非能包括人之全生命。公司不過當人之職業的事務的一方面，學校不過人之教學的一方面，咸屬片面的人爲的一種團結，人類之一種團體而已，不得稱爲社會也。舉此以例其

他，則人間無量數之團體，只能表示人類之片面的人爲的組織，而不能包括全生命。易言以明之，人類羣居生活之一方面，不得稱爲社會也。

由是觀之，社會者，人類種種活動之周圍，亦卽人類羣居生活之全體也。雖然，社會吾不能見，非若宮室汽車之形體具在，可以視，可以摩挲，可以吾人之官覺理會者也。吾人之所能理會者，惟社會關係，社會制度而已。吾人之存於斯世也，絕不可以個人而獨存，對於其他個人，勢必生無窮之關係。種種關係，性質靡同，而可大別爲數類：吾之對於父母，對於兄弟姊妹，對於妻子，是皆與生養攸關，可稱爲生命之關係；吾之日常勞動，專勤事業，勢必與他人相共，是爲經濟的或實業的關係；吾人立於國家主權之下，與他人同屬於政治範圍之內，負責任，享權利，是爲政治的關係；吾人廣義之生命，吾人之活動非特限於生命的關係，經濟的關係，政治的關係已也，吾人與他人之關係，必猶於吾人之心靈發展，有所進益，增蓄思想，研究學術，教學相長，是爲智識的關係；崇高信仰，潔己修行，明

人人之道，是爲倫理之關係；二者之關係咸發達吾人之心靈者也。茲所述之五端，特其犖犖大者，而人與人之關係繁複，又絕非止於此。人之相接觸相鄰近，勿論其與吾有否生命，經濟，政治，諸關係，要有不可磨滅之關係存乎其間。吾之一舉一動，勢必不免涉及他人，而他人之行爲亦難免涉及於我。吾之言語思想，亦必與他人之言語思想相通相應。故人既羣居，社會的關係，乃無往而不存。

人羣之中，個人與個人之關係既若是之夥，更擴而充之，則個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之關係其數愈多，枚舉愈難。故吾生於斯世，乃覺無數之社會關係縈繞於吾之一身。吾乃若萬矢之的，絡繹不絕之社會關係麇集於吾身。昔盧梭著民約論，弁言既竟，首章之首句曰，『人之生也自由，而無處不受束縛。』束縛匪它，即以人之寄身於斯世，無窮之社會關係，必憧憧往來於人我之間。自十七八世紀之絕對自由自然自由之立足點觀之，則斯類之關係，限制行爲，形同束縛，盧梭之語非誣。自今日之社會學理觀之，則人之所以爲人，人之所以有文明之進步，有心理之發

展，胥賴乎社會關係，社會之文野，文化之進退，胥視乎社會關係之密疎繁複程度何似，則盧梭之呻吟語於今日已無價值。

社會之生命亦即種種社會關係之活動。家族之中，婚姻祭祀，是生命之活動也。勞形骸，營生活，是經濟之活動也。輸納租稅，監督政府，是政治之活動也。修養心性，發展理智，是心靈之活動也。若夫道德的心理的活動，則吾人行之，猶無時或間。總之，凡因社會關係而產出之社會活動，千差萬別，靡有休息，可總稱為社會之生命，其影響及於個人，及於團體，及於團體之各個人，而其影響之反動，復反及於個人，及於團體，其間相牽動相連帶之關係，殆莫可究詰。關係愈繁，則活動之關係愈密切，人類共同之追求亦愈顯，是亦即社會進化之徵也。

社會者，一種抽象之觀念，吾人不能睹其形剖析而闡明之，惟見種種相牽連之關係，種種相關係之活動，而所以規定關係範圍活動者，厥為社會制度。制度者，關係活動之標準，吾人所共認共守者也。若家族制度，婚姻制度，商業制度，勞働

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莫非規制吾人之活動。而吾人之日常起居，晤接周旋，罔不有禮節儀制以範圍之。茲所謂制度者，非具體之制度也。就具體之制度而深求其本，詳探其旨，咸不外乎一種道理之表象。例若祖先崇拜，乃吾族之一種宗教制度。歲時祭祀，跪拜號泣，固屬儀式，而實所以表示慎終追遠之觀念。焚化楮錢，供獻品物，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實表示死後生命之信仰。誦經咒，招亡魂，仗十方佛力，蓮花化生，實表現佛教淨土宗之教旨。總之，試取吾族祖先崇拜之制度詳察而深究之，將見具體之制度，正觀念之表象，具體制度之變更，亦即觀念之嬗變也。又若國會之制，乃政治制度，巍然之建築，燦爛之憲法，要不過憲政大旨之一種表現而已，若遽以具體之國會憲法為政治制度，是忘却制度之本旨也。

吾述至此，則世人一般關於社會觀念之謬，將不俟辯而自明。所謂社會者，至泛至漠之名詞，叩其意義，闡解維艱。世人不暇思索其真意，卒至舉人世上一切問

題，悉以社會一語解釋之，而責任乃無所歸。噫，是邪說亂世，誘人於迷途也。夫社會之成，成於個人之相往還，個人間無窮之關係。而個人之關係，準乎制度，以爲活動。故人世上之惡，非制度之不良，卽活動之不當，或關係之不正，決非社會之責也。關係之不正，個人之過也。活動之不當，個人之失也。卽制度之窳廢，亦吾人所得而糾正，個人之責也。吾不云乎，制度所以範圍關係，範圍活動，則社會制度誠可爲革新人羣革新社會之基礎。社會之進化，社會制度之進化而已。舉此以律吾國社會之狀況，則舉凡家族制度，婚姻制度，勞働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交際制度，乃及其他無量數之制度，何一不亟當改革，謀根本之刷新，又何一非個人之責任。



# 中國的人民的分析

討論政治的時候要注意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問題，一方面是人的問題。但是向來政治學教科書上所講的只限於制度一方面。一般人所討論的，斷斷爭辯的也都是專限於制度。這個提議採用總統制，那個就主張採用內閣制。這個發明須採用職業選舉制，那個又鼓吹須用共產制。現在雜誌與報紙上充滿了關於制度的討論，但是大家對於那推行制度的人却掉頭不顧，沒有研究討論。專信『治人』不信『治法』固然是謬誤之觀念，但是今人迷信制度又何嘗不是謬誤的呢？『徒法不能以自行』。制度本來是死的，可以使那制度變為活的，變為有生氣的就是人。只有死的制度還是無用的。無論你有如何完備的憲法，無論你有如何合乎理想的政治制度，假使你沒有程度相當的人民去按着那個憲法，按着那個政治制度從事政治的活動，

那都是無用的。——不特無用，或者反有更壞的結果，因為他們或者要把那美備的憲法與制度糟蹋了，污辱了，利用了，把他所有的價值功效完全都抹殺而永遠不能使他復活了。

辛亥革命的時候，我記得有許多人詠讚共和的制度。他們如同信仰宗教般的相信中國變為共和以後可就好了，可就一躍而為世界上的強國了。他們的狂熱，他們的虔信，使我驚歎佩服，使我受感動，但是他們兒童似的信仰不由得不使我可笑又可憐。一二百年以來腐敗的政府只因為將政治的組織改變就一旦可以成為修明的政府？幾千年來的專制政體只因為將帝室推翻就一旦會變成共和政治？這樣質樸的觀念是非常的危險的，終久要使人失望的！相信的熱誠越大，那失望的程度也就越高的！

中國現在採用共和的政體了，至少有一部分是口頭上這樣主張，有一部分是誠心誠意的這樣鼓吹。我們要知道這個政體能否試驗成功最先要看一看施行這個制度

的人民。一種政體的成功與否固然不能以人民爲唯一的要素，除了人民以外，還有許多旁的要素可以左右那個政體。但是我們不能不認人民是一個最主要的要素。以先大概是林肯說過的：『人民什麼樣，就配有什麼樣的政府。』我想如果一種人民沒有外國施以無理的壓迫，這句話的真理是適用的。

那末，中國的人民是什麼樣呢？配有什麼樣的政府呢？我們沒有精確的人口統計與調查，可以說是對於人民的情形完全不知道。但是退一步——一個很大的步——說，就着我們耳所聞目所睹的情形，我們也可以推測些道理出來。這種推論雖然是非科學的，但是因爲沒有更科學的方法，只可勉強應用罷了。

中國極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小農人，這大概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的生活是很簡單的，除了衣食住與婚喪的典禮以外沒有什麼消費。他們差不多都不認識字，他們對於本國的文化，除了些通俗戲曲以外，恐怕有很少的知識。他們身體所能接觸的範圍與他們心理所能想像的範圍大概都是有限的。但是因爲他們的家庭

與鄉村生活的情形，他們却發展了對於小團體的道德。中國人民悠久的歷史大部分是靠著這一類的道德維持的。但是這些中國人有建設共和政體的資格嗎？在共和政體之下，人民是要有閑暇注意國家的事務的，是要發展心理的範圍的，是要有政治上的見解的。我們『養生送死之不暇』的小百姓那裏還有工夫去操心國家大事，那裏還有知識去決定國家政策，那裏還有能力去保護國家呢？我們太相信那共和制度，也太不注意我們人民的情形了。

在兩千多年以前，阿里斯多德曾說農民是民治的國家裏最好的人民。他說：

『……農業人民是民治國家最好的原料。若是人民的大部分靠着耕種或牧畜爲生的就容易建設民治國家，沒有什麼困難。他們因爲貧窮，所以沒有閑暇，也就不常出席會議。他們因爲缺乏日用的需要品，所以永遠工作着，也不貪羨別人的財產。他們實在也覺得他們自己的職業比注意政事或就官職更快活，因爲大部分的人希望要利益比要名譽更甚，而

從政府或官職上是得不到大利的。這個證據就是假使他們可以不受干涉的工作，財產不受剝奪，就是古代的專制他們也可以忍耐的受着，正如同他們現在忍受那寡頭制度一般。因為有些人發財發的很快而其餘的人也是很富足的。……』（政治學第六卷第四章第一至第四節）

讀者要知道阿里斯多德這個話是指設立民治國家而言。民治國家更重要的問題不在設立上，是在怎樣的維持他。所以他又說：

『設立民治並不是立法者……惟一的或主要的任務，因為無論如何組織不完善的國家，總可支持一天兩天或三天。維持民治才是更困難的事  
情呢。……』（第五章）

所以他論到理想的國家的時候，他又說：

『他的公民也不能是農民，因為發展德行與執行政治上的職務都非有  
閑暇不可的。』（第七卷第九章第四節）

二千年前的話我們誠然不能引爲金科玉律，不能認爲萬世不變的真理。但是如果人民生活的情形相同，他的真理仍然是不能泯沒的，而我們的農民缺乏公民所必不可少之閑暇正是與古代的情形無異的。他們的知識，眼光，能力，如何姑勿論，只就缺乏閑暇的一端看來，我們若是希望這大多數的農民維持共和那是不可可能的了。

還有一類就是商人。商業要靠着工業才發達。在我們新式工業沒有發達的中國裏，一大部分的商人都是些小販，他們費盡心血，只博得蠅頭的微利。他們困苦的生活與沒有閑暇的情形比較那些小農民沒有什麼分別。一部分的商人是整賣商或大計畫的商業。他們的人數是極少的，他們的局面也是有限的。我們想起歐洲中世紀地中海沿岸各都市與北海沿岸各都市的商人，他們是大有遜色的。又如十七八世紀英國的商人團體或遠走俄羅斯或東渡大西洋經營大計畫的貿易的，他們更趕不上了。至於如東印度公司藉着貿易的事業，侵略土地，竟建設一個大帝國的更是夢想

不到了。此外商人有兩類：一類是專賣商，如鹽商，一類是洋商。專賣商是准官吏，他們的利益是靠着政府維持的。他們的利害常是與政府相連。他們雖然常受政府的剝削，但是他們也常利用政府，因為他們也常是官吏，所以政治上的改革不是他們所希望的。現在在中國可以稱為商人的我想只有外國商人。因為外國有偉大的製造業，所以外國的商人也就發展了大計畫的商業。我們試一考查國內各大商埠專營輸出入的大商人就可以知道外國商人的勢力了。這些外國商人對於我們的政治制度是不管的，有時因為或種利害的關係反倒希望我們政治腐敗的。我們若專靠着那多數的小販與極少數的大商人去維持共和，那也是無望的了。

商人其次就是工人。我們一大部分的工是由農民兼作的，如織布，編籃，都是我們農家的副產物。又一大部分的工是由商人兼作的，因為負販叫賣的人自己或他的家族就是原製造人。純粹的工人是極稀少的，大概除了在鐵路上與各商埠的工廠裏以外，並沒有工人的。他們勢力的微弱我們已經看見了。工部局一張號令，巡閱

使一紙公文，就可以奪了他們的生命與權利。他們生活的情形與一般小農民也沒有什麼區別。長時間的勞働，低微的工資，那裏還可以使他們有閑暇與精神再去熱心國事。我們想到那些在唐山煤礦終年做工連身體的自由都沒有的工人們，我們就可以知道工人也不是維持共和的中堅了。

有資本的工業家另爲一類。近來中國工業誠然有大發展，如上海，天津，漢口工廠的煙筒林立，也頗有工業都市的氣象，但是他們比起英國的謝非爾德，伯明罕，美國的辟茲堡，德特洛依脫，那又是天淵之別。我們雖然沒有統計可以證明，但是我們敢斷定他們的勢力是極微弱的。他們沒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假使他們有那個力量，他們早已將那貽害無窮的釐稅廢掉了。他們沒有提倡輿論的能力，假使他們有那個能力，他們早已有他們自己的言論機關，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了。他們的位置現在已陷於可悲的境遇：全國所仰望的，至少也是全國所公認的工業家，現在失敗的失敗，破產的破產，有的變爲軍閥的走狗，有的變爲野心的政客。要靠着這



樣幼稚的工業界維持共和，又是不可望的了。

銀行是近年中國發達的事業，但是這個發達也是只屬表面的。因為銀行是應乎工商業的發展才發展的。他的主要的功用就是借給工商業家款項（或信用）幫着他們去經營工商業。我們看了現在工商業可憐的情形，就可以說他的這個功用是很有限的。現在銀行（特別是在北京的銀行）最重要的生意不是工商業家的借款，乃是政府的借款，乃是折轉公債。因為銀行要靠着政府（無論何種政府，無論何人的政府）才可以有生意，況且已往的生意都投在政府，所以他對於政府沒有不幫忙的，也不敢不幫忙的。這樣的銀行家可以稱為政府的中堅，不能認為共和國家的中堅。

農工商三類之次就是士的一個階級了。士向來是中國最高的階級，因為他是幫着帝王從事政治的活動的。士是中國的貴族，但是因為他是無產的貴族，所以是極危險的階級。但是一方面因為他們所住的地方是物質文明極不發達的中國，所有的人大概都是一般的困窮，用不着物質的奢侈的炫耀，又一方面我們古代的聖賢所垂

示的告誡，所獎勵的美德又都是節儉廉潔一類的行爲，所以以先無產階級的士還是政治組織上的中堅，他們在政治上的功勞也不爲小的。他們雖然趕不上柏拉圖的理想，『哲學家的治者』那樣的捨己奉公，他們在中國社會總算是一種高尚的階級。

一旦物質文明侵入中國，古聖先賢的經典漸漸失了束縛人心的勢力，這個士的階級就變成最危險的分子。世上有許多人談起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就色變的，但是他們不知道如果將政權交給這士的階級或者讓他參預，那個危險要比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還要利害的多。因爲無論是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到底還是有組織的，還是一律施行的。至於士的階級當權的時候，他們切奪人民的產業，——但是專肥了他們自己，他們自己實在是無政府，——但是強迫人民承認他們是有政府。士的階級不能獨立生活，是要靠着人吃飯的。他們不能像農人那樣辛苦的耕種，他們不能像小販那樣的沿街叫賣，他們也不能像工人那樣耐勞的工作，他們只靠着他們的文筆，口舌與詭詐的手段爲寄生的生活。他們現在既然肯做『豬仔』，肯做軍閥的奴

隸，將來也就肯去做外國的奴隸。因為這樣做奴隸是他們唯一的生存——並且有時是致富——的方法。但是我們學校裏還不斷的造士的階級呢！

政治本來是士的任務，現在他們把那神聖的任務卸去不顧了。近來又有所謂知識階級。但是我們看了知識階級的行爲，覺得他們比墮落的士還要壞。他們受了物質文明的引誘，利慾心更重。他們受了新式的教育，欺詐力更強。他們與外國的『財政家』勾結起來，恐怕足可以制這個共和國家的死命。

以上的分析是極粗糙的，分類是勉強的，論斷與批評是極概括的。但是在沒有人口調查以前，只可以有這樣非科學的推測。而要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的，或是對於我們的政局切心的，不可不先對於人民有些概念，有些推測。我們看一看這樣的人怎樣還能希望維持這個名爲共和的制度。歐洲憲政的發展是靠着貴族大商業家與工業家所謂第三階級的，最近才是靠着勞動階級（第四階級）與婦女（第五階級，她們的勢力還沒有顯出）的。我們靠着那個階級呢？民治是一個高尚的理想，但是我

們的人民不配推行那個理想。我們並不是要推翻那個理想，而是要設法增高我們人民的程度使他們有資格能夠實行那個理想。

現在不要空談制度了，先去設法造有資格的人民罷。所謂實際的政治家就是知道人民的情形的政治家。書齋中的學者高談主義，讚美制度的時候，那實際主義者，不顧你的主義，不顧你的制度，已經藉着他對於人的經驗實行他的主張了。我們要是不設法對於人民下工夫，無論如何好的制度是不能推行的。

十二，九，二。

# 士的階級的厄運

分工是社會進化上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分工的結果一方面就是成績好，工作多，社會上的事業發達。他的結果的又一方面就是分成階級。階級可以說是社會的普遍的現象，無處不存在的，不過各處階級分類的標準與階級相對立情形不同罷了。雖然有些人想念太古的原人是絕對的平等，沒有階級的區別的，還有些人熱心的希望在將來共產的社會裏人總可以獲到平等，掃除一切階級的區別的，但是事實決不如此，漫說太古原人未必有過那樣的時代，就是將來也永遠不會實現那樣的時代。因為階級是社會分工的一個結果，而社會分工是人類生活上必不可免的。

中國向來的階級除了貴族以外是士農工商四種。這個相沿已久的分類是用職業做標準，他在歷史上，特別是在最近期中，雖然會經過多少變化，但是在大體上仍

然是適用的；他的名稱所表示的極顯明，要比那普通所謂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的分類清楚的多。因為所謂上等，中等或下等，到底是什麼東西常是模糊不清，遠不如用職業標示的清楚。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就是在現代社會變化之中士的階級占何種位置。

歷史上士居四民之首不是偶然的，他們的特殊的位置是他們所從事的事業使然的。他們成爲一個特殊階級，與歐洲中世紀的僧侶階級相當（關於此點可參看許地山君有價值的研究，原文見一二月前的晨報副刊），因為他們是認識字的，他們是記載過去的歷史，保存過去的思想的，他們是能讀古代的經典的，他們是教育後進的青年的，他們還是治理一般的人民的。中國社會一大部分的文化，成訓，——特別是精神方面的——都由他們保持，所以他們司文化的鎖鑰，正如同歐洲中世紀的僧侶掌歐洲文化的鎖鑰一樣。中國歷代的青年所受的歷史上，文學上，思想上，經典上的知識也都是由他們傳遞，所以他們執教育上的大權也正如同歐洲中世紀的僧侶負

教育的責任的一樣。中國治者雖然是君主，王室或四民以外的貴族，但是士的階級却常是事實的治者，至少他們也是行政上必不可少的人物，關於這一點他們也好像歐洲的皇帝或君主一定要受僧侶（常是教皇）的加冕禮，要用僧侶做宰相相似的。

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很大。漢武帝表彰儒術，罷黜百家，雖然將士的範圍縮小（只限於儒家），但是將他的地位增高。從此以後，士的階級永遠立於最高的地位，無論如何強暴的君主，如何跋扈的貴族，見了他們都不敢不低眉，至少也不敢重拂他們的意思，至於其他階級更不敢與他們抗衡了。無論君主貴族——特別是開國的君主——都要「禮賢下士」，請士的階級為他們定禮儀，整綱紀，參政事。任你君主如何卑禮厚幣，有時他們還是三揖三讓的才肯出來佐君王立大業。他們的高貴的位置與在政治上的重要從此可見。

因為他們占這樣高貴的位置，所以他們在社會上乃至在法律上所受的待遇也與其他階級不同。儒巾是一個尊貴的標幟，一般人見了帶儒巾（後來是穿長衣服的）

的都不敢慢待他。一般人犯了罪受重刑的時候，獨有士減輕幾等只受輕刑（如答臀與答手掌之別）。這種特別待遇也是與歐洲的僧侶相似，因為歐洲的僧侶常因為『為僧侶的利益』免去罪名的。

中國的士與外國的僧侶雖然有如此相同的地方，但是這個相似之點不能推的過遠，因為他們仍有根本不相同的地方。歐洲的僧侶本來是上帝的代表，為上帝照顧世人的靈魂的，以後因為教皇的野心才起首干涉政治，與政治相爭衡，釀成中世紀政教之爭。他們自始至終還是以宗教為本業的。中國的士本來不是宗教的團體，他們的本業就是藉着他們的文章學問從事政治。至於研究學問，編輯書史，那只是政治以外的副業，或是在政治上失敗以後的餘業，決不是他們的本業。就如同孔子也是因為懷才不售所以才回到家裏刪詩書定禮樂的。孔子雖然說『學而優則仕』，他自己却是實行『仕而不得則學』的。這並不是侮蔑聖賢的話，歷代的士大概都是這樣的。那牢騷最甚的，發為嫉俗憤世的文章，笑罵當代，也正是失意的士的本色。



假使以上所謂士的階級的地位是不錯的，那末，現代社會的變化對於他們發生什麼影響呢？

第一，他們失去了在文字上的威權。文字向來是士的階級的專有品，書法，文體，關於文字上，文學上的奧秘都是由他們規定標準，由他們操取捨之權。但是一旦廢止了舊式的考試制度，嚴格的書法就不爲人所重視了。一旦通俗的文體通行，以先謹嚴的文章，華麗的詞藻，工巧的排偶，鏗鏘的聲調就都受淘汰了。等到白話文風行全國，人人都可以多少用文字發表他的意思，那士的階級向來所居奇的能力也就無所施其技了。現在能寫字的人，除了美術的書家以外，不過是一個寫字匠，與以先刻字鋪的寫字的原沒有什麼分別。所以在北京謀事的十有八九是求書記的差事的。等到將來打字機通行以後就連寫字的本領也無用了。能做文章的人現在最好的不過是爲總統督軍擬電稿，爲政客做宣言，——其實不是大言不慚的謊話，就是空空洞洞的浮辭濫調——等而下的就是做誄文，做壽序。——這些雖然還有些無聊的

人在那裏維持，提倡，但是確乎不可疑的已成爲快滅亡的技術了。中國文字的通俗化對於人民一方面是使他們得到一個新的發表意思的工具，幾千萬以先緘默的人如果學到三五百字就可以發表他們單簡的意思，而對於士的階級一方面正是剝奪了他們惟一的武器。他們所寶貴的奧秘完全爲人所吐棄了。老先生們的反對白話文不是無意識的，那正是他們最末次的奮鬥，他們生命最終的光燄。

第二，他們失去了思想上，學術上的威權。士的階級是執中國思想與學術的鎖鑰的，他們受外來的思想與學術的侵襲不只一次了。以先攻擊的勢力最烈的一次就是佛教思想，幸而當時除了幾個勉強抵抗的以外，多數都是吸收了他，因此反將他們固有的思想滋潤增榮。但是此次西洋的思想學術的侵入是猛不可當，士的階級同來所自負所愛護的思想與制度一旦遇見這個勁敵，完全失去效力。他們對於人生，道德，家庭，政治，經濟各方面現在完全沒有權威了。士的階級所崇拜的偶像都一時退位，却來了多許新的偶像——易卜生，嘉本特，馬克斯，杜威，羅素，……。

現在社會的紛擾就是證明中國固有的思想與制度的破產，也就是士的階級的破產。

士的階級的最弱點是在學術上。如果說中國沒有學術未免太褻瀆我們神聖的文化，但是老實說起來，以先的所謂學術，爲士的階級所自豪的，大部分不過是一將自己的式子同別人的式子鬥寶，將自己的字眼同別人的字眼炫博罷了。在科學的方法未發達之先，所謂學術也不過是些字眼的渲染點綴（就是現代的學術還有許多是空洞的字眼構成的）。例如古人對於人性的研究的大部分除了有歷史的趣味以外，何嘗值得現代心理學者的一盼。現代學術是士的階級未嘗夢見的。但是各種科學之中要以自然的與物質的科學最足制士的階級的死命。因爲中國對於自然與物質的知識都寄存在農夫，花匠，木匠，瓦匠，船夫，……的習慣行爲上，士的階級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是外行的，即使他們對於自然與物質有些概念也不過是些玄學上（其實就是字眼上）的解釋。而近代社會上所發生巨大的變化正是自然科學與物質科學的影響。現在能夠運用這些科學的足可制全社會的命運，新敷設一條鐵路可以

使多少地方的人民繁昌富裕；新發見一種植物可以使不毛之地變為沃壤，產出幾千萬人的食料。這都是人類支配自然與物質的成績。我們不能抵擋外國的鎗砲，外國的機械，外國的工業，連帶着更不能抵抗他們的貿易，他們的銀行，他們的資本制度的侵略；這些都足以證明士的階級在學術上的破產。

第三，他們在政治上失了權威。他們的知識，思想，與技能早已不能應付政治。所以當局的人早就遣送學生出洋，去學習他們所不知道的技術。後來他們因為政治上，社會上起了變化，所以有的出洋考查憲政，有的出洋學習速成法政，或速成師範，有的只是到外國走一遭藉着增長些知識見聞。這種舉動都是失敗了的士的階級設法捉撈些知識與能力，用速成的方法改造自己保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威權。這種捉襟見肘的技倆却是出乎人的意料的，幫助他們依舊維持他們的地位，掌握他們的權力。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勢力還蹣跚在政治上。他們又利用些有專門技術有專門學問的人從事政治上專門的事業，因此他們更可以鞏固他們的地位。但是如果中

國的政治有清明的一日，這些改造的士一定要被淘汰。中國政治的腐敗，實在就是他們在那裏做祟。政治清明不特不是他們的利益，反可以制他們的死命。因為他們生活與一般人不同，一般人要靠着平和生活的，他們偏希望有擾亂紛爭，才可以覓生活。做代表，做說客，籌大選，辦政黨，作奸，營私，一切政客官僚的行爲都是在紛擾的時局中才可以成立的。他們一方面藉着固有的文字的知識，一方面又藉着新得到的膚淺的政治法律的知識，得肆行他們鬼蜮的行爲。但是這個情形絕不能永久的，因為靠着社會擾亂吃飯是最不安穩的。

第四，他們在經濟上失了位置。士的階級本來不是勞力的生產者，他們向來是靠着勞心生活的。除了自己有田產的以外，他們常倚賴皇帝，貴族，官吏（士的成功者）養活他們，以後，特別是近來，他們藉着教育事業又維持了不少的生活。但是這種依人的生活，沒有實際的本領，到底是靠不住的。近來失業的士已充滿了各處。最可痛心的，就是現在各學校所造出的人才仍然不脫士的窠臼，而在外國受過

好的專門教育的等到歸國以後也竟加入了士的階級。現在因爲士的人數加增，所以士的前途更形困難。這些失業的士構成了『高等流氓階級』。如上節所述，他們是擾亂社會的重要分子。

綜上以觀，士的階級似乎現在已到末日。他們的勢力雖然現在還未衰滅，但是他們不能永遠從糾紛的時局中討飯吃。士的階級是中國問題的一個大樞紐，解決了他就是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部分，救濟了士的階級就是救濟了中國，至少也可以救濟我們，使政治上較爲清明。

# 新貧民

人都知道什麼是貧民。他是沒有衣服穿的，沒有飯吃的，沒有房子住的，或者三種都有一點，但是都不夠維持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按理論說，貧窮是社會上變態的現象，但是在事實上他却變成了常態的了。貧窮的情形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差不多沒有社會沒有貧民的。有的社會因為一般的人的生產能力太低，或者因為自然的，地理的環境太不順適（如在北冰洋，或寒帶北部，或有大天災），所以全體的人民按我們的眼光看起來都是貧窮的。有的社會一般人的生產能力雖然很高，所生產的足夠維持全體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但是因為他的分配財富的方法不公道，或者因為其他人為的原因，所以有一部分的人民是貧窮的。現在所謂文明社會裏的貧窮問題，大概都是屬於第二類。

救貧是國家一個最重要的責任，中外古今的政治學者都說救貧是國家的要務。貧民對於社會永遠是危險的；他是『不勞而獲的』靠着人求生活的，他要是安本分起來，要擾亂社會的治安，危害社會的秩序的。中國歷史上朝代的更迭，從一方面看來，都可以說是貧民的擾亂的結果。西洋歷史上如希臘羅馬的衰亡，有些歷史學者也說是貧民反抗富豪的變亂的。貧民階級在歷史上誠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要素，研究歷史與政治的人絕不可忽略的。

我們中國現在的貧民雖然沒有統計，大概一定是不不少的。每年各省自然的（如疫疾，水災，旱災，風災，地震災）與人事的（如兵災，匪災，官吏災，政府災等等）災害，一定產出了無數的貧民。這些貧民除了自認命運晦氣，坐以待斃的以外，都是危險的分子。他們都是乞丐，盜賊，土匪，鹽梟，拐匪，販私貨，賣嗎啡，總之一切罪犯的原料，這種情形大概是人所共知的。但是除了這些貧民以外，還有一種『新貧民』，他的危險比貧民還要利害幾千幾萬倍，他的勢力比貧民還要



大幾千幾萬倍，而他的救濟比一般貧民的救濟也要困難幾千幾萬倍，是一般人沒有注意的。那末，誰是新貧民呢？

貧民的最簡單的定義，就是不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所謂最低限度，從各人的眼光看來，原是不一樣的。人力車夫每天只有三個大餅，一個容身的地方，每年有單，夾，棉的三四套衣服穿，就可以說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店舖裏的夥計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就比這個高；銀行裏的行員，衙門裏的老爺，學堂裏的教員，國會裏的議員，國會以外的政客，所有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又都是各不相同的。再細說起來，就是在一個衙門裏的老爺，有做錄事的，有做主事的，有做科長司長的，有做參事的，有做總長次長的，他們各人所有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未必相同。我現在所說的新貧民就是普通所謂『中等階級』，平均收入每月在一百五十元以上至四百五十元之間的。

這一類的人的收入從每月賺十幾塊錢的人力車夫看來，要算是『有錢的』了，

要算是『闊人』了，但是他們還是些貧民。他們不是沒有飯吃，但是沒有好飯吃。他們不是沒有衣服穿，但是沒有好衣服穿。他們是沒有汽車坐，沒有洋樓住，沒有錢炫耀他們的財富的。除了政府或機關拖欠薪水不計外，這個情形是由以下幾種原因釀成的：

(一)貨幣的跌落與物價的昂貴。普通收入不足的時候，常是因為貨幣的價格跌落，所以物價昂貴起來。有人說，北京物價自從民國元年到現在增加了一倍有餘。貨幣沒有一定的價格，常常變化，又常有跌落的傾向的，這是貨幣上最重要的問題，於我們一般人的生活最有密切的關係。假使關於北京的物價的推測是確的，那末，在民國元年的時候收入為一百五十元的，在民國十二年就應該有三百元了。雖然物價未必都是一律的加增了百分之百，那末，至少也應該有二百五十元的收入了。不幸世上的通例都是物價的昂貴在先，而薪俸的增加遠在物價昂貴的現象發現以後。所以先每月收入一百五十元可以足用的，現在就不足用了。這是造就新貧

民的一個原因。但是這個原因對於勞動階級雖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對於我所稱爲中等階級的却不是最重要的。因爲勞動階級本來是正在貧窮線上，他們的收入勉強正可以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這個中等階級收入不足的時候，却還可以設法『節流』。勞動階級因爲物價騰貴可以發生衣食不足之憂，而中等社會在收入不足的時候，很可以減去衣食住以上的消費。這雖然未必是好方法，但是在一定的情形之下是可以實行的。

(二)消費的增加。這是近年來中國最可驚的現象。歐美人近來對於中國抱樂觀，誇讚我們有可觀的進步的，就是因爲輸出入額的增加與工商事業的發達，換言之，就是消費的增加。要知我們現在的消費不特是比我們的祖父父親多了許多倍，就比我們自己五年十年二十年前都增多了許多倍。我們的祖父或者只有一件長衫，可以穿多少年，我們現在就不能只有一件，並且每年還須做新的。我們的父親或者每天只吃些土產的魚肉菜蔬，我們現在享用海內外的山珍海味了。除了衣食住以

外，我們現任所消耗的物品與職役 (Services) 不知比以先加增了多少倍。看電影，遊公園，坐汽車，吸香烟，……這些都是以先沒有，驀地裏添加出來的。消費不特有量的增加，還有質的增加。以先二三十元一所的房子因為設備改良竟漲到一二百元了。以先一天二角的小客棧現在因為添設洋式的設備竟漲到十元八元了。量的增加與質的增加都是沒有底止的，永遠有人在那裏設法引起增加的。資本制度的一個結果就是大計畫的生產，將生產品設法推銷。現代工商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將物品及於民衆。歐美人所謂中國近年的進步，就是推銷他們商品的成功。現在中等社會的人差不多每人都有一副金絲眼鏡，幾身外國材料的衣服，一個金表，他吸香烟，吃大菜，看電影，坐汽車，他家裏用許多外國的器具與裝飾品。我們這樣銷納外國的商品，他們如何會不恭維我們呢？

但是中等社會的人處在這個時代可就變為新貧民了。他們的收入抵不了這樣的消費。他們看了新式的生活，看了現在穿戴陳設的物品，再走進先施公司，永安公

司，一看就知道他們的收入不夠用了。但是事實所迫又不得不這樣的消費。在現代的社會裏別乎流俗是最困難的，大部分的人沒有標奇立異的魄力，從俗是最容易做的並且最合算的，標奇立異是危險的。人家都是這樣打扮，我們自然也就是這樣打扮。人家都這樣的娛樂的時候，我們也自然要順着他們。這種社會的壓力是很大的。中等社會在這個壓力之下可就變為新貧民了。

(二) 女子的解放。 女子解放一部分是近代資本制度的結果，但是反過來也是促進產業發達的原因。工業發達，女子的職務減輕，所以女子脫離了家庭，入了向來男子所專有的社會。因為女子入了社會，所以她的消費能力也就大增。現代商品有一大部分是專供女子的消耗的，那些商品的種類，品質，價值，真使我們吃驚。幾千元的金鋼鑽與珍珠，數十元一身的織金緞衣，百元一套的繡花衣，千元一襲的貂皮大氅，是現代被解放的女子的要求。現在中等社會一家所有的財產差不多都代表在一個女子的身上，有時恐怕所代表的比她家裏的財產還多。女子向來是靠容

貌的，但是容貌秀麗的女子是同天才一樣的稀罕，所以所有的女子都不得不裝飾，這個裝飾的虛榮差不多成了她們的天性，她們惟一的事業。模倣裝飾的風氣在女界中比在男界中勢力更大。這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一位女子最高學府的教授，離開北京一年以後回來同我說：『現在的女子裝飾更攷究了。』換言之，就是消費能力更大了。女子裝飾的消費是無所底止的，時髦的花樣不斷的翻陳出新，中等社會的人就是將所有的收入都消費在這一端上竭力追趕也是趕不上的。與裝飾相連的必須有其他種種消費與他相稱。穿貂皮大氅的絕不能坐人力車，至少也須乘一輛破福德。戴鑽石的絕不能每天在家『主持中饋』，至少也須到公園或遊藝園去走走。這種連帶的消耗又是一筆大漏卮。從此看來，女子的解放就是中等社會的破產。

(四)額外的消耗。消耗的界限難定，所謂額外或額內本來不容易分別的。但是有些種消耗為一般人所認為『不道德的』或『不正當的』是可別為一類，我們不願意擺道學先生的面孔沿襲這個『不道德的不正當的』名稱，最好稱他為額外的。

例如賭博，吸鴉片，納妾，嫖妓，都是這一類。額外的消耗也是無所底止的，也是須有許多種連帶的消耗的。打過十塊一底的麻雀也就可以打到五十塊一百塊……一底。討過一個妾的也就可以討兩個討三個。嫖妓的總要『修邊幅』『擺場面』，吸鴉片的也總須滿足他的特別強的『口腹之欲』。中等社會的人要陷入這個額外消耗的慾壑裏，一定要變為新貧民的。這個額外的消耗在現代社會上却非常盛行。就在我們所熟知的人中，在多少有用的有為的青年中，已經都沾染了這些嗜好。這些人的行爲除了對於他們自己不計外，對於社會所發生的積極的消極的影響一定是很大的。

(五)中國的階級界限不嚴密。中國沒有像外國那樣階級的區別，這是西洋人稱讚我們的話。賣魚的可以做督軍，賣布的可以做總理，做妓女的可以做『一品夫人』，這誠然是我們社會上平等精神的表現。階級的差別雖然是一種頑固的，不平等的，悖乎民治的制度，但是他的好處却也不能一筆抹煞。有了階級制度，人人就

不敢有非分之想；有了階級制度，在不同階級的人接觸較少，做倣的機會就減少。他們的行爲，習慣，起居服御，也都各在本階級以內嬗變，不易轉相模倣，甚至於不顧自己的財產與收入的去模倣。歐洲本有階級制度的各國不必論，就是實行民主主義的合衆國也是有階級的差別的，並且是極嚴密的區別的。即如去年出版喧傳一時的巴比特（Babbitt 美國 Sinclair Lewis 所著。著者以先曾做過幾本小說，但是直到前年他的大街（Main Street）出版以後名氣才大噪於一時。這兩部書在文學上雖無大價值，但是所描寫美國中小都市的情形是很有價值的。）裏邊所敘述的即可見一斑。巴比特與馬可萊都是都市中重要的人物，但是因爲他們的職業與門閥的關係，他們不屬於一個俱樂部，家庭間不相往來。巴比特費了幾許心血，做了多少次的好夢，勉強來任了一次，終久仍然未能成功。階級的限界顯然是不易打破的。

中國階級的情形與此不同。我雖然是每月只賺一百五六十元的小主事，國務總理甚至於總統也許是與我有親族上，世誼上，或鄉誼上的關係，我們可以依舊來



往的，至少我們有機會看見他們的生活情形，可以模倣他們，並且還可以倚賴他們的。所謂中等社會都是與那些有權勢有財產的社會相連的，而那些有權勢有財產的社會在不久以前（或者只在兩三個月以前）也就是屬於中等社會階級的。

這樣的階級間的溝通，極容易啓人民覬覦倖進之心，引起人民希冀非分之想。現在的人只要肯投資，無論什麼人都可以來往的。而女子間的交際更是特別容易。現在有權勢有財產的階級中結交姨太太與小姐是倖進最容易最順適最可靠的方法。我知道有許多人是用這樣的方法進身的。

階級間的溝通從理論上看來是好的，但是在今日之中國，他正是擾亂社會的一個原因。他在一方面雖然是解放有些人的能力，讓他們躍出他們所屬的階級，但是在他方面却使許多人變成了新貧民。

以上所舉五端是造成新貧民的主要原因。新貧民如何救濟他們自己呢？就是去做無恥的官僚，政客，冒牌的學者，滑頭的工商業家，設法增加他們的收入。但是

這些新貧民不是只用增加他們的收入可以救濟的。漫說現在國家不能於軍費之外再加上一筆新貧民救濟費，就是可以有籌措這個費的能力，這也不是根本的辦法。這些新貧民也不是用增加生產，獎勵國貨可以救濟的。就是生產可以加增，國貨可以發達，也不是根本的救濟方法。新貧民是現在社會上，政治上，產業上，乃至教育上最擾亂的分子，我們如果可以將新貧民剷除，我們的社會，政治，產業，教育也就有光明了，有進步了。

# 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所謂中國的問題本來不是簡單的，但是人向來都把他看做簡單的，却將他的複雜的，糾紛的情形忽略了。中國的問題本來不是孤立的——世上沒有問題，尤其是沒有國民的或社會的問題，可以說是孤立的——但是人向來只注意那問題的一方面或一部分，却將那問題的各方面及其相連帶相關係的事情忽略了。將一個國民的或社會的問題認為簡單的，認為孤立的，是一般人通有的毛病，我們不能因此太責備一般人，因為人的思想與言語的性質是如此的。人的思想——假定是極有系統的思想——在分析一個問題的時候，不過只能專注意那問題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因為總有些部分是他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不能顧慮到的。我們就是假定那問題所有的各成分各方面我們都知道，我們也不容易將所有的成分都加入我們的注意範圍以內，何況我們不

知道的成分還常是很多的呢。可惜人沒有在同時可以『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的能力，所以他的眼光總是有限域的，所以他對於一個問題的觀察總是只限於一方面的。

人的言語是一元（Dimension）的；我們用言語去思想或用言語去敘述的時候，我們沒有方法將一件事的複雜的，多方面的全體在同時完全的想出或敘出。因為言語是一元的，我們要敘述一件複雜的事情的時候，只可以分開先後去描寫他，用時間的表示代空間的，多元的表示。因此用言語表示就變成了文學的藝術。人的思想與言語的性質既然如此，所以要叫一般人對於一個大問題（如同中國問題），各方面複雜的情形能夠透澈的，無所遺漏的都了解，真是不容易的事。

有人說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實在是許多的問題。如果將那個問題分開，就可以看出他有一部分是政治的，有一部分是經濟的，有一部分是教育的……為研究的方便起見，為工作的進行起見，這樣的分別誠然是可以的，但是我們要記着中國

問題雖然可以分析，却還是一個整的。世上那有純粹的政治問題，那有純粹的經濟問題。每個政治問題都要牽連到人民的知識，能力，道德，經濟，產業，家庭，過去的歷史，國際的狀況，還有其他無數的問題的。每個經濟問題也是一樣的要牽連着無數的問題。現在無論研究中國任何問題，都要與其他無數的問題打通，要想明白任何問題，都不可不先設法明白其他無數的問題。所以我說中國問題是一個整的，為種種的方便雖然可以分析，但是歸根結底還是分不開的。

了解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了解中國問題既然如此困難，要想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是更加困難了。但是我們常聽見人提出種種的解決方法：例如立憲，革命，開明專制，物質救國，聯邦制，聯省制，賢人政治，省憲，職業救國，共產救國，都是這一類，——此外還有許多好聽的，引人入勝的目標我們不能悉數了。解決問題就是支配現在的情形，按着我們的意思改變固有的情形。那末以上所說的解決方法可以認為屬於這一類麼？換一句話說，可以實行麼？解決有這樣的容易麼？

總司令指揮他的軍隊戰爭的時候，他一方面須有極精細的地圖，將地理的形勢如山陵，溪谷，水流，森林，房屋，都要畫的清清楚楚，同時並且須將他的軍隊的布置，陣式，衝鋒的形勢，後隊的準備，軍需的遞送，乃至關於敵人一切的情形（按着他所知道的與由偵察所得的知識）都須標記的詳詳細細，使他對於彼此對壘的形勢，望了地圖便可一目瞭然。另一方面他還須備有軍用電話，時時從前敵各方面得到報告，戰線上雖然發現極微小的變動也不能疎漏不報告他的。同時他更須繼續的接到關於敵國內部乃至關於世界的電報，使他知道世界全體的局面。假定這個總司令會受過相當的訓練，具有相當的知識，他也必須有以上所說的設備，才可以去指揮戰爭，才可以對於戰爭有獲勝的希望。戰爭比起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的大問題要算簡單的了，因為戰爭的目的是清楚的，戰爭的指揮是統一的，機械的，但是要想解決戰爭，還須包括這樣多的要素，安置這樣多的設備，應用這樣多的知識與消息，那末，要解決國民的問題，——目的未必清楚，指揮不能統一，包含幾萬萬

自由意志的生靈，影響多少相衝突的利益，更加以缺乏設備，缺乏知識，缺乏眼光——豈不是千萬倍更困難麼？

我們再取一個更淺近的例。包工的包攬工程的時候，他最要先計算所需的工料，然後按着工料的價格估定工程的價目。他估價的時候，有些知識是必不可少：如各種原料的來源和現在的市價，勞働的供給與勞働的市價，氣候的情形，構造的位置（如在市內或郊外，交通便利或不便利的地方），他都要知道的，都要顧慮的。包辦工程比較改造社會當然是最容易最簡單的了，但是他還須有許多必要的知識，還須有相當的精密的計算，那末，解決中國問題會有這樣的容易麼？

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多如雨後之春筍。差不多每個人都自居爲社會學者政治學者，雖然很少的人敢對於自然科學這樣自負的。每個政客都是政治家，每個新聞記者都是社會改良家，每個能做文章的都要標榜一種政策，每個有權力的都要提倡一種主張，——至少他們響應那最時髦的，最有力的，去幫着吶喊鼓吹。假定他們

都是極誠懇的極真摯的，他們的解決方案已經是危險的了，已經『踐到神所不敢踐的』地方了，何況有許多人不過是用些方案做旗幟，而完全爲私利呢！總司令與包工的藉着他們精確的知識，新穎的報告，用縝密的思想，籌畫周詳，尙且時時有千慮一失的危險，何況近來所常見的方案又是膚淺的，神經質的，空闊的，無意識的，一倡百和的呢！好在這些方案是不能見絲毫的效果的，不過徒占新聞紙的篇幅與國民的精神（如上次所舉行的裁兵運動）罷了。

那末，中國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我的見解就是先求了解——就着我們心理與言語的可能的範圍之內求透澈的深遠的了解。人一定要笑話這個見解過於迂遠，以爲局勢危迫，時不我待，那裏還有工夫去求了解。不知世上的事業沒有捷路可走的，因爲捷路就是遠路，並且是危險的路。有了真的了解就得到真的解決。人類了解了物質所以才能支配物質，了解了自然界所以才能支配自然界。我們也必先求了解中國問題各種的情形，然後才有配提議解決方案的資格，然後才有支配那問題的



能力。

十二，八，十二。



# 改革的犧牲

世界上的事沒有不變化的。用佛家的名詞說，這就是無常；用近代科學的名詞說，這種變化就是演化的程序。

譬如我們的身體每日在二十四小時中，那無量數的細胞即不斷的發生變化，細胞之中有初發生的，有正在發展的，有老死的，他們相互之間成了新陳代謝的現象。

在自然界裏的變化更是顯而易見的，每日有氣候的變化，每年有季節的變更，地球表面上無時不受風雨，日光，濕氣的侵蝕剝落，植物有滋榮凋落的變化，動物則有蕃昌衰老的更迭，而植物與植物之間，動物與動物之間，乃至植物與動物之間也發見爭雄衰敗等變化萬端之現象。

總而言之，我們所寄生的世界是一個變化無窮的世界。不特世界，即全宇宙也都是變化無窮的宇宙。變化是常的，常態的；而無變化反倒是非常的，變態的。

論到社會現象，那變化更是不斷的，無窮的。人類的生，老，病，死，自身雖然是在生理上的事實，皆能引起社會上的變化。一人之生死常有大大影響于其社會，至少也有影響于其家庭，于其族戚，而間接影響及于社會。一個養家的男子死了，他的妻子，他的親戚，一時都變成寄養者，這些人的生活，成爲社會的負擔，這種情形是我們所常見的。人類各種的接觸，如婚媾，別離，競爭，衝突，戰爭，莫不引起社會上的變化。總之，所謂社會生活即包括着夥多的社會上的變化，沒有變化，也就沒有生活。

我們于諸種變化之中發見一個事實。那個事實就是每種變化都包涵着一方面的損失消耗，犧牲。例如在細胞的新陳代謝的程序中，必有一部分細胞是因爲陳謝要被犧牲；在季節的變更的程序中，以春代冬，那冬季一定要休息，就不能出現；

植物開花結果，因為結果就不能不犧牲那美麗的花。人類情形也復如此，有了今日之我，固然是可喜，但是不得不犧牲了昨日之我。人類社會的各種程序也莫不如此，例如女子的出嫁，一方面雖然得了快意的夫婿，他方面則不得不脫離了恩愛的父母。

如上所述，犧牲，消耗損失，是與每種變化並存的現象，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以明白世上改革事業的困難的一大部分的原因了。自然界的變化是自然發見的，沒有方法阻止或干涉的。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人類社會的現象則不然。人是有意志的動物，他可以推行變化，也可以防止變化；他可以促進社會的變化，也可以設法保存舊有的狀態，防止變化的實現。社會情形複雜，各人的志趣，各人的希望，各人的見解，不必皆同；因此，同是一個計畫，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有竭力促進他實現的，也有竭力阻撓他實現的。特以變化必包涵着損失或犧牲，所以為保存舊有的狀態起見，更惹起極熱烈的抵抗。不過我們

要注意的就是要保存舊有的狀態的動機不是一樣，此間所謂怕損失，怕犧牲，不過常是最主要的動機罷了。

以先八股文通行的時代，有人忽然要提倡改策論，那些八股老先生羣起而反對之。那反對的動機，有些固然是因為相信那八股文的高雅，——文學的最上體裁，（未曾入過科舉試場的辜鴻銘便是如此說法）但是有些全因為一旦廢了八股文，他們所研究過的『制藝』都要歸于無用，他們一生的學業都要完全犧牲。像這個例因為怕損失，怕犧牲，而保存舊的風俗，舊的制度，是我們常見的。如保存舊髮辮，保存纏足，保存帝制，保存舊政府，保存舊學制，……種種保存運動與種種抵抗改革運動，從一方面看來，都可以按着怕損失怕犧牲去解釋。

變化必包涵損失是不可磨滅之事實。從物理學上能力保存的定理看來，損失並非真的損失，因為在一種狀態上的損失，在他種狀態仍可保存，總數依然沒有變動的，所以在物質界上損失不成問題。但是在人類社會裏有些損失可以設法減少；

減少的方法就是順應變化。因為社會的風俗制度不斷的變化，人也應該順應着變化。制度須變更，而人固執不肯變更，他當然要受淘汰，要被犧牲。假使他也肯適應社會現狀，跟着變更，他也就減輕損失。現在提倡改革事業的人最先到設法消滅反對者的勢力，而消滅他們的勢力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須設法減輕他們的犧牲，——就是使他們順應着變化，使他們知道祇有順應着變化纔可以減輕犧牲。





# 新青年之新道德

人心澆薄，世俗窳敗，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他類此之言辭種種，要皆當世之人對於今日社會之批評也。而所謂當世之人，觀乎吾羣濫污不可收拾之狀態，充其極量，亦不過疾首蹙額，長吁短歎而已。及夷考其行，其能奮發自彊，振拔流俗者，吾誠不數數觀。而衆生之大多數，固猶攘攘熙熙，醉生夢死，日惟沈湎於吃喝嫖賭之中，徵逐於功名利祿之場。卽其嘲罵社會，脾睨羣氓，要亦不過述人云亦云之口頭禪而已。

社會非他，不外個人與個人之關係總括而成。此旨吾已殫述，（見本書第一篇）於今無俟復贅。故社會之腐敗，要在個人與個人之關係有所未當，個人不得辭其咎。風俗之澆漓，端在個人與個人之交涉有失其正，個人未能卸其責。凡社會狀

態之所呈，吾人可以善惡，良窳，進退，文野諸形容詞加之者，莫不肇端於個人之行爲，原因於個人之努力。吾茲所謂個人，非謂自身以外之個人，即吾亦在其中；非謂莫須有之個人，凡吾人日常所直接間接觸者，亦莫不在其中。而深考社會情狀，則人既同居於地球之上，不問男女老幼之別，未有不直接間接觸者也。先賢以修身爲羣治之大本，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與茲所說，其理正同。今人不察，以爲一己之行爲無所重輕，而獨超然脫離於社會之外之上，肆爲謾罵批評。不自省察，果否無咎於人羣，無辜於國家，而竟臧否社會。不思克己修身，而惟社會之是責，他人之是謗。則其詆訐社會，又何以異於詆訐一己？如斯之人，耶教之所謂僞君子僞善者（Hypocrite）也，則其口頭禪之批評，夫復奚貴！

然則吾人苟有所不滿於今之社會，移風易俗，化弊爲良，其責任端在吾人自身。吾人之行爲舉動，凡有影響於吾以外之人者，莫非多少有移化社會之勢力，故

必慎必戒，謹恪將事，以期無負人，無害社會，然後更進而挾社會之弊害，除社會之積毒。茲數語者，絕似老生常譚，盡人能道之。然吾謂必明乎新道德之性質者，乃足以語此；必明乎新道德之勢力者，乃能深信此語而不疑；必履行新道德者，乃能識此語之真價值。

## (一) 新道德乃創造的

新道德所以別乎舊道德而言，範圍畸廣，包括人生活動之各方面。若語其詳，則絕非此短篇所能罄述。然新道德最要之一特點，即為創造的，而非已成就的。吾人每日之行爲，皆前之所無，前之所未現，以吾之種種運動，然後出現者也。如此文，本昔之所無，以吾之凝思運筆而使之有；吾之演說，本昔之所不聞，以吾之發作聲浪而使之聞，更撮錄成文而使之存。由是觀之，吾人之活動種種，凡可以發諸外者，無往而非創造的。吾人一生直迄於最末之一息，實創造不絕者也。特以吾人

慣於創造，遂不自覺為創造耳。人生斯世，既假以創造之機會，其責任之艱巨為何如？舉手投足，發言為文，苟觸及於吾以外之人，咸有無窮之影響，豈可以苟且出之？世人動輒苛於責人而薄於責己：一己有過，則以為無足重輕，掩飾其非；他人有過，則以為眾所觀聽，盛言其罪。吾以為自新道德之方面觀之，則每種行為，盡屬創造，初不必問其出自誰某。販夫走卒，學士大夫，其為創造一也，其所負道德上之責任，初不問其身分性別而有所軒輊也。奈何輕視一己，而不審慎思行，以期創造大善乎？

## (二) 新道德乃進取的

吾人之行為，既屬創造的，同時必且為積極的進取的。人之修鍊德行，戒惡習，却癖好，潔身持己，無損於人，表面上固已善矣。昔學究先生修養功夫多能達此程度。然此與石彫木塑之偶像又可以異？居今日之世界，人絕不能僅止於不為

惡，必且進至於使罪惡滅殺；絕不能止於修養一己，必且更進於修養己以外之人；不特止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必更進至施己之所欲於己以外之人。蓋創造之精神，即寓進取之意也。且社會之成，既成於個人與個人之關係，則社會之進善，豈可僅止於無關係，必且創造關係，特創造良善之關係。學究先生以為潔身自好，即世上少一惡人，而對於罪惡之猖獗，兇暴之橫行，惟有咨嗟太息，悲歎世運之衰而已。未聞有崛起而鋤惡驅暴者也；未聞有自退縮之地位，而思積極進取者也。此吾所以不滿意於學究先生之道德，以為充其極，不過為靜止的，消極的，乏生命的，其所成就，不過道德生命之半途，猶未能企及其最重要之部分也。王陽明之知行合一，基督之道德進取，咸存新道德之精神，而新青年所當取法者也。

### (三) 新道德需用智識

道德之行爲，視作者之知識程度如何，可大別為二種：或知其為善而為之，或

不知其爲善而爲之。村氓無知，不罹法網，不造罪惡，是不知善而爲之也。都市之民，智巧遠勝於村氓，而猶能安分守己，謀公利，進公善，是知善而爲之也。二者之中，吾取後者。吾以爲將來之國家，將來之社會，必盡使人民知善而爲之，乃能成完善之社會，完善之國家。蓋行爲其物，原有俟於其人之知識。知識低，則其所見者邇，所見者狹，不能審察其行爲各方面之影響結果；即使所行爲善，要亦不過爲盲目之行動，機械的模倣他人，模擬社會而已，要亦無足大貴。然試察社會之中，蚩蚩之民，孰非被社會之暗示，局於禮，迫於法，然後有所不爲，有所不敢爲耶？教育高，知識富，則人之所見者遠而闊，能周矚情勢，詳審利害，故其行爲爲自覺的，爲自勵的，不以社會習俗爲準繩，不爲腐舊禮法所拘囿。道德之進化，社會之革新，端賴此類之人。易言以明之，知識可以爲道德之方法。世固有假新獲得之知識以爭權奪利戕賊同胞者矣，無他，其方法用之未得其正也。近世歐美之進步，若民治政治，勞動保護，工業革新，何莫非利用新知識以增進道德，採取新知

識以救濟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諸般固有之罪惡耶？

七年元旦後五日

【附註】吾國講因果報應者，謂有心爲善，雖善不賞。此說之是非，要視「有心」二字作如何解釋。若謂「有心」爲希冀死後來生之幸福，則其行爲爲一己之利，不能稱爲道德的。此猶耶教徒之有所畏於地獄之火燄，而不敢悖上帝之意旨也。若謂有心爲善，爲知善而爲之，則其行爲可稱爲道德的。總之道德的行爲，必據一己之知識心思以爲裁奪。然後行之，而又絕不能以一己之利害爲前提者也。





# 論自殺

桂林梁巨川先生因爲中國的『國性』已經淪喪，沒有立國的根本，打定主意要用自殺的手段喚起國民。他蓄志好幾年，一直到去年十月四日纔有機會實行他的志願。他留下了許多的著作，我所讀過的是『敬告世人書』（一）和給親朋家族的遺書，都是說明自殺的理由。那『敬告世人書』裏邊已經預想到將來一定有人評論他的自殺：有大罵的，有大笑的，有百思不解的，有極口誇獎但是不知道他的心的。現在梁先生已經死了，我們不應該笑罵——笑罵是不合理的舉動，平心靜氣說理的人沒有用笑罵做辯論的——更不必誇獎，誇獎給誰聽呢？但是我們要明白他自殺的理由。我仔細讀了他的著作，覺着他的死是根本於兩種誤謬的理想。那是不可不解釋清楚的。

第一樣是拿清朝當做國家。梁先生之自殺自稱爲殉清，拿清朝當做幾千年的文化。他說『我爲滿朝遺臣，故效忠於清』，並且拿民國之人當效忠於民國做比擬。民國之人所效忠的是民國，不是民國的政府。政府不過是人民的一個政治機關；無論他是清朝或是民國的，一個人絕不能爲人民的政治機關殉死的。這是政治上的常識，因爲東方人習於孔孟的政治哲學，伏在專制政體下長久了，所以把政府和國家的區別都分不清。觀念不清，竟至誤送性命，設怎樣的危險啊！他的政治觀念可批評之點差不多句句都是。我以爲這是他受了遺傳，教育，環境所限制，應該原諒，無庸詳細討論。那第二種誤謬思想是以爲自殺可以喚醒世人。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要稍爲詳細討論。討論分爲兩層，第一層，自殺是否合乎道德，第二層，自殺是否有效於社會。

自殺是一種社會現象。據社會學者之研究，除了幾種低文化民族——例如南美之耶干人（Yahgans）安達曼島人和澳洲的幾種蠻族——不曉得自殺的以外，這種現象不

問社會之文野大概是普遍的。(二)自殺雖然可稱爲普遍的現象，但是自殺之原因，在各民族裏却又不同。低級文化民族自殺之原因有許多種，例如疾病，老年，嫉妬，殤兒，夫死，妻死，凌虐，刑罰，悔恨，仇恨等等都可以產出自殺來。這些種原因在每個社會裏都有，因爲人生是受種種自然的社會的限制，現在的社會也沒有完全的，生老病死之苦痛，愛恨悲悔之情緒，是人人所不能免的。但是絕不能每個人都因爲這些種感情情緒去把自己的生命斷絕。這是什麼緣故呢？自殺之盛否要看那社會裏的制度信仰和自殺者個人的觀念如何。印度重女子侍夫，所以寡婦把自己焚化 (Sati)。日本推重武士道，所以流行『腹切』(Hara-kiri)。中國重名節，所以女子殉夫；受了污辱，更要上吊跳井；以先重忠君，所以歷史上纔有殉節的忠臣烈士。這都是因爲社會不反對自殺，並且獎勵自殺，(例如建昭忠祠，烈女牌坊，旌表節烈等方法。昔印度寡婦焚化，有許多親友協助一切。)一個人遇見了可死的條件，發了這個決心，自然要自殺的。歐美信奉耶教的民族反對自殺防範自殺的法

律極嚴，但是他們的社會各種制度也不完全，每年也有許多人爲饑寒所迫或爲洗白名譽竟至趨於自殺的。現在所論的都假定是心理健全的人，每年自殺者有一大部分是心理有殘疾的，我們且不必去論他。

自殺是否合乎道德，要視社會態度的向背爲轉移。社會的態度是根據着歷史傳來的習慣，和宗教家，哲學家，道德家的教訓的。古希臘羅馬對於自殺未嘗反對，且認爲名譽。司脫阿派（Stoics）且以自殺爲萬有苦痛之解脫。反對自殺最力的是後世的基督教徒。聖僧奧格斯丁（St. Augustine）說受污辱的女子不應該自殺，因爲貞潔是心理的德行，失身不是出諸本心，並不得算爲失節。（這個道理用現在眼光看起來，理由甚充足。不過奧格斯丁所說是根據於耶教經典，人不該自戕其生。現在的說法是男女的道德標準應該一樣。女子受男子的污辱便去尋死以保貞潔，那污辱女子的男子，毀了自己的貞潔，更妨害旁人的貞潔，又應該怎麼樣呢？）哲學家

脫嗎阿坤（Thomas Aquinas）說自殺有三不當：（1）好生惡死是人的自然傾向，自

殺乃背乎這自然傾向，所以是罪孽。(2) 各人都是社會裏的一分子，自殺乃有害於社會。(3) 生命是上帝所賜，生殺之權操諸上帝，人不該干涉。這種觀念流傳到近世，勢力極大。歐洲後代立法如沒收自殺者財產，處罰那自殺未遂的，都是受了教會的影響。所以厭惡自殺是一般的風氣。後來哲學家反抗這種教會的人生觀，提倡個人的自由意志，纔漸漸的把舊觀念打破。法國的曼泰因 (Montaigne) 孟德斯鳩福祿特爾都說政府不應該苛待自殺者。福祿特爾說假使自殺是有害於社會，那各國法律所認可的戰爭，屠殺生靈又怎麼樣呢？英國哲學家休謨 (David Hume) 論的最透澈：

「假使我有能力可以移轉尼羅河的流域不算爲罪，爲什麼我使幾磅的血脫離了他所行的自然的路會算一種罪呢？假使處置人的生命完全屬於上帝，人類處置自己的生命是侵害他的權利，人要是延長上帝用自然的通則所限定的生命年限豈不也是錯了麼？……假使我不已經沒有力量爲社

會造福，假使我或為社會之累，假使我的生命妨害旁人致力於社會，如此，則拋棄我的生命不只是無辜，並且是可以稱贊的。』（休謨文集，

自殺篇。）

德國的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又都根據個人的哲學不贊成自殺。所以只就歐洲文化裏考察關於自殺的態度，各時代已不相同，各人的主張也不全相一致。但是近來思想的傾向都是脫離教會派的羈絆，休謨的論調頗可以代表唯理派的意見。從個人的立足點看來，自殺純然是個人的行爲，不能下倫理的判斷，或褒貶這個行爲。假使一個人心中含有極端之苦痛，無限之悲愁，想要脫離塵世，解脫一切，把生命斷送了，這正是自殺者的個人自由；我們應該承認他的自由，不必評論他。但是從社會方面看起來，自殺又是一個社會問題。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之親族陷於窮困。自殺一定有社會的原因，也一定有社會的影響，所以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們對於自殺者自身雖然不必下嚴苛的判斷，但是執社會學者之眼光，我

們應該研究自殺之原因及其影響。

按中國的成訓看來，梁先生之自殺，本不悖乎道德。因為東方人對於自殺與西方不同，向來是容讓並且獎勵這個自由的。只就中國說，孔子的倫理學說除去『匹夫匹婦』之自殺以外，並沒有加以指責。後世儒家一派的倫理對於殉國——實在是殉皇室——的忠臣，殉夫的節婦，殉貞潔——片面的貞潔；因為身體的一部分接觸了不正當的外物，就把身體全部分的機能都毀壞，這就是婦人的貞潔——的烈女，都竭力的獎勵頌揚。道德家史學家更拿殉國，殉夫，殉貞潔三種事規驗一代之氣風。歷史，志書，都特別記載這忠臣烈婦的事蹟。積久竟把這種自殺變成一種形式的道德。形式主義之害在文學上，在戲劇上，在美術上已經極烈，在道德上更是一時不能容的。形式主義的道德只有因襲從俗，沒有獨立選擇，所以是奴隸的道德。倘使一個人有一種覺悟，具澈底之人生觀，覺得萬事皆不如一死為當，這是個人的行為，正如我上邊所說的，從個人自由的立足點看來，是不應該責備的。倘使把殉節看做一

種道德的型式 (Type)，那亡國大夫，寡婦，和被姦污的女子都應該模倣，並且受世上的褒獎，這就是形式主義的道德，我們是絕對的反對的。倘使道德家再拿名分來做這種道德的後援，——什麼天經地義，什麼君為臣綱，夫為婦綱，什麼烈女不事二夫——那更是要極端的反對的。最摧殘個人道德的就是把行為變成了一定方式，又拿古聖先賢的言語做那方式的後盾。這種合乎方式的行為並不是無道德之可言，實在是極不道德的。我讀梁先生的文章，覺得他的自殺是由於澈底覺悟，不是那遵循方式的自殺，所以他的行為是不應該攻擊的。

但是現在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自殺果能於社會上有益麼？上邊說過的，自殺是損傷性命，並且剩下了孤兒寡婦，這當然是有害的。但是梁先生自己深信自殺可以喚起國民的愛國心。我想這是一種誤謬的觀念。什麼是愛國心呢？所愛的國是什麼呢？國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原來沒有什麼可愛。我們所愛的是同在這個抽象名稱裏頭的生靈。但是這億萬的生靈，也沒有什麼可愛，不過因為他們與我有共同的



利害關係，所以應該互相友愛。「愛國心」這個名詞常用爲騙人的口頭禪：君主用他保護皇室，帝國主義者用他保護資本家的利益，民國的執政者用他保護他們自己的勢力。所以爲人民全體爭幸福纔可以激發真愛國心，不然，這個名詞是最危險最禍害的。歐洲諸邦人民愛國心的勃發是在人民有覺悟，犧牲生命，爭奪自由的時代。對於共同利害關係有了覺悟，纔肯爲自由犧牲自己的性命，因爲這個自由一個人享受不到，要衆人奮鬥纔可以享受得到的。讀者試研究歐洲近世史，那些新國家之成立（如十九世紀之比利時德意志意大利），小國民之卓越（如巴爾幹半島之希臘，塞爾比亞，最近之卻克族，波蘭，久哥斯拉夫族），都是國民覺悟（National consciousness）之結果。國民覺悟發表出來就是愛國心。他們的覺悟也多少是用生命的代價博來，這話是不錯。但是他們的喪失生命是一種奮鬥，是爲爭生命所最寶貴的部分（如自由獨立都是）與強有力者反抗而殺身的。東方式的自殺是消極的，不是對於政治上，經濟上，宗教上，有所奮鬥而殺身，乃是奮鬥無力而自殺。梁先

生的自殺彷彿比這個勝一籌，但是這種自殺仍然是消極的，沒有和旁人鬥奮，——和梁先生所反抗的東西奮鬥——却專和自己的生命奮鬥。中國這幾年來有許多的烈士，那投海，斷指，自殺的事件每年發生的不算爲少，生了什麼效果呢？他們的性質都不是爲所爭求的和反對者奮鬥，却是和自己的生命奮鬥，那有什麼用處呢？

更深一層說，有生命纔可以奮鬥，沒有生命就不能奮鬥。爲生命去奮鬥，就不應該先把生命斷絕。那愛國志士因爲奮鬥而喪失性命的，是以求自由（生命所最寶貴的部分）爲主，殺身不過是偶然的附屬的現象。東方式的自殺是以自殺爲主，再拿自殺去鼓動人心，豈不是不明生命的真趣麼？悲觀的自殺（三）是厭棄生命的自殺，用不着批評。爲喚醒國民的自殺，是藉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豈能有效力麼？（四）

八，一，十五。

註（一）梁先生文章的原文甚長，本篇恕不錄出，讀者能與原文對照最妙。

(二) 看威斯特馬克所著「道德之起原及發達」自殺章，本篇材料多有取諸此書者。

(三) 蔣觀雲先生曾在新民叢報上論自殺，論悲觀與自殺，為透澈，惜吾書齋中不存此報，未能引用。

(四) 有愛國心的人比無愛國心的人生命強。自己努力纔可以希望旁人努力，不能誠心把自已的努力終止却希望旁人努力的。

論目錄

# 貧窮與人口問題

## (一)

什麼叫做貧窮？依各人生活程度的高低和他收入的多少有不同的解釋法。譬如那督軍每年要賺幾十萬元的，看了他的下級士官每年不過有一二千元的收入的，就是窮人。那些喪心的賣國賊所得非義的不道德的收入每年有幾十萬元的，看了他部下每年只有二三千元收入的官吏，是窮人。行政官吏每年只收入二三千元的，看了那店鋪的夥計，每年薪水和花紅至多不過四五百元的，是窮人。至於店鋪的夥計，做小生意的和中小學校的教習，那一類人每年的收入平均大約四五百元的，看了那做苦工的，每年只賺一二百元的，又是窮人了。由此類推，大概貧窮本沒有一定的

標準。因各人的身分不同，每年所得的薪俸或工錢不同，他的貧窮的觀念也就不同了。

但是貧窮的標準不能如上邊所說，專用主觀的眼光判定的。我們應該另尋一種看法，定下一個數目做貧窮的標準：凡是一個人的收入在這個數目以上的就不算貧窮，在這個數目以下的就算貧窮。但是人的嗜好不同，脾氣不同，因此兩個人的收入雖然相同，他們的生活不一樣，費用也就不同，生活簡單的人還有餘賸，花銷浩大的人還憂不足，所以這種標準也不是可以隨意擬定的。

要知道貧窮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個人問題。我們要找出一個客觀的普遍的標準，纔可以解釋這貧窮的意義。一個人活在世上最不可缺少的當然就是衣，食，住三者。現在文明社會裏，無論什麼人每天總要有三餐果腹；有可以避風雨，禦寒氣的房子住居；兩三件衣服可以蔽身體，保體溫。就是那些詩人，學者，無論他們如何屏棄世俗，超軼羣倫，也不能把衣，食，住缺了一樣。假使他們缺了一樣，他們

連活人都做不成，更不必說詩人學者了。但是衣，食，住的程度（即生活程度）各人不一樣。所以我們不能取任一人的——你的或他的——生活程度做標準，上邊已經說過了。那客觀的，普遍的標準就是一個人的衣，食，住最簡單的需要。這種需要不用科學，只用我們普通的常識也可以考察出來的。那最簡單的需要是到什麼程度呢？一個人每年至少要吃大米若干升，（假使他是北方人，他要吃麥粉或小米若干斤）蔬菜，肉類若干斤；至少要穿單衣棉衣若干件，襪子，鞋子若干雙；還要占據若干方尺地，做他棲身之所。這個需要可以算為人的生活最低限；假使生活在這最低限度以上，他可以任普通各種的勞働；假使在這最低限度以下，因為他身體上缺少營養發現了病態或發生其他種種現象就立刻減少他平日勞働的能力。

生理學者和醫學者研究人的身體上的組織知道身體上器官的常態變態，應該怎樣保養，纔可以維持健康。身體健康是勞働不可缺的唯一條件。不健康的人即使可以勉強勞働，他的能力效果總趕不上健康的人。我們藉着生理學，醫學的知識，可

以明白我們的身體應該如何營養；胃裏要有相當的食物，纔可以取脂肪，保我們的體溫，化血液，營養我們的全身，排洩體內的廢物；皮膚上要有相當的遮蓋，纔可以防禦體外過分的刺激，維持普通必要的溫度；所住的屋裏要有充量的新鮮空氣，纔可以使心裏的血液新陳代謝，永遠乾淨。近幾十年以來，有機化學，非常進步。分析各種食物，把他們的價值都可以定出來。文明人普通所用的食物，總不外米，麵，豆，魚，肉，蔬菜，鹽，糖，牛乳幾種。這些種食物從有機化學上看來，有若干原質，爲人類身體所必不可缺之成分。有屬蛋白質的，有屬脂肪質的，有含輕氣的，有含鐵的；普通的人保持他的身體常態（即健康態）每日須要有相當的成分，相當的重量。這些成分從普通重要食品裏都可以分析出來的。上邊所說的生活最低限用常識可以看出來的。現在按着諸種科學的發見，可以尋出一個更可靠的標準來，驗明各種重要食品，成人每日須用若干重量纔可以保持健康常態。

我們既認定生活最低限爲窮貧的標準，那生活最低限又要用衣，食，住的需要



指示出來。但是用飲食，衣服，房屋來量生活限度，覺得困難並且麻煩。人的生活所要的固然是衣，食，住，但是人的勞働直接所得的却不是衣，食，住。文明社會的人因為所造的物品，所做的事務，種類繁雜，不能直接的用物品互相交換，所以發明了貨幣代表物品。交換物品就用貨幣來做他的媒介。所以一個人由勞働所換來的不是衣，食，住所需要的物品，乃是可以換衣，食，住所需要的物品的貨幣（金錢或金錢的代替物如紙幣，支票等）。所以現在生活最低限，不能取個人的衣，食，住所需要的物品為標準，要取那可以購買他衣，食，住所需要的物品的貨幣為標準。如此看來，生活最低限究竟還是如本篇第一，二，兩節所引之例，要用金錢的數目來做標準。但是這個數目却不是隨意濫定的，也不是任取一個人的生活程度來做標準，乃要考察普通人生活上最簡單的必不可缺的需要纔可以定的。調查那個人所居的社會裏的重要食品，衣服，和房屋的價格，和他收入的金錢，就知道他可以購買多少物品的能力。假使一個人的勞働換來若干金錢，可以換到他最簡單的

衣，食，住所需要的物品，他就是生活最低限以上。倒轉來，假使一個人由勞働所換來的金錢，不夠換到他生活上所需要最少的物品，他就是生活最低限以下。但是金錢的收入又不能認為絕對的標準。因為金錢不是物品（Commodities），乃是代表物品的東西。金錢的價格，因物品之增減，時有改變。金錢自身沒有絕對的價值。我們用金錢的收入量生活的限度，也是一個不得已的方法。因為現在文明社會裏都用金錢代表一切物品，我們所謂生活最低限度不外乎表明所需要的物品，所以我們也只好用金錢指示生活程度。由個人金錢的收入的多少，可以推知他對於物品的購買力。上邊說過的，金錢自身的價格不是絕對的，是依賴物品的多寡的，所以我們時時要注意時間上，空間上物品之增減，調查物價的高低。假使這一個地方物價低，每年有二百元的收入就可以在生活最低限以上。但是另一個地方物價高貴，每年有二百元的收入的反在生活最低限以下。這是地方上的不同。也有同在一個地方，同是二百元的收入的，而前一年的生活在最低限以上，後一年的生活落在最低

限之下。這又是時間上的不同。所以經濟學者在各地方研究物價的升降，用物價指數指示物價的變遷，於研究貧窮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用的。

## (二)

以上所說的都是解釋什麼叫做貧窮。貧窮既然是一個人的勞働，不能換到生活最低限的需要品，那末他與人口的關係，從上文裏也可以大略推出來了。貧窮問題最根本之點，就是衣，食，住所需要之物品。一個人不能滿足他最低限度的需要，就是一個窮人。他不能滿足需要或者有許多的原因。有因為懶惰，不肯勞働去賺錢，來買那生活上的需要品，因此變成窮人的。也有因為身體殘廢，不能用勞働去謀生活，變成貧民的。這幾種都與人口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假使一個人因為社會上勞働力太多，所以不能用他的勞働換得生活上的需要品，或是一個人因為社會上所產出生活需要品，已經到了最高限額，還是不敷分配，他縱有勞働的能力

也不能換到生活需要品，這就是人口問題所應該研究的了。

人口問題應該從過多過少兩方面研究。人口過少，便是勞動力少，全人口有陷於貧窮的危險。但是人類的趨勢向來是合羣的，團結的，繁殖的。假使一個地方人口太少，不能生存，他們當然要遷徙到別的地方去與旁的種族結合，或者依賴旁的種族，以求生命的安全。假使他們連遷徙與聯合他族的能力都沒有，那只好等待自然淘汰，終結將種族完全滅絕為止。人類歷史上因為人口過少終歸滅亡的種族，共有多少，現在無從推測。但是被滅亡的種族大概是由於錯綜的原因，不能說全由於人口過少的緣故。有因為文化低而被文化高的種族吞併的。這不是人口過少的緣故，是文化的原因。況且被征服的民族常與征服者通婚姻，繁衍成雜種的苗裔，也未必就淪於滅亡。有受疫癘之傳染，而種族滅亡的，這也不是原因於人口過少。常因知識低陋不知道衛生或身體上抵抗力薄弱的緣故。我們只能承認那孤立的民族，因為人口過少，不能克服自然，所以引起『滅種』的大問題。人口過少果然是要滅

種，但是滅種的原因決不是完全爲得人口過少。所以人口過少不過是滅種裏一個局部的問題。

人類生殖的能力向來是繁衍的。歷來發生文明的民族，人口都是繁盛的。歐弗拉底斯河流域，尼羅河流域，黃河流域，這些古代的文明發生地的人口較爲稠密。因爲人口密度加增，並且有好的環境，纔創造文明，發達文明。這裏有兩層關係：（一）人口加多就是勞働力加多；勞働力是制伏自然界的的能力，也就是創造財富的能力。所以在洪荒的時代，人口充足就可以利用自然（如利用河邊淤泥從事耕種，利用天生的植物製作衣服，修蓋住房。）來改進衣，食，住的狀況。滿足衣，食，住的，需要的物品或役務（Services），經濟學者統稱做財富（Wealth）。假使一個人口衆多的民族住在氣候溫和土壤肥沃的環境裏，各人都從事勞働，就可以增加財富。財富增加是文明發生的根本條件。上邊說過的，無論什麼人衣，食，住的需要是缺不得的。人口少的時候，勞働力也少，人民都要努力纔可以用勞働換來衣，

食，住所需要的物品。人口稠密的時候，勞働力大，財富加增，人民也就可以省出閒暇的工夫，致力於衣，食，住以上的事業。衣，食，住以上的事業就是文明。思想，科學，文學，美術，這些文明都是財富有餘時的產物。所以人口密度加增的結果，直接的增加財富，間接的就是產生文明。(二)人口加多的時候，人的相互接觸更加複雜。社會關係變複雜了，社會間就容易起利益的衝突。所以維持複雜的社會，須有複雜的社會制度，軌範人民的活動，調和人民的利益。人口密度加增，須有適當的制度維護生命財產的安全，使人民共同活着。所以複雜的社會制度就是人口稠密的結果，同時也就是文明的產物。

從此看來，人口稠密是發生文明的一個條件。但是人口密度增加也須有個限制。那末增加到如何程度，就算過多，並且凋落到如何程度，就算過少，又須找一個標準。

(三)

過庶問題最初有系統的研究，當然要推英國馬爾塞斯的人口論。馬爾塞斯讀了葛德文（Godwin）革命的著作中正（*On Justice*）這部書，起了疑惑，他以為攷察人類的前途，決不能像葛德文所說的那樣，能夠達到完滿的境界。人口的前途不是可樂觀的，於是他搜集材料著了一部人口論。他說人口的趨勢是繁殖的，那繁殖的能力是每二十五年人口可以增加一倍。幸而事實上卻不是如此，因為人口的增加必須受生計（*Means of subsistence*）的制限。（馬爾塞斯人口論的第一章說人口是按着幾何級數增加，生計是按着數學的級數增加，但是以後全書絕沒有提到這一點。所以近來的人口論者以為這句話在他的人口論裏沒有重要關係。）假使生計加增的時候，沒有方法去遏制生殖力，人口必然增加。我們現在據馬爾塞斯的意見以生計做人口密度的標準。生計就是滿足衣，食，住的需要的方法。假使社會裏人人都有

生計，那社會的人口，不得謂爲過多；假使有不得生計的，那就是人口過多的徵象。不得生計就必陷於貧窮狀態。馬爾塞斯又說，除去有大饑饉的時候，生計並不是直接的限制人口。『直接箝制人口的，乃是由於生計缺乏時所釀成的風俗和疾病；還有其他原因，雖然與生計缺乏沒有關係，但是他們道德和物質的性質上却有害於身體的。』（原書第六版第十二頁）

按馬爾塞斯的見解，貧窮與人口的關係，更顯得密切。貧窮是遏制人口繁殖的一種積極的原因。但是貧窮並不是完全因爲人口過多，生計缺乏的徵象。馬爾塞斯論到生計與人口增加關係的時候，表明貧窮未必與生計缺乏是一件事。他說，『生計或者可以增加，但是致今日社會的現狀，決不能把新增加之生計分配給低級社會，所以還是不能發生促進人口增加的勢力。』（原書第廿四頁）他在前邊也說過，人類的生殖永遠是超過生計的增加。因爲這個緣故，低級社會常受窘迫，他們的生計狀況，不能有經久的改良。（原書第十七頁）



以上所說的，就是馬爾塞斯對於人口研究最有價值的貢獻。總括他的意思，就是：生計限制人口，但是生計所以限制人口的不是生計自身，是因生計缺乏時所產生的狀況，如疾病，貧窮，惡風俗等等；一國裏的低級社會不容易享受生計增加的益處，第一，因為一國的生計向來低級所得的份是少的，第二，因為生計加多的時候，假使不設法遏制生殖力，人口自然要增殖，仍然得不到生計增加的益處。如此看來，人口永遠有超過生計的危險，人類也就時時陷於窮困的境遇。馬爾塞斯說，從歷史上觀察，過庶的危險有自然的抑制方法。天災，戰爭，疫癘，饑饉，這些不斷的禍害，都是天然抑制過庶的大勢力。但是馬爾塞斯所最希望的最稱贊的還是道德的抑制。如文明社會裏深思遠慮的人到了應該結婚的年齡，遇見結婚的機會，再四思維，攷究獨身生活和結婚生活的利弊，終安於獨身生活，就是馬爾塞斯所說的一種道德的抑制。（參看原書第十三頁）

(四)

馬爾塞斯的人口論出版以後，惹起當時多數反對的批評。反對最利害的當然是  
 一般迷信最深的耶教徒。姑且不去論他。現在只就上述馬爾塞斯的結論，做我們研  
 究的參攷。

人類的趨勢永遠是繁殖的。現在取各國最近統計的材料，列表如左，足可以證  
 明這個道理：

國別	年 度	一八六〇	一八七〇	一八八〇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	一九一〇
合衆國		三・四三 千	三・五五 千	五・二五 千	六・四八 千	七五・九五 千	九一・九七 千
英 國		二・九二 千	三・四八 千	三・八五 千	三・三三 千	四一・四五 千	四六・三三 千
英領印度		不明	不明	不明	二六・二七 千	二九・三六 千	三二・〇八 千
澳大利亞		不明	不明	二・二五 千	三・一八 千	三・七三 千	四・四五 千
坎拿大		不明	三・三六 千	四・三六 千	三・〇三 千	三・五九 千	七・四七 千

羅馬尼亞	布爾格 利亞	西班牙	匈牙利	奧地利	法蘭西	比利時	德意志	荷蘭	丹麥	瑞典	挪威	俄羅斯 本部	紐錫命
四〇〇〇千	不明	一五・六五 千	不明	不明	三六・三六 千	四〇・三三 千	三七・六一 千	三三・三九 千	一・六〇八 千	三・六〇 千	不明	不明	不明
四・七五 千	不明	一六・七九 千	一五・五〇 千	二〇・二八 千	三六・一〇 千	五〇・八八 千	四〇・八五 千	三〇・五〇 千	一・五八五 千	四・二六九 千	一・七〇三 千	六六・三三 千	不明
五・三〇 千	二・〇〇八 千	一六・四三 千	一五・三九 千	三三・一四 千	三六・六七 千	五〇・三七 千	四五・〇九 千	四〇・二三 千	一・九六九 千	四・五五六 千	一・八三三 千	七二・〇二 千	四九〇千
五・八〇 千	三・二〇〇 千	一七・四四 千	一七・四四 千	三三・八九 千	三八・三四 千	六〇・六九 千	四九・二四 千	四〇・五二 千	二・二七二 千	四・七八五 千	二・〇〇一 千	九二・八二 千	六三七千
五・九五 千	三・四四 千	一八・六〇 千	一九・二五 千	二六・一五 千	三八・九六 千	六六・九四 千	五六・〇四 千	五〇・〇四 千	二・四五〇 千	五・一三六 千	二・二四〇 千	一〇六・二五 千	七七三千
六・六六 千	四・三三 千	一九・六九 千	二〇・八六 千	二八・七二 千	三九・六〇 千	一〇・四四 千	六四・二六 千	五〇・五八 千	二・七三七 千	五・五三三 千	二・三九二 千	一三二・〇三 千	一〇〇八千

阿金丁	不明	一〇八〇千	不明	三〇六四千	不明	六〇九二千
烏拉圭	三九千	三三四千	四八千	七五千	九六千	一〇四三千
日本	不明	三三〇二千	三六〇〇千	四〇七九千	四〇八六千	五〇八六千
意大利	三〇七七千	二六〇八〇千	二六〇〇〇千	三〇三六千	三二四〇千	三〇六七千

(右表中統計數目見 W. S. Thompson 的人口論文一〇四頁至一〇九頁。原書美國克倫比亞大學出版，名人口論，別名馬爾塞斯主義之研究。Population: A Study in Malthusianism)

上邊所列的國別一共二十三個，有新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坎拿大，紐錫侖，阿金丁，烏拉圭；有老大的國家，如英國，英領印度，日本，意大利；有工業發達的，如英國，德意志，比利時；有工商業不進步的，如西班牙，羅馬尼亞。各國情形雖然完全不同，但是人口逐漸增加，却是一律。按着馬爾塞斯所說的道理，人口所以增加的原因自然也是一樣，都是因為生計擴張的緣故。但是生計擴張可以稱做

總原因，此外與生計擴張相伴或是受生計擴張之影響，發生許多不同的現象，也促進人口的增加。待我逐條說來：（一）自從歐洲產業革新之後，人類用機械代筋骨的勞働，省了若干人工，增加生產的分量。滿足生活的需要品加增，所以現在世界足可以維持那屢增不已之人口。德意志的人口自一八六〇至一九一〇年增多二千七百萬以上。日本自從一八七〇至一九一〇年人口增加約近二千萬。所以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工商業發達，物品充斥。（二）與產業膨脹相伴的現象就是生活進步，文化進步。所謂生活和文化的進步，未必是全社會或全人類的進步。但是至少必有一部分人享受這個福氣，增進他們的文化，改進他們的生活。生活進步的時候，使疾病減少，同時使死亡率低減。人類文化進步的時候，知識發達，明白生活之道。如醫學衛生學等都是使死亡率低減。假使生殖率無變更，而死亡率逐漸的低減，結果就是人口增加，人口學者稱他為自然增加。（自然增加是生殖率與死亡率的差，研究人口問題的不可專注意生殖率，應該注意生殖率和死亡率的比例。）所

以生活進步也是人口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三)新開闢的地方，天產富饒，一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此可以吸收無數人口。合衆國自一八六〇至一九一〇年，五十年間人口增加幾有三倍。坎拿大自一八七〇至一九一〇年，四十年間人口增加亦有兩倍有餘。阿金丁在同年內，四十年間，人口增加幾至四倍。這一類增加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從外國移來的人民多。(四)生計應該包括衣，食，住三種，農產物當然是生計上所最不可缺的。但是也有農產少的國家，人口反倒增加的。例如英國出產的穀類不足養活本國的人口，但是現在藉着輪船鐵路等交通的便利，得從穀物豐饒的地方運來供給他們增加的人口。這是因為英國工業發達，可以用他們的製造品，換外國的農產物品，補本國農產的不足。所以一個國家，雖然農產不足，祇要工業發達，有交通的便利，人口也是增加的。

綜觀以上所述四項，人口增加的情形雖然不同，但都是直接或間接原因於生計。生計充裕的表現，或是生活必需品充斥，或是生活程度進步，或是天產富饒為

人利用，或是本國的製造發達，用之有餘，得以與別國所出產的生活必要品相交換，都是促進人口的增加。十九世紀以來各國人口的增加，可以說都是生計充裕的緣故。假使百年以前，科學沒有進步，例如汽機電氣沒有發見，工業沒有革新，新地方沒有開拓，國際貿易沒有發展，人類生活沒有改良，我們敢斷言人口絕對不能有那樣的增殖。至於人口五六百萬以上的倫敦紐約大都會更是夢想不到了。總而言之，近百年以來，生計擴張，誠然是人類可慶的，並且最可使人注意的事實。生計擴張的結果，不祇是供養了無數的增加的人口，並且使人類一部分的生活程度增高，享受物質文明的幸福。（經濟學者研究近世紀經濟的發展以為最顯著的現象，就是財富之增加。究其實，財富之增加就是物品和事業比前代加增，現代人民能享受多量的物品，滿足他們生活的需要。）世界人口雖然是累累加增，而馬爾塞斯所慄慄危懼的過庶，始終沒有現諸事實，這就是生計擴張的緣故。

(五)

過庶雖然沒有現諸事實，但是馬爾塞斯的人口論並沒有因此推翻。馬爾塞斯所說的那遏制人口的貧窮，卻變成了文明社會普遍的現象，成爲現在人類一種最苦痛的社會病。文華燦爛的國家裏面且有若干飢寒交迫的貧民。英國的倫敦總算是在都會中首屈一指，文明，經濟都是最發達的了。據一八八八年的調查，倫敦人口百分之三〇·七都是在貧窮境裏。每十人中總有三人死在貧民院，瘋人院，施醫院裏。（參看 Charles Booth: *Labour and Life of the People of London* 1891）又如紐約總算是新世界第一個都會，物質文明在世界無匹的了。亨特（Hunter）調查他的貧民竟占去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二十。這種悲慘的現象不特發生在都會裏。亨特調查紐約，麻薩珠塞，米西甘等九州的人民，也是有五分之一在貧民之列。由此看來，生計擴張產出兩種結果來。一種結果就是供養許多新增加之人口。一種結



果就是造出貧窮的大問題。我們現在所應該研究的就是，貧窮是不是人口過多的變象。我們在上邊已經聲明過庶沒有現諸事實，那世界普遍的貧窮狀況當然不是過庶的變象，一定是由於旁的原因了。

從理論上推想起來，人類確是有過庶的危險。人類的生殖力原來是無限的。馬爾塞斯計算人類繁殖廿五年間可加增一倍。現在生理學者攷查男子媾合時一次所洩精蟲之數足可供全世界及笄女子受胎之用。人類生殖力之偉大可以想見。但是地球上可居之土地是有限制的。蒙古的高原，美洲的草野，各處人口雖然疎落，但長此以往終有人滿之一日。農業化學，食物化學憑他進步多少，食品種類憑他是發見多少，將來出產總有窮竭之時。總之，土地食物二種是有窮的，生殖是無窮的。後者終須受前者的限制。所以過庶的危險在理論上確是無可疑的。但是現代社會還沒有這個危險。爲什麼呢？因爲凡是文明社會，雖然如本篇表上所列，人口逐漸增加，但是自一八七〇以後生殖率卻都是日見低減。據人口學者的調查，澳大利亞洲的生

殖率降的最低。其次就是比利時，薩遜，紐錫侖，法蘭西，德意志，澳大利，英格蘭，丹麥，瑞典，挪威，這些國家。現在採幾國可靠的統計，列出表來，做爲參考。

國別	年度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英格蘭		三四·八	三二·九	二九·八	二八·三	二五·四
澳大利亞		三八	三六	三五	二七	二七
紐錫侖		四〇	三八	二九	二六	二六
挪威		不明	三〇·九	三〇·二	三〇·〇	二六·一
瑞典		三二·〇	二九·六	二七·九	二六·八	二五·一
丹麥		二二·六	二二·〇	三〇·八	二九·八	二七·八
德意志		四〇·三	三七·九	三六·三	三五·七	三〇·七

比利時	不明	三一·六	二九·五	二八·八	二四·四
法蘭西	二六·一	二四·九	二二·六	二二·八	一九·一
奧地利	四〇·二	三八·六	三七·三	三六·七	三三·〇

（右表係從前述 Thompson 書中錄出。Thompson 所取統計數目都是依據政府統計錄。）

總之，世界上文明國家除去合衆國，俄羅斯與日本以外，沒有一國不是生殖率逐年減少的。生殖率雖然日見低減，但是貧窮問題反是日見困難。據人口學者的研究，一國裏各種階級的生殖率低減的程度也有差別。大概高級社會的生殖率，減少最烈，低級社會的生殖率，低減最微，也有保持原態的或增長的。但是低級社會的死亡率也是最高。所以我們推想近五十年來世界大部分的人口增加，除去移民不計外，當然是由於自然的增加，就是生產率與死亡率的增高。

現在既證明近年人口增加是自然的增加，我們仍然不能斷定自然的增加與過庶有別，不至於發生貧窮的問題。所以我們須考察現在社會的經濟狀況，世界的產物果否可以敷現在人口的分配。全世界的生產統計，現在不能詳述。只看英美兩國的財富，全國人口如何分配，也就可以推知其餘的工業社會。英國全國的收入在一九〇八年值一·八四四·〇〇〇·〇〇〇金磅。從所得稅的統計調查這財富如何分配：『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二竟取去全國總收入二分之一，而全國人口三十分之一，只取去三分之一以上。』（參看 *Chiozza Money. Riches and Poverty* 1910 版）美國斯帕爾調查『美國住戶百分之一竟取去全國總收入四分之一，而住戶之百分之五十只取去總收入五分之一。』（參看 *Charles B. Spahr: An Essay on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6*）上邊會說明金錢是代表物品的東西。全國總收入都是按金錢計算，我們用他指示全國一年所出產的物品。所以計算一國生產品值多少價格，即可推知那一國的生計。把生產的價格由全國人民平

均分配，即可推知所生產的物品是否能滿足人民的需要。按上邊所引的調查看起來，那分配的方法，太不公平。例如英國的總收入假使平均分配起來每人每年只可以得四十磅，五口之家共可得二百磅。實際上貧人的收入不及此數，而富人的收入超過此數千倍萬倍以上。所以現在文明社會的貧窮問題，不是由於人口過多，實在是由於分配不均。

但是有一派人反對這個道理。他們說假使把全國的財富平均分配於人民，結果必至使全國人民盡陷於貧窮的境遇。例如假使英國人民每人每年都只收入四十磅，他們都不能有安舒的生活。法國經濟學者吉德即是這種主張。（Charles Gide,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論社會主義章內）他們又說現在低級社會的生殖率已經表示增高，或保持原態的傾向，假使他們的生活進步，將來他們的生殖率擴張，使他們的子孫膨脹於全社會，豈不又產出過庶的現象嗎？對於前者我們可以說分配平均以後一般人的生產力加增，財富加增，人人也就可得到安舒的生活。此論

又昧於晚近人口上最顯著的事實。那個最顯著的事實就是文明越進步，生殖率越低減。文明越進步的國家，他的人民生殖率越低減。一個社會裏也是一樣；文明最高的階級也是生殖率最低。愛理司說：『與社會鞏固相伴有生殖率低減的傾向誠然是文明的本質。這種傾向在個人或者是熟思的，但是在社會上只可以認為本能的衝動，用他支配生活的狀況，解決貧窮病死問題。』（Havelock Ellis: *The Task of Social Hygiene* 論『低落的生殖率』章第一八六頁以下）。我們敢說貧窮是生計分配不均的緣故，不是人口過多的緣故。我們並且可進一步說，低級社會的過庶也是生計分配不均所產出的結果。分配問題是經濟學的最重要部分，本篇不能離題太遠，現在只好置之不論。讀者要注意的就是貧窮與分配的關係，較貧窮與人口的關係更為切要。

以上所說都是引用外國的學說，採取外國的事實，討論人口與貧窮的關係。論到中國，有種種的困難，不能爲澈底的研究。第一，我們沒有詳確的人口統計。

（續文獻通考論戶口登耗說：『國家戶口登耗，有絕不可信者。有司之造冊，與戶料戶部之稽查，皆僅兒戲耳。掌民部者宜留心經理焉。』）第二，我們沒有財富的調查。所以我們人口到底是過多或是過少實在無從稽查。中國人口，普通常用的數目是四萬萬或三萬五千萬。這個數目是推測的，不是切實調查出來的。假使祇有這個數目，沒有全國財富的統計，仍然是不能考出中國的人口能否有享受貧窮以上的生活。現在滿街跑的是乞丐，到處有的是流氓，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乞丐流氓，是原因於過庶，還是原因於生計分配不均，我們却無從推測。

外人對於中國人口的研究，有說中國的人口將來膨脹不可限量，必然充滿全球的。但是細心觀察的人都知道中國的生殖率雖然極發達，而同時死亡率也異常偉大。十年前美國的洛斯教授來遊歷中國，徵集了外國醫士三十三人的意見，說殤兒

在西洋大概是占十分之二，在中國就要占十分之八。（參看 H. A. Ross: *The Changing Chinese*）那末，中國的生殖率雖然發達，終結仍然是讓死亡率抵消。所以生殖率過度的危險，在中國社會裏到底到若何程度我們不能斷定。

但是一般的議論常以為中國的貧窮是過庶的弊病。例如山東廣東福建和揚子江下流諸省分，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他們向外移出的人口，非常的多。我們現在沒有人口統計與財富統計，不能只依據人民遷徙的現象，就斷過庶為事實。中國各地方的人都是從事農業，所以移民的現象，只可認為農業上不能消納他們。農業以外還有許多職業可以消納。至於農業上可以消納若干人口與農業上可供養若干人口又不是一事。前者指從事農產的人口，後者指農產所維持的人口。我們考查每年海關報告，即可以知道中國農產可否維持現存的人口。假使中國的農產不足供給中國人口之用，我們仍然不能就認為過庶的現象。因為農產不足的社會可以用他們的製造品去換食料。上邊所舉英國的例即是如此。假使農業工業發達的程度都是幼



稚，全國人口的生計總須依賴外國的補助，那一國的輸入額定然超過他的輸出額。這個還不能判定爲過庶的現象。例如英國的輸入額常是超過輸出額的，但是他不感過庶的苦痛。英國的輸出品運到外國，變成了生產的要素，在國外更造出物品，輸入英國。所以英國所輸入的實在還是他以先所輸出的變象。由此看來，中國輸入額超過輸出，還是不敢就認爲過庶的現象。

據我看來，中國人滿的現象經過這幾層的推敲討論，只可認爲先天的事前的判斷，還是缺少歸納的科學的研究。我們再觀察社會現狀：見那橫征暴斂的政府，囂張跋扈的軍人，結黨營私的政客，敲剝朘削的財主，在那裏肆無忌憚的吸取小民的膏血。收入分配的不均平，一方有月入幾萬元的軍人政客，一方有月入六七元的車夫小販。全國的物產，產業，向來雖然沒有發展，還算是小民公有之物，現在竟漸漸的都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或是斷送給外國的資本家。看此情形，中國的貧窮更是與人口的關係小，與政治及經濟的關係大了。（註）

九，二，廿四。

（註）假使中國現在所有的人口，每個都是有效率的生產者，能夠有公平的經濟制度維持他們的生活，那就不會有過庶的危險（假定人口不再繼續增加）。若在現今政治經濟與社會之情形之下，無論人口多寡，貧窮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現在中國的貧窮不能只在人口方面注意。

# 社會調查

我向來抱着一種宏願，要把中國社會的各方面全調查一番。這個調查除了學術上的趣味以外，還有實際的功用。一則可以知道吾國社會的好處，例如家庭生活種種事情，婚喪祭祀種種制度，凡是使人民全體生活良善之點，皆應保存；一則可以尋出吾國社會上種種，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發達之點，當講求改良的方法。

追溯發這個願心，却是很早，六年前（一九一二）的春天，我在倫敦同同學梁君要編纂一部述中國社會生活的書給外國人讀。我最初以為凡是中國人，都生長在中國社會裏，每天所經驗的，所接觸的，自然都是中國社會裏所發現的事，把他寫出來，當不覺有何困難。然而以後寫起來的時候，就覺得個人的經驗有限，個人所

接觸的事物限於極小範圍，個人所知的社會生活不過是一極小部分。我們過去有好幾千年的歷史，但是這歷史上的社會生活如何，我們却不得而知。我們生長大都在一個地方，我們關於生長地的情形知道的已極不詳細，更不必論全中國了。我覺得我們中國各地方人，互相隔閡。所有一知半解，亦不過一小方面，却不是社會之全體。我在編輯的時候於是不得不稍為依賴古今人所著的書籍，補我的經驗不完與記憶不清的地方。然而中國關於社會生活的書籍又非常的稀罕，論起羣盲所崇拜的人物來，說得『天花亂墜』，叫現在稍有懷疑思想的人看起來，就覺得文人之筆舞文弄墨，不足憑信。及至論到人民一般的狀況，記載又失之過於簡略。司馬遷的史記不得不算一部有價值的史書，然而記述人民一般之真狀，資料亦非常缺乏。如其『平準書』曰：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  
所謂『人給家足』，未免太失之空泛。若是現在研究社會經濟的考究起來，搜尋各

種材料，只就漢興七十餘年間，足可以再著出一部與史記長短差不多的經濟史來。後人敘述人民一般的事情，都是沿用一種空泛捉摸不着的套語，一般百姓每天如何生存，未有能詳細記載的。

以後我忽然想起我國各地方差不多有志書。志書裏記各地方最近二三百年的風俗制度，關於社會生活的材料定然不少。我於是到劍橋大學藏中國書籍的地方，把各種志書都翻閱一過，後來只見江蘇某縣志書內載有一條：大意謂該處人民業蠶桑，每日侵晨有貧窶之民植立橋畔待雇，日得工資若干文，不得者皆懊喪歸家。此短文寫出人民經濟狀況，如經濟生存之競爭，生活程度，失業問題，實社會研究之好材料。可惜此類之記載極少。其他志書所載四季之風俗，婚喪之禮節，不是陳舊套語，就是失之簡略。我因此纔恍然明白了兩件事。一則我們中國人於『生活』（生活有兩個意思，一就是生存的意思，最為簡單，如各種生物與人類全要生活。一則生活之道的意思，如家庭生活，宗教生活，乃是人所特長。是即文中所用之

意。文明愈高，則人的生活之道愈精緻，愈高尚。所以人不當只求生活，且須求生活之道；若生活不得其道，則甯可捨去生活，亦不爲憾。）一道素不注意，素欠研究，所以思想能力用在生活之道者有限。此中固然有種種原因，今日無庸詳論，然而此種事實，實在是不可掩的。一則我們人民是不值什麼的，不在話下的。我國的文學家寧可以爲一個人用幾萬幾十萬字誇耀他的功績德行，不願用幾十個字幾百個字敘述一般人民的真狀。外國人常好說我們中國重文，所以典籍之多，世界上各國論起數目來都比不上。我以爲中國的書籍比較各文明國數目反太少。所有的都是用鋪張揚厲的筆法記些英雄惡霸的故事；或者不合理的文筆，發表不合理的想像；或者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用『奴性邏輯』解釋陳言，爲古人的奴隸。有幾部書是專描寫一般人民的？就是各種志書裏亦記些『先儒』『烈女』。先儒烈女之外，衆男子衆女人不計其數，如何生活，却不可得而知了。我們中國人是一個啞國民。人民的歡樂，人民的冤苦，一般生活的狀態，除了些詩歌小說之外，絕少有記出來

的。而一般能寫能畫能發表一己之經驗的人，又以為秦政劉邦較當時好幾百萬的人民重要得多。所謂聖賢豪傑之休戚較諸一般百姓之苦樂重要得多。這種崇拜英雄之理想，就是現在一般愚民希望賢人政治之根源。要知一國之中，不貴在有堯舜禹湯或大彼得拿破侖，而貴在一般人民都能發達，不必等着梟雄惡霸就可以自治的。有了『賢人』政客，反妨害一般人民能力的發達，『聖人不死』便待人民如聾如啞，如癡如盲，本『聖人』之意旨，定為法律政治，範圍社會，那就擾得社會更不甯了。所以研究社會，調查社會上各種現象，有何美點，有何弊病，可以使一般人民全有發展成聖賢之機會，那就用不着『賢人政治』，亦就無『賢人』營私利己之機會了。

我抱着這種希望雖然極久，但是始終沒有自身從事調查。三年前，北京青年會設有社會實進會，會員諸君曾調查北京城裏人力車夫，當時我就着調查的材料作出一份報告，可以見出人力車是否為一種好職業，其收入是否足供衣食住之資，其職

業生，種效果於社會。報告雖不詳盡，然以上諸端，頗可使我們猛省，發同情謀救濟的方法。但是現在中國的社會調查我以為鄉村調查最為重要。我國以農業為本，人民的大部分全是務農，或作農業副產物的工作。所以農間生活實在是我們現在最切要的一個大問題，較比都市生活所產出種種問題切要得多。中國人住在都市裏的人極少，住在鄉村裏的人極多；要是不研究鄉村裏生活的狀況與技術的情形，分別他們的好處壞處，引導他們向進步的方面發展，成為能自治之國民，而只盼望生在都市裏的人受特殊教育，專去治理這些鄉村的人，那就是『賢人政治』的思想。這種辦法是無益於民，與今日民治的觀念鑿柄不相入的。所以我們要從事社會調查，應該先從鄉村生活農民生活方面着手。



# 孟和文存卷二

## 政府

——廣義的與狹義的，有形的與無形的——

(一)廣義與狹義 就政府一語，試爲詮釋。攷其所函括，常有廣狹二義。狹義之政府，乃專指執政者而言。行政諸部，各有專司，若財政，若工業，若教育，若軍務，皆人羣所不可缺，必有專員執掌之。而人羣因諸務有專員執掌，乃能安居樂業，享治安，增財富，求知識，營高尚之生活。各國政府之職權廣狹未必皆同，而要視其國行政部署類別之多寡以爲準。英倫當大戰之際設職官三十，若軍需，鎖港，食品，舟舶，諸職，皆他邦所未備。故其政府之職權，干涉民生，影響民業，

視諸他邦，亦至廣闊。廣義之政府，於右述執政者而外，更包括立法，司法，之機關。人羣之生活，非法律不能維繫。而施行法律，監視人之叛服，必猶有專員司之。故政府者，實兼製法，執政，司法，三者而言。凡國會，省會，縣會，之議員，中央及地方之行政，司法，諸官吏，乃至稅吏部卒，罔不納諸政府之中。而國會，省會，縣會，部署，院廳，局所，莫不為政府總體之一部。

就茲所述政府之意義，準諸理論，而判定兩種觀念之孰當，則當然取後者。蓋政府之為物，絕不能限於執政。執政有所設施，非立法者所詔示，即其所承認。而當設施之際，號令推行，必更有待司法者之監督輔弼。諸種機關畢備，乃能稱為近世之政府，此無容疑者也。而吾人日常講談著作，所謂政府者，常採用狹義。試披覽每日之新聞紙，靜聆政客之言論，其攻訐執政者，不曰政府腐敗，即曰政府強暴，究其實不過專指執政之一部分而已，非政府全體也。合衆國稱狹義之政府為

Administration，顯然與廣義之政府相判別，於政治思想，為助頗多，惜吾國無慣

用之詞與之適合，今惟有仍因襲舊稱。而廣狹兩觀念之相殊，則當切記勿忘。

(二)有形與無形

政府之名詞，本具抽象具體二義。抽象之義，謂政府之制度，或政府之事務，抽象的以觀政府之制度事務也。具體政府之全體，吾不得而見。而吾所得見者，則警衛森嚴之國會，與意氣自得之政客；觀瞻偉壯之衙署，與絡繹不絕之官僚；若夫奔走通衢之郵夫，氣燄凌人之鐵道吏，亦莫不為政府一種具體之表象。就狹義之政府言之，則其具體之表象，若在責任內閣之國家，當在內閣，在行政諸部。吾人批評政府之良窳，若就其政制政務之原理而立論，是專注意於抽象之義。昔秋桐對於袁政府，以為其根本大旨已誤，不欲評騭是非，正是此意。若就其人物，其活動而立論，是專措意於具體之方面，對於人的問題，事的問題，而有所辯。兩方面雖不同，而關係綦近。蓋政治之運用失當，逸出正軌，未必果原因於政治原理之誤謬。而結果必至有蹂躪政本，蔑視政理之虞。此則觀察政府者所當銘於心者也。

所謂無形之政府者，與上述抽象之政府大相懸殊。或以政治廢弛，或以人才不齊，或以政治道德之卑陋，或以特殊勢力之膨脹，具體之政府，時讓其職權於無形之政府。無形政府者，政府以外不可見之政府，超然在政軌之外，不服國民正式之監督者也。合衆國之 *Boss*，日本之元老，皆其良例。近矚吾邦，則五條胡同，錢糧胡同，金魚胡同，皆嘗先後有無形政府之概。無形政府之直接間接諸危險，吾不暇詳爲陳說。惟其存在，即現存政府萎靡之一徵象，乃確然無可疑者。而國民乏監督政府之能力，陷國家於不可知之數，此又國民不可卸之責也。挾不可侮之勢力隱然操縱政府，卒至推翻政府者，古有閹宦，俄有怪僧。殷鑒非遠，今後可資。政府既多少蛻化爲無形之政府，則長此以往，異種無形之政府將更繼續發生於此邦。國民其慎諸！

# 我們政治的生命

中國由君主改爲共和已經七年了。這七年裏頭，紛紜擾攘，變故迭生，四萬萬人沒有過一天安靜的日子。生活一天難似一天，租稅加重，物價加貴，收入日少，貨弊日跌。在戰事區域內的更是流離失所，家敗人亡（二）。大凡人遇見了困苦的事，或是身體受苦，或是精神不快，受有刺激，總不免發生感想。總不免要避免——至少在心理上——苦痛。那麼，我們人民對於這樣的苦况，自然也應該有一番感想

了。

一派的人想這個情形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沒有什麼研究討論的價值。生活既然是這樣的艱難，我們只有爲自己的生活計畫罷了。普通的人只求飽食煖衣，野心高的人還希望着安富尊榮。生物的特性本來就是求生的意志，人類求生的

意志本來又是他最強的本能，所以無論是撞見了什麼境遇，無論是碰着什麼狀況，總是求生。人類貪生怕死，本也無足怪的。讀者諸君試把眼放開看一看那憧憧往來的男女老少，那求生之念夠怎麼樣的迫切呀！那沿街叫化的乞丐，呼爺叫娘，受人唾罵，所求的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個銅元半碗稀粥爲着保全性命罷了。那倚門賣笑的娼婦，迎新送舊，供人玩弄，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吃三頓飽飯，穿兩件新衣，將來求做個閣員政客的寵妾罷了。那焚殺擄掠的軍匪，傷天害理，屠戮無辜，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搶些衣服財寶，供他們自己的揮霍罷了。那結納權貴的政客，趨炎附勢，無隙不乘，爲的是什麼呢？不過圖個高樓大廈左姬右妾罷了。就像這四種人，雖然不是操同類的職業，——假使乞丐，娼妓，軍匪，和政客，可以算做職業——但是那求生的目的卻都是一樣的。一個人生在某個家庭裏，是一樁偶然的事。甲生在貧民的家裏，爲求生的意志所驅使，就去做乞丐，乙生在縉紳的家裏，爲求富貴的生命，就去做軍匪，做政客。倘若兩個人換個境遇，那求生的方法又自然不

同，但是那求生的目的仍然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但是，人類只求生存，也不問求生的方法是怎麼樣，也不問所求的生存是什麼狀態，是應該的麼？

年紀在三四十歲以上的人民，在前朝的時候，景况比現在好的，另外有一種感想。他們覺得現在生活的困難，就聯想到十年廿年前所過的好日子。想到以先所過的好日子，也就厭惡現在政府無能的狀態，想望前朝的盛况。所以有一派的人想望康熙爺乾隆爺的盛代，就說定還是帝國時代比現在民國好。因為清朝雖然是異族秉政，但是比現在軍閥政府元老政府還勝過多多。以先的政權沒有這樣的不穩，以先的軍人沒有這樣的跋扈，以先的金融沒有這樣的雜亂，以先的風氣沒有這樣的卑鄙，以先的生活沒有這樣的困難。總之，以先的人民都能享安樂的幸福。我想這是一個誤謬的見解。發這個議論的人，沒有趕上那康乾的盛代，所以不能知道康乾時代的真相。中國的歷史沒有一部是描寫人民的歷史，沒有一部是寫真社會的歷史。即有清三百年的歷史，也還要等着一位大歷史家，徵集無限真確的材料，運用他

特出的心思和想像力，纔可以把人民社會的真相描寫出來呢。這都是因為失望於現在，所以就追想到過去。所以那迷信古典沒有辯證的能力的書獃子，更追念那太古堯舜禹湯那治之世，以為是黃金時代咧。因為失望於現在，就託思於既往，是我們人類常有的心理。但是既往是萬萬追不回來的，又何必去想念他呢？況且那帝政時代的秕政弊端，實在不見得少，小民所受的苦痛實在也是很利害，不過因為是在過去所以就忘了。俗語所謂『好了瘡，忘了痛』正是此意。現在又遇見苦惱，所以就已經好了的創痛忘了。我們要想避去現在的苦痛，只追念既往是不濟事的。

這七年的民國，會造出這許多委曲求生的人民來。有一派人說這是政治上的罪惡。這幾年的政治不良，荼毒小民，是人人都知道的。政治舞台上的脚色，總是不外乎那幾個：軍人，元老，名流，『民黨』，流氓，賣國奴，留學生，和前朝的猾吏。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一人兼戴着幾種頭銜的，一個一個的都登過場，個人獨唱全體合唱的戲已經由他們都演完了。假使請他們再演一番，仍然還是舊套



頭，翻來覆去，又有什麼意思。倘然老脚色漸漸的下台，一班新脚色再上台，所演的恐怕還及不上他們的老前輩呢。所以政治的罪惡既然已經鑄成，使人民流離困苦，喪家亡身，那是已往的不可收拾的了。但是一般的人民現在還在那裏熱心的希望那造罪惡的去除他們的罪惡，去解人民的倒懸，豈不是妄想麼？這不是推理上所謂連環推論 (Vicious circle) 永遠出不去環外麼？我想我們人民受苦不都是政治上的罪惡，不都是軍人，元老，名流，『民黨』，流氓，猾吏，留學生，賣國奴的罪惡，實在是我們人民自己的罪惡。大概是美國林肯說過的：什麼樣的人民，也就應該有什麼樣的政府。

詳細研究起來，我們中國人對於時局，對於自身，各人有各人的感想，不必全相同的。但是上邊所說那三種的看法，可以說是代表國人大部分的意思。一派的人兩隻眼睛只望着背後，却看不見前面，發起議論來，總是前代如何，古代如何（二），不推想現在應該如何可以如何。一派的人只在那裏責罵當局，却忘記了自

己，發起議論來，總是軍人如何，政府如何，不推想我應該如何可以如何。又一派的人抱着那自私的齷齪的實利主義，只謀自己的富貴利達，却忘記自己以外的幾萬萬的男女，發起議論來，總是我應該如何，別叫他們如何，不推想我們應該如何可以如何。這三種觀念都是不健全的，都是片面而不見全體的見解，都是戕賊社會而不是進善社會的辦法。就是那已經達到富貴的，果然得到實利了麼？我也不能無疑。我想那專營私利己的，所得的也不過是肉慾的物質的實利，損害人生的價值。他們的行爲是釀造社會的罪惡，貽害他們的子孫。那禍患及於社會是無窮盡，怎麼會認做實利呢？

現在我們要覺悟上邊所說的三種態度都不是健全的態度。要知道現在中國的政治不是共和，仍然是專制。我們受政治的擾亂不能有良善穩靜的生命的緣故，正是受專制的毒害。要知道什麼是共和，什麼是民政，誠心按着民治的道理行去，纔是救濟我們自己惟一的方法。換一句話說，我們要有歷史的觀念。世上的事都是相繼

續的，絕沒有與以前隔斷再完全重新發生的。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都是歷史的產物，都是因襲固有的制度。因為是因襲固有的制度，所以就是與民治主義相背馳。現在革除那固有的制度的壞的，實踐民治主義，就是解救我們人民的根本條件了。

何以說現在中國的政治不是共和呢？這個道理說起來很長。現今只簡單的指出幾樣來。第一樣就是執政的人物。現今操縱全國政權的大人物大部分都是前清的官僚。後進的人物也都是追隨官僚的後塵；他們可以打到官僚界裏去，也就是因為模倣老官僚的緣故。第二樣是執政的思想。歷來大總統的命令和行政官的告示都可以認做現代執政者思想的結晶（參看新青年第五卷第六號非君師主義）。他們的思想最高的，不過是孔孟的政治哲學。孔孟的政治哲學是一種『開明政治』的理想，只承認人民是民，不承認人民是人；只承認人民是被治者，不承認人民是能自治的。孔孟的道理即使能完全實行也無足貴，也不能容於民治的時代，何況他們連這個思想還及不

上呢？第三樣是政治的制度。民國的總統依然保存皇帝的儀制。文武百官依然是欺侮百姓剝削小民。火車輪船都是爲官吏謀方便，使小民受困苦。防瘟疫，剿土匪，都是使官吏發外財，反使小民損失生命財產。借外債，賣鑛山，都是肥官吏的私囊，吮人民的膏血。種種專制的苛毒，不可遍數。共和的國家怎麼會有這種制度呢？第四樣是人民。中國四千年的歷史是專制的歷史。現今的人受了四千年專制觀念的遺傳，一時不能把餘毒除淨，所以人人的腦筋還是專制的。他的理想的政治家是拿坡倫袁世凱。最服膺的政治觀念是統一，是武力。最贊美的道德觀念是忠孝節義。上焉者每天的鑽營謀幹，不過是光耀祖宗，掛着一個愛國愛民的假面具。這種人民，因爲久伏於專制制度之下，是專能驕下諂上，沒有獨立性的。

以上所說的都是幾千年來所積的惡毒，留到現在，社會學上所謂『遺蛻』(Survival)的。但是他的勢力極大，我們要認清把他一一的除去。例如中國的舊思想舊制度在舊日專制制度之下雖然有他們相當的價值，但是在民治制度之下是絕

對不能相容的。那些舊思想舊制度一旦不除，那民治之義也就不能實現於我們四萬萬人民裏。像康有爲辜鴻銘的一派不承認民治主義，專去辯護尊王，推戴治者，也就擁護歷史傳來的思想制度，却也主張一貫。倘若我們承認國家是個共和，應該實行共和，那與專制制度相關聯的思想，制度，都要一齊推翻，絲毫不值顧惜的。現今人民的疾苦，就是這個：國家在名稱上已經變爲共和，但是執政的人物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人物，執政的思想依然是專制的腦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樣式，一般的人民也依然不能脫除專制的餘毒，挺然獨出，顯出自己的真生命真價值來。

現在希望執政者把國家治好，拯救我們小民的苦痛，是等不得，也是萬萬辦不到的。這個有兩個緣故：一則執政者在舞台上所演的戲法已經都演完了。他們不明白民治主義的真意思。名流，「民黨」，留學生，雖然也讀過和文或橫文的書籍，他們所記得的也不過是幾個名詞，幾種制度。所以有人要做皇帝，這般新人物就把

『民意』端出來，有人要逐總統，就把『國會』造出來。他們怎麼會懂得那些名詞與制度所蘊蓄的真精神呢？二則人民專依賴執政者，也是與民主主義相背謬。在民治的國家裏，政治是人民的生命，是他最重要的活動。政治不良，他要監督執政者，推翻執政者。即使政治良，也要鼓勵執政者，指導執政者。所以政治就是人民共同活動的一種表示。共和國家政治的良否，只看那人民共同組織的能力若何。共和國家人民生命的良否，只看那人民共同的活動若何。但是受專制毒害過深的人民是沒有政治的生命的。因為他們只知道有命令和服從。(三)，缺乏共同組織共同活動的能力。大家共同組織一個會，人人希望做會長出風頭，大家共同辦一樁事，人人想掌權，把持一切。大權在握，就頤指氣使，作威作福的，就是專制的腦筋。遇見了位置高，權勢大的，就脅肩諂笑奴顏婢膝的，就是奴隸的根性。在專制國家內，只有命令者與服從者兩種人，換一句話說，只有專擅與奴隸的兩類。兩種人雖然是相對待，但純然是同一心理，兩種的表現罷了。所以我們有依賴服從的心理，就是

我們沒有脫除專制的觀念的一個證據。共和國內不能容專擅與奴隸的。

我們是共和國的人民，不能再等待『執政者』解脫我們了。我們現在要靠着我們自己救我們，要靠着我們共同的活動造我們良美的生命。從今以後，我們應該先把專制的觀念——不特政治上的專制，連思想，風俗，習慣，家庭各方面的專制也包括在內——推翻，更把奴隸的根性——凡是對於君，王，官吏，父，兄，思想，風俗，習慣，為盲目的服從，含畏服的心理者都在內——剷除，纔可以有政治的生命，纔可以聯合組織做共同的組織。有共同組織共同活動的，纔可以稱做民治國家（四）。但是民治國家並不是沒有命令和服從的。不過他的命令不是外來的命令，不是專制的命令，是大家約束大家。他的服從，不是盲目的奴隸的服從，是大家顧全大家的利益，大家顧全大家的生命的一種服從。所以民治國家的總統，不能自己隨意下『上諭』，更不能下講道德說仁義的教條，因為他不過是行政的領袖，他只能在各種法律所定範圍之內盡推行的職務。即在總統政權最大的美國，也是有憲法，習慣，和

他自己的道德觀念管着他。所以民治國家的國會代表不能是『魚行』的夥計，更不能是行政或督軍的代表。因為國會代表是我們人民舉出來替我們說話的，替我們籌畫大家應該怎麼約束自己的，替我們監視各種官吏的行爲的。即在憲政萎靡，勞働沒有代表的日本也是有幾個國會議員是代表人民的。至於曹汝霖會代表烏梁海，孫毓筠會代表前藏，汪榮寶會代表土謝圖汗，林長民會代表三音諾顏汗，（五）只有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可以演得出來，即英國一八三二年選舉法修正以前，也恐怕沒有這樣鬼蜮的代議制的。民治國的人民不能袖手旁觀聽憑當道的處置，更不能諂媚官長去做他們的傀儡。因為人民所組織的，所活動的，所奮鬥的，都是為保護自己，增進大家的利益。大家不聯絡起來保護自己，就要受己以外的人支配剝削的。那貪鄙庸懦的雖然可以藉着巴結逢迎有權勢的去保護他本身，增進他自己的利益，但是那權勢有變遷，有升沉，是一個不可靠的東西，——中國這七年的歷史已經可以證明這個道理——任憑你是朝秦暮楚，迎張送李（六），也是保不住你自己的利益能穩固，又



爲什麼不由大家盡力去保護大家的穩固呢？更深一層說，一段便宜事只是一個人或少數人得到，但是多數人得不到或反吃虧的，並不是真便宜，那個便宜也是不能長久的。這個道理現在不能申說了。

七年以來的民國，是沒有人民的民國。因爲人民沒有聲息，沒有動轉，沒有對執政者說『我們在這裏看着你了』！所以執政者纔造出這許多政治的罪惡。並不是因爲政治的罪惡，所以人民纔這樣流離困苦的。現在七年將盡，轉瞬就是新歲，我們人民豈不可以跳到政治舞台上各人都發揮政治的生命，成有組織的活動，使八歲的民國，變成人民的國家，民治的國家麼？（七）

（一）七年以來，各省人民沒有不因爲政局的影響受災害的。但是那受兵禍最慘的就是四

川湖南兩省了。兩省人民所受的苦發表在報紙上的，不過是滄海之一粟。況且各處人民所親受的苦況，更不是紙筆所能形容的。今年十二月七日有『旅滬湖南善後協會』上南北當局的電報一通，讀了可以略窺湖南人民的苦狀。原電加下：

『……在湘客軍，數逾十萬。淫掠焚殺，無所不至。舉其著者，如醴陵之役，全城被焚。黃土嶺之役，女屍滿山。此外城鎮市村，焚掠蹂躪，幾無幸免。潰軍土匪，更番擄害。全省公私財物，搶劫一空。惡探誣指，陷害無辜。釐局橫暴，強擄商貨。民命民財，朝不保夕。頃據湘省來人報告最近情形，如財政金融之紊亂，尤令人不寒而慄。既設裕湘銀行，私設日新銀號，濫發紙幣，亂相兌換，猖獗爲奸。湖南銀行去歲在滬訂印銅元票四千五百萬串，原爲收換舊票之用，今舊票不惟不換，更將收存未燬之爛票及滬印之新票，一併發出，計新舊銅元票一項，數已逾一萬萬串，又以紙幣勒派各縣，兌換現洋，每縣數萬元。綜計收吸現金爲數極鉅，而軍餉仍復欠發。紙幣永不兌現。又強定最低兌換法價，銀行可按法價易銀，商民則不能以法價兌現，由是官家可以一紙之空票流通，商民則不能以賤值之法價交易。又日鑄銅元數萬串，均販漢漁利。錢票日增，銅元日乏，遂至銀錢兩荒，市場金融，根本破壞，人民無端破產，百以之荒廢。其受害尤烈者，首爲民食。蓋軍民以紙幣易米，米商不能以紙幣易穀，終乃遂致無形罷市。

不僅此也，湘岸權運局復巧立護照名目，加收鹽費。每包苛徵，倍於國課。使鹽商失業，窮民缺販。故目前湘垣石米，需錢百串，斤鹽需銀四兩，人非淡食，即屬絕糧。民不聊生，至於此極。凡茲所述，皆屬鉅痛。至於四民失所，百物凋殘，困苦流離，萬言難罄。……」

(二)最奇怪的就是有一派人說民國三四年袁世凱統一時代，勝於黎馮秉政時代。假使袁世凱沒有帝制的野心，中國一定可以久安，即使不能久安，也一定比現在強。這種悖謬的議論，我們沒有證據駁他，但是他也沒有證據使我們相信，因為這是歷史的假定(Historical Supposition)，虛無縹渺，不值一研究的。但是從政治理想上可以判定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不能相並立的。專制的遺制一日不除，也沒有優劣進退可言的。

(三)服從是奴隸的特性，但是民治的國家也要服從。兩種服從的不同處，是前者服從權威，服從勢力，服從金錢，後者服從理性，服從知識，服從全體的利益。

(四)『民治』的英文原字是 Democracy。日本書上多譯為『民本主義』，國人近來也

多沿用此字。「民本」兩個字容易起人誤會，孔孟的政治觀念也可以稱做民本主義，那開明專制論一派也可以用這個名詞文飾他們的政策。「治」字有發動的意思在內，也正是希臘原字的本意。我想現代進化的國家的真精神就在人民自己的活動。

(五)這是民國二年的國會。今年督軍團的國會代表更不值得一評論了。

(六)現今最可笑，最可憐，實在最可悲的現象就是這個。隨政局的變化，就有許多人追隨那有權勢的滾來滾去。這幾年北京的政象變化最多，這種現狀也是最容易見的。

(七)我並不是說人民有了政治活動，即刻可以人樂民安，我以爲政治良善是各種進步的必要條件。倘若國家之內，政局不穩，政權轉移於少數私人之手，更有武力助長擾亂，人民的生命財產且不能保全，還有什麼進步呢？

# 軍國主義

軍國主義是一種政治理想 (Political ideal)，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都是一類，是 *Ism* 裏頭的一種。從歷史上看來，這種理想已經有人採用過多少次。東方的越王勾踐，秦始皇，成吉思汗，都是軍國主義一派的大人物。西方的，例如希臘的斯巴達民族與亞歷山大大帝，卡塞基的漢尼拔，羅馬的凱撒，近代的拿破崙與最近的維廉二世，也都是推行軍國政策的。除了這些有名的人物，還有許多的皇帝宰相也採用軍國政策；因為這軍國主義推行出來，本來是有不同的程度，拿破崙或是維廉二世是想貫徹那極端的軍國政策，造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但是那普通的皇帝宰相，也未嘗不是主張修軍備保護疆土的。那極端的軍國主義是『窮兵黷武』侵略鄰邦，建設殖民地，那緩和的軍國主義是『城高池深』防禦本國的土地。仔細考究兩

種，原沒有什麼大區別。歷來的極端的軍國主義都是失敗的，最近的例就是德意志帝國。我們現在討論政治理想，不能專就事之成敗論那理想的長短。但是從政治，倫理，科學，教育，種種的方面，我們都可以證明軍國主義是一個荒謬的，不適用理想。這個理想裏頭已經包含着失敗的種子，要傾陷國家，擾亂世界的。我現在且先說明那軍國主義，再解釋那主義的種種不正當的理由。

那主張極端的軍國主義的崇拜武力，勇氣，與表示強意志的那些心理狀態；他用戰爭當做生命裏最高貴的事業（一）。因為從事戰爭的，必然是對國家盡忠，對同胞盡義，寧可以捨棄自己的生命；況且戰爭的時候，幾千萬人都在槍林彈雨的底下使情緒（Emotion）非常的濃厚。所以人類許多的最高貴的道德，都是在戰場上可以發揮出來。人性的最好的那一部分，都是由戰爭顯露出來（二）。那不能戰爭，不準備戰爭的民族都是衰弱的，女性的，道德腐敗的，一定要滅亡的（三）。所以最偉大的民族，是應該人人都有軍人的資格，有軍人的精神，與軍人的德行。這種有活

氣有毅力的民族，纔可以立足於世界，執列強的牛耳。崇拜軍國主義的，並不是殘忍的心理專拿屠殺當做快心的事。世上真拿屠戮當適意的人，恐怕是不多見的。但是他們所崇拜的，就是戰爭給人民一番訓練，把人性的最好處都宣揚出來；還有那軍備制度，訓練出一班有紀律的國民（四），陶鎔他們愛國的精神。

上邊所說的是軍國主義的一派，專從人民方面立論。這一派的目的，是要造出一種有紀律的民族，可以在世界上稱雄。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定要有軍備，至於金錢生命的代價，也是應該犧牲的。換一句話說，就是拿威武的民族當做文化的最高目的，寧可以犧牲一切事物，這民族的尚武精神是要保存的。現在我不用繁徵博引各人的言論，讀者讀這一派的文章的時候，自然可以看出上邊簡要的幾句話足以說明他們的心理與他們的理想。

還有從政治方面主張軍國主義的，是拿國家當做一個抽象的東西，與國家裏生存的男女老少不是一物。國家高出一般的個人，有超出的人格，個人的生命財產，

無論什麼可寶貴的都可以犧牲，但是國家是絕對的要保存的。膨脹是國家的特性，所以國家膨脹的時候，也是毫無拘束。只有武力是最終的裁判。這是崇拜那虛無縹緲的國家的人所提倡的軍國主義。不只是拿國家當做自己的私產的皇帝宰相有這種觀念，就是政治學者也抱着這種觀念，主張那國家人格論。德意志與日本的國法學者相信這種主張的極多（五）。崇拜國家雖然是一個抽象的觀念，但是他的勢力，在人民裏却是很大，不要看輕的。那德意志人的『德意志雄飛』（Deutschland über alles）和日本人的『大日本』（Dai Nippon）的呼聲，都是有這種理想在後邊。

以上所說的，都是軍國主義的根本觀念。仔細分析，這個主義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從生物的方面看起來，戰爭並不能訓練勇猛的國民，反倒是戕殺種族最敏捷的方法。因為戰爭的時候，臨陣的都是壯丁，最容易死的也就是壯丁。近來還有潛水艇與飛艇的攻擊，連非戰鬥員都受損害。田地沒有人耕，國外的糧食又來不到，連非戰鬥員都要餓死。這不是戰爭的弊害麼？強壯的國民會從戰爭裏產生出來麼？



各國所採用的徵兵制度，也是有大流弊的。採用徵兵制度的國家，都是崇拜軍人的；軍人成爲一種特殊階級。軍人一方面受社會的景仰，一方面又有武力的實力，所以常是跋扈一切，干涉他職分外的事務。德意志日本與中國都是受軍人干政的禍害：有內政不修，生靈塗炭的（六）；有操縱外交，擾害鄰邦的；有干涉國政，顛覆國家的。況且徵兵制度，是一種強迫制度，不顧個人良心上的主張，一定要強迫服兵役也是妨害良心的自由。徵兵制度，是絕對不承認自由，把一國的人民都鍛鍊成一種機械，不怕殺人，也不怕被殺，畏懼長官比畏懼敵人還利害，所以服從長官的號令，直似機械一般，沒有一點自由意志在裏頭。

軍國主義派的主張，是犧牲一切，保護國家，——不是保護國家的人氏，是保護國家的名稱與勢力——維持義勇的人民。既然有了這個觀念，他們對於倫理，宗教，教育，科學，政治的觀念，也自然帶着軍國主義的顏色。交戰的國家雖然是信奉一種宗教，崇拜同一的上帝，但是兩邊都說是爲上帝戰爭，都說敵人是侮蔑上帝的。

這個思想更深進一層，就是『上帝的國家』。國家不是人民的總體，是一種超自然的東西，是上帝的表示。政府是神的高僧，他的責任是推行神的意旨。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是要求他們忠於國家，即是忠於上帝。他們自己不許有意志，不許有理想，他們的意志理想就是神的，也就是國家的。這種觀念，在各國的著作裏頭是常見的。那鼓吹國家神聖的，都是用這種道理做根據。

國家既然是神聖最高的存在，所有的道德也就應當拿國家的利害做標準。慈悲，友愛，都是懦弱的道德，於維護國家是最有害的。國家的存在，是萬有道德的前提，只要可以保護國家，就不必去問那行為的正不正（七）；只要是國家可以膨脹，國輝可以發揚，勢力可以增長，也就不必去問那方法的是與非。這種道德的埋想，充其極量，就是否認一切的宗教，一切的道德，只有維持那抽想的國家做我們行為的標準了。現在東西各國報紙上所鼓吹的愛國心，大都是這樣的說法。那教育也自然是追隨着這個趨勢。教育最重的是訓練（八），把每個人都訓練成機械一般，

自己沒有思想沒有判斷。那教育所預備的，就是未來的戰爭，把生徒造就成驍勇善戰的國民。服從，愛國，犧牲，紀律，都是那軍國教育的目的。個人自身沒有價值，可以服役那抽想的國家的纔有價值。所以不惜把歷史的事實改頭換面，顛倒是非，鼓動那思想還沒有成熟的，促生他的愚妄的愛國心，不惜用地理的好材料去誘惑那生徒的掠奪鄰邦的野心，不惜用倫理的好科目灌輸給青年忠君愛國的義務。這種教育制度的結果，是造成一國盲從的奴隸，不是造成好生命的國民。受軍國教育的國民，或者可以攻旅順，可以破列日（Tientsin），但是未必是一個有良美生命的人。人要是沒有良美生命，還有什麼價值呢？

近世科學在軍國主義底下，也就變了侵城略地的利器。槍礮子彈，空中飛艇，潛水艇，毒氣，與別種害人的利器，都是科學的成績。這次世界大戰爭，已經把所有的科學都應用了，所以戰爭的兇慘，也比歷來的戰爭利害。還沒有應用的，就是細菌學。假使把最猛烈的微生物培養出來，放他們出去毒害敵人，那功效比礮彈更

加利害。按軍國主義的道德觀念，這種手段並不算傷天害理，並且還可以十分稱讚，因為這戰爭是實現最高的『理想主義』的。據我們否認軍國主義的看起來，這是把科學固有的功用全忘掉了。科學的價值，在乎人能了解自然，操縱自然的勢力以增加人類的幸福。人類有了科學的知識，可以利用自然，科學是進善我們的生命，決不是戕賊生命的。科學的知識是人類所共有，科學的功用是人類所共享，決不是一個種族或是一個國家所獨有獨享，為的是屠戮別個種族或是滅絕別個國家的。所以科學在軍國主義之下，不只是把他的真價值失去，並且還變成最兇狠的利器。這都是軍國主義者理性顛倒所產出來的見解。

上邊所說的都是與軍國主義連帶的觀念。既然承認軍國主義的前提是正當的，那宗教，教育，道德，科學，也自然是要發達軍國主義纔是。這原來沒有什麼可怪。讀者只要細心讀中外的議論，就不難發見軍國主義者這樣的態度。那發議論的不必果然宣言是軍國主義者，但是他對於教育，倫理，科學，宗教，都是時常流露

那崇拜國家崇拜武力的意思。現在要把軍國主義的根本觀念推倒，纔可以叫我們認識那教育，倫理，科學種種的真價值，纔可以叫我們把現在固有的制度向反對軍國主義那一方面改去。那根本觀念是什麼呢？就是平和的政治觀念。

軍國主義與平和主義是正相反對的。軍國主義的政治觀念是權威，平和主義的政治觀念是自由。軍國主義主張人類裏頭只有特別的階級，有治者的資格，有良好的生命；大多數的人要受治者的支配，受訓練，守秩序。軍國主義的國家是特殊階級的國家，一國的人民都要服從那哲學家，賢君，名臣，英雄的開明專制的政府（九）。平和主義承認萬有人類都是平等的；人類雖然是千差萬別，但是都因為制度的影響與教養不同的關係。各人都有發展向上的能力，都有資格可以造就美滿良好的生命。平和主義的國家就是國民的全體，各人的智愚雖然不必都是一樣，但是各人都是治者，同時也就是被治者。平和主義承認凡人都有價值，不能因為甲的生命殺害乙的生命；假使一個人的價值應當犧牲別人的生命纔能發展，那個人也就沒有

價值了。所以戰爭是人類的大敵，因為戰爭包括着殺戮，而殺戮就是把所寶貴的生命，把生命裏的價值都毀壞了。軍國主義注重訓練紀律，把形形色色的人類都造成一個樣子。平和主義承認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各人都可以就着他的性質發揮自己，但是不可以妨害他人的發展。這兩種主義的歷史觀念也是不同。軍國主義的歷史是侵奪擄掠，一治一亂的歷史，人類各團體的接觸都是相傾軋相殘殺的歷史（十）。所以『歷史每頁都是用血染紅』。歷史上只有英雄豪傑的活動，沒有人羣社會的活動，例如法國的 *De Maistre*，英國的 *Carlyle*，德國的 *Treitschke*，都是這一類崇拜英雄的歷史家。平和主義的歷史觀是人民的，是進化的。歷史的程序是人類全體的努力，漸漸的把生命與自由的障礙物除去，利便人民的發展。平和主義的歷史是人羣互助的歷史，互助的範圍一天比一天推廣，互助的能力一天比一天增長，所以人羣歷史的趨勢是前進的。歷史上雖然有一時的進退起伏，或是一代的光明黑暗，但是詳細窺察那歷史全體的趨勢，仍然還是向上的。福祿特爾，瑪志尼，那一

類人的歷史觀，可以代表平和主義。

軍國主義是一個荒謬的理想，因為那理想裏頭已經含着失敗的種子，因為那理想否認生命和生命的價值，更因為那理想是認定一個虛幻的東西——國家，神意，國輝，國魂，國威，國粹，還有種種炫人聽聞的名字——做最高的目的。採用軍國政策的國家，不只是於自己的國家有大害，並且還擾亂他以外的政治社會。軍國政策在根本上與人民的利益相矛盾，也與人類全體的利益相衝突。他絕不能有存在的理由的。與軍國主義相反並且可以代他的，就是平和主義。人常批評平和主義純然是消極的，沒有積極的計畫。但是所有積極的計畫——所有良善的計畫——要是沒有平和，又怎麼能實現呢？所以平和實在是推行所有積極的政策的不可缺的條件。可以監督軍國的專橫，維持平和的狀態的，就是國際主義。這個題目當再做一篇文章來討論。

八年一月

(一)「德意志青年」的機關報的格言，是「戰爭是人類行爲最高貴最神聖的表示」。又德國政治學者 Treitschke 也說懦弱是最可羞的罪惡，在政治上是不可恕的。

(二)忠，義，忍耐，犧牲，都是由戰爭顯出來的美德。這樣主張的，各國人都有，並不只是只限於德意志主戰派的議論。例如英國的史學家 OLLIPHANT 說過，「人有戰爭與戰爭的權利，比宗教，勤勞，生命之安適，三樁事還可貴。戰爭裏頭人所寶貴的，是那可以叫生命超過生存的勢力，人的精神有這種勢力，可以達高尚的目的。」

(三)一九一五年八月盧斯福在舊金山演說鼓吹軍國主義，說不願意美國成「支那化」(Chirafied)就是這個意思。

(四)我在意大利旅行的時候，曾聽見一個德國人誇贊徵兵制度的好處，說：把全國人都造就成紳士。下等社會不知禮節的，穿上軍服，受了兩個月的兵操，也就變成了有規矩有禮節的人民了。

(五)德國 Treitschke 的政治觀念，最足代表這一派的主張。英國史學家 G. P. Gooch



曾把 Treitschke 的政治觀念做過了一段極簡明的撮要，我現在且把那撮要翻出來，做這一派議論的綱要：

「國家比組織國家的個人高得多。國家的存在，是爲實現比人類幸福還高的理想。國家強大的時候纔可以做這個。他並沒有義務諮詢人民是否贊成他的行爲。他是保守國民的遺產(National tradition)的，並且管理未來一代一代的利益的。……所以國家不用遵依外來的權威。國際公法是一句空話，沒有法庭可以裁判有主權的國家的。條約是自動的限制自己(Voluntary self-limitation)。國家不能因爲對於別的國家的義務，反把他自己的行動自由束縛住了。他一定要永遠預備着戰爭。爲名譽或是爲高貴的國家利益的戰爭，可以鼓勵人民使他有益。戰爭不是去不掉的禍害，是政治的利器，是訓練愛國心的好學校。一個民族爲本國戰爭，纔可以真在精神上聯合起來。……要求戰爭的是理想主義，反對戰爭的却是物質主義。……國家是力，所有他的制度行爲都應該趨向這個目的。國裏的青年一定要教他使用武器，一定要用決鬥訓練他的勇氣。」

(六)中國雖然沒有施行徵兵制度，但是做軍人已經是專門職業，軍人已經是一種特殊階級了。這是因為中國職業的種類太少，在一般人的眼裏看起來，政界之外，軍界算最高貴。

自民國以來，袁世凱又籠絡軍人，利用他們做爪牙，叫他們兼管民政。所以他們的實權更高，氣燄更大了。袁世凱死後，失去了統一的領袖，又演出羣雄割據的狀態。所以現在軍界的人比現在政界的人還高貴。就是平日不在戰爭的時候，普通的軍人坐火車，聽戲，都是不用拿錢，或是只給半價的。今年保定軍官學校招攷，報名者竟有七八千人；近來調查小學校兒童的志願，十分之九都是希望要當軍人，這都是軍人為特殊階級印在一般人民腦筋裏的證據。

(七)英國人有名 Ross 的，在他所做的書裏說過，『正義！——非正義！國家危險的時候，這算什麼東西呢？』他又說，『道德！——不道德！一個國家的運命危急的時候，這又算什麼東西？』（見 G. Lowes Dickinson, The Choice before Us 三六頁）這兩句話，很可以代表軍國主義者的道德觀念。

(八) 德國 日本的教育，都是注重訓練。我以前在日本研究教育的時候，就常懷疑那訓練的真價值。但是現在國內的「教育家」受了日本教育的薰陶，也還是在那裏提倡訓練。中國固有的形式教育，已經有訓練的種種的弊害了，又何必再要提倡那德日派新式的訓練呢？這種新式訓練，就是奴隸教育。

(九) 主張開明專制的，最早有柏拉圖，但是他的觀念在政治學史上看起來，到今天還沒有滅絕，要知道開明專制與自由平等的觀念，是絕對不能相容的。中國人希望有一個大政治家出來統一中國，同時又希望中國是一個共和國家，那是萬萬做不到的。

(十) 軍國主義的歷史觀是非常危險的。一般政治學者拿歷史做研究人類政治變遷的好材料，也常有把歷史的真義看錯了的。



# 爲什麼我們需要萬國聯盟

萬國聯盟是一個大題目，然而却是人人可以明白的。讀者要想知道什麼是萬國聯盟，爲什麼萬國聯盟必須成立，須先具有兩種心理。

第一種心理是要想全世界，全人類，不要只想一個國家，或人類的一部分。我們每天所做的事，大概都是限於一個小範圍的。所以每天所思想的，就常限於我們自身，我們的家族，或是我們的國家。我們就覺得自身，家族，或國家的利益，最爲切要。自身，家族，或國家以外，無足輕重。一般人的思想，大都是這樣。但是這種想法是誤謬的：我們只看見接近的常見的與我們有關係，却忘記與那不接近的不常見的也有聯絡。我與世界相關系的道理，詳細討論起來，話也太長，不容細述。現在只略述最淺顯的事實，就可以使我們領悟我和世界的關係了。這個關係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交通的便利。因為交通發達，世上的人，雖然分布在各方，却已成了一個團體。一個地方發了瘟疫，就容易傳到別個地方，發生危險。一個地方起了排貨的運動，就影響到別個地方的工商業，惹起經濟上的擾亂。兩三國起了戰爭，就擾得全球各國不寧。現在因為火車，輪船，郵政，陸電，海電，無線電，飛艇，種種交通的方法，世界各國，已經成了關係密切的團體了。我們雖然還不能說世界一家，但是自身或家族以外發生了什麼事件，我們絕不能漠然視為無關痛癢。所以現在國際間的交涉一日深似一日，要有許多種的條約法典，規定國際間的行為。例如國際公法，海牙和約，關稅條約，都是因為各地方人類互相接觸，不得不有一種共認的軌範，使大家遵循。所以由各地方人民的政治機關（即政府），集會討論，訂出許多種法律，規定國際間的活動。此外私人也有許多國際的組織，因為各地方人類的關係日加密切，所以私人的國際組織也是一日多過一日，現在數目已經有四百多個了。我們現在詳細考察時勢的變遷和周圍的情形，纔覺得已經出了閉關自守

的時代，入了國際大通的時代。我們的思想也就不得不出了我們鄉村，州縣，國家的小範圍，進到國際的大社會。

第二種心理是要對於世界大勢，人類前途，抱一種理想。我們產生在這強權的時代，受了時代的教訓，經了境遇的挫磨，最容易犯的大毛病，就是看世上凡事無所謂善惡，都是當然的。這是一種因循，守舊，懶惰，習於故常，不思振作的心理。假使世人的大多數都具有這個心理，就釀出一個極偉大的勢力，判斷一切事情。把所有已存在的事，都承認以爲常，以爲是。把所有不存在的事，都承認以爲變，以爲非。這樣看起來，一件事的標準，並無是非，只有以存在與否爲斷。已經有的，都是應該的，未曾有過的，都是不應該的。這是一種極危險的心理。即使在一個因循守舊的社會裏，也難保無人改弦更張，凡事也不能全襲取既往。假使一個人或一羣人所做的不正當的行爲，或是所留下的不良的先例，我們都視爲故常，這豈不是極危險的辦法嗎？我們人類，可以有進步有希望的緣故，就是在不安於故

常，抱有一種勝過現狀的理想。因爲抱一種勝過現狀的理想，所以纔可以努力改良現在的弊端，矯正已成的局面。所以我們要看出那強權不平等，是不應該的。要把現在的局面改造成一個理想的世界。

讀者既具有上述兩種心理，再放眼觀察近年來國際間政治。

百年以來世界的政局，用最簡單的觀察法，可以分爲二期。最初維也納會議爲起點，迄於普法戰爭，可以稱做國家成立時期。比利時，意大利，德意志，都是在這時期以內膨脹發達。意德竟成了兩個大國家。這個時期，東方雖然與歐洲有了接觸，却是與美國一樣，仍然是在世界政局以外。從普法戰爭到大戰爭開始，可以稱做列強合縱連橫時期。第一，列強分割弱國和赤道一帶的土地，或劃分勢力範圍。各國專憑武力的強弱，分取從弱小民族奪來的贓物。第二，列強用小國做傀儡，陽爲保護，陰實互相抵制。（例如英法協助土爾基抵抗俄國，雖然在這時期之先，却是一個最好的先例。後來俄國倡廣斯拉夫主義，袒護塞爾比亞。澳國藉重布爾格利



亞與廣斯拉夫主義相抵抗。德國牢籠土爾基，經營『東向』之勢力，都可以說是這次大戰爭的主要原因。第三，列強合縱連橫，做成了勢力均衡之局。最初有二國聯盟和二國協約。後來有三國聯盟和三國協約。（日本雖然與英俄都有盟約，但是那盟約的效力只在東方有事故的時候發生。所以只能牽掣遠東勢力均衡的局面，不能涉及歐洲政局。）這時期中國受勢力均衡的箝制，任列強的敲剝。

世界近百年的歷史雖然有許多的事實，歷史的趨勢也誠然是有許多方面，但是論到國際的關係，就可以用以上幾句話，包括那發展的傾向了。這種勢力均衡的局面，用經濟的道理，也可以解釋的。歐洲的幾個民族，受了拿破崙雄師的蹂躪，激發了熱烈的愛國心和強大的國民性（Nationality）。國民性的發展，成了國家。物質的發達與之相伴，遂發生經濟的野心。那經濟的野心是什麼呢？第一要殖民地，或勢力範圍，謀獲得產煤，產鐵，和各種原料品的區域。煤鐵和原料品，都是生產最重要的原素。所有製造，沒有一不靠着煤鐵的。有了煤，纔可以供給原動力。有了

鐵，纔可以造各種機械。有了煤鐵，纔可以把各種原料品，變成製造品。第二要市場。要求製造發達，必先尋銷路。製造既然發達，也要有一定的銷路，纔可以維持固有的狀態。所以各強國都熱心攫取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他們倚賴殖民地供給生貨，又靠着殖民地爲收納熟貨之市場。弱小國家，如中國，土爾基，波斯，都變成列強的勢力範圍。他們以勢力範圍爲輸出製造品的市場，同時又可奪取採礦修路等經濟上的特權。列強用什麼方法保持已獲得經濟上的勢力，更用什麼方法占取未獲得之勢力呢？只有一種：就是武力。所以現在勢力均衡之局，就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種政治上的競爭，用聯合的軍備互相抵抗，把歐洲的國家分爲二組，一爲聯盟組，一爲協約組。許多小國附屬於兩組之內。但是就內容觀察起來，列強競爭之重要原因，仍然是經濟發展。聯盟協約的關係，並不是因政治上軍備上的關係，却實在重在經濟上的關係。

列強既然都思發展，却又怕他國加以阻礙，所以纔就利益相接近的合縱連橫，

成了現在的歐洲均勢的局面。但是這均勢的局面不可以耐久的。人類的事情原來是時時有變遷。今日是均勢的狀態，過了幾年，因為內政的擾亂，軍備的減縮，工業的停滯，財政的困難，就容易把均勢的局面改變。況且現在均勢的局面用什麼維持呢？只有軍備。因為國際之間沒有一定的秩序，却是兩壘對立，互相猜忌，所以保護自己利益最穩當的方法就是軍備。但是軍備若只就一時一國看起來，彷彿是保證平和最穩當的方法。（軍國主義一派的人，常說軍備是人民的保險費。）若用遠大的眼光，從世界全體上着想，軍備實在是一種大禍害。有軍備就容易肆所欲為。現在有軍備的國家，就是強國。不論他抱什麼主義，存什麼念頭，大家都承認他是強國。沒有軍備的國家，就是弱國。不論他怎樣守本分，不損別人，終久受有軍備的國家的欺侮。一旦各國既認軍備為保證平和的利器，就起了狂妄的軍備的競爭。英國是島國，就擴張海軍；看見德國也整頓海軍，就定兩船對一船（德國造一條船，英國要造兩條。按這個比例增加，德國海軍與他國海軍相併，英也可以制

勝。）的政策。德國看見法俄兩國鄰邦都整頓陸軍，也就擴充軍備。這軍備在平時要無數的金錢，人力，和材料。國家既然恃軍備爲護符，就時時懷着恐懼的心理，惟恐人家的武力勝過自己，損了勢力，減去威風，所以要永遠維持軍備的競爭。這是第一層危險。軍備存在的理由是爲防禦，不是爲進攻。但是當國際發生交涉的時候，防禦與進攻是不容易分別的。（讀者可以參看此次大戰爭開始前一星期經過情形。）軍備好似藏好的火藥一般。一旦遇着天氣乾燥，或是碰着了火星，那火藥是即時要爆發的。有軍備的國家遇着機會，就是自然要運用武力的。『人因爲有武器，所以常想起釁；並不是因爲起釁，纔想用武器。』（見 G. Lowes Dickinson: *The Choice before us*）這真是至理名言，說明五六十年以來列強衝突的真象。所以人有武器，就想炫耀他的武器；國家有了軍備，就想炫耀他的軍備。這是第二層危險。

軍備的弊害，無庸詳述。現在只就國際關係立論。軍備的危險一旦不除，國家

就不能相安，就要永遠互相疑懼。因為疑懼，所以更促進軍備的競爭。有了偉大的軍備，就常肯試用他的利鈍。這種局面，相為循環，不特世界沒有平和，——平和就是休戰期內整頓軍備的時候，——我們全人類反變成互相殘殺的國家團體了。現在世界各國，既然是一個關係密切的團體，這種武力的競爭，豈不是人類自戕的方法嗎？

軍備的禍害，既然是這樣的兇險，然則欲求世界平和，使人類團體互助以享公共的幸福，第一要務當然是去兵了。但是現在誰肯說我把兵先裁去呢？我們雖然都知道軍備是危險的東西，戰爭是世界上的禍害，世界各國已經是一個關係密切的團體，但是當今日時局，人家都有軍備，我們自己不能獨自標奇立異，採高尙的理想，遽然將軍備廢去，把人民的生命財產一任外人的侵奪。國際大通的局面雖然已經開了，但是疑懼的心理還是存於人人的心中。這疑懼的心理永遠為國際平和的大障礙。所以現在要減軍備，廢戰爭，一定要想一個世界各國都可以承認的——都應該

承認的——辦法。

萬國聯盟，就是使世界廢戰爭用公理裁判曲直的唯一方法。

今日立國於大地之上者四十多個，這幾十個可以稱爲國家的，文化不全相同，歷史習慣向來都不相關係。即使歐美的國家，歷史習慣，和文化政治的精神，可謂相類似相同一了，而各國仍各有其利益，各有其民族之精神，各有其發展之野心。國際間之衝突，不因諸類似之點而減少，反常因之而增多。所以今日國際最困難——也是最根本——之問題，即在調和各國家之利益，限制各國家之野心，綜合各民族之精神，使悉有利於公共的善。換言之，即不承認世界上有『完全獨立』，獨自發展，而侵害他國的國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要成一種有組織的團體。維持這個國際組織的就是萬國聯盟。

向來國家之秩序，全賴憲法，及其他法律，以爲維繫。一國內政權之分配，有憲法規定。人民關於權利的行爲，有民法規定。關於擾亂社會的行爲，有刑法規

定。國家必先有一定的法律，然後可以矯過失於既現，防禍患於未然。所以國家之安寧秩序，全賴法律做一種大家可以遵守的軌範。現在要融合世界上各民族，成一個有秩序的國際社會，當然也必要有條約，或盟約，然後可以維持。國際間必先有盟約，然後可以有國際同盟。懷疑的人讀了歷史，鑑於既往之事實，不肯輕信條約。這次大戰爭開始之際，德國首相竟明白宣言條約是『廢紙』。戰爭之際，一個德國的聯盟國竟不顧條約，投奔敵寨。這誠然都是無可辯護的。但通觀歷史上的條約，並不是全無效。大多數的條約，向來是有效的。例如小國之中立，各國的疆界，互惠的稅率，向來都未嘗不是靠着條約規定的。所以不能因爲一二國家背棄條約，就把他的功用完全抹煞。況且已往最擾害世界和平的條約，就是那強國間攻守同盟的條約，和那列強爲利益均沾對於弱小國家互相承認勢力範圍的條約。向來的條約，常常是爲合縱連橫，互相傾軋的條約，或共同敲剝弱國的條約。這都是背乎國際組織的精神，最容易惹起國際間衝突的。萬國聯盟盟約，是不能與已往的條約同視。所

以現在我們要研究這盟約內應該是什麼條件。

(一)萬國聯盟，是維持國際安寧的一種組織，也可以稱做超國家的大組織，當然要一個或二個以上機關，興辦和計畫國際間一切事項。

(二)國際間事項，因爲世界大通，國際關係密切，將一日多似一日。如軍備，勞働，港灣，河道諸問題如何興辦，端賴此國際機關。但單就消極的一方面，——鑑於已往，也可謂最切要之一方面，——即在排解國際間爭端，使有所爭執者，不訴於各國家之武力，而訴於公共之仲裁者。

(三)仲裁的結果，不能只託空言，當然要使他發生效力，所以應當有執行的方法，並且有勢力做執行的後盾。

(四)萬國聯盟，是以國家爲單位，不是以政府爲單位；所以萬國聯盟內的代表，須由各國國會或人民選舉；萬國聯盟內已通過之款項，要視



各國人民的意旨以爲從違。

(五)爲防止國際間有詭秘行動，阻礙世界之和平起見，萬國聯盟否認一切秘密之條約。各種協約皆須在萬國聯盟之總機關登錄。

以上五端，雖不得謂爲詳盡，然萬國聯盟盟約之根本條件殆已具於此。萬國聯盟之道理，言之甚易。萬國聯盟不得年成立之理由，果然反復剖析，雖常人也易領略。然一旦討論到了辦法，關係及於各國具體的利益或權利，則覺有莫大之困難。

例如國民自決問題，則種族交錯混居之地方各國多不肯讓步；（如澳意兩國交界之區域，却克斯拉夫與匈牙利相爭執之區域等。）殖民地或勢力範圍內之權利，——特以經濟的權利，——列強絕不肯犧牲。加以吾人今日常存政治之舊觀念，不肯輕易將強權或利權之思想拋去。故更覺無論具有何種高尚之理想，具體的辦法，終不易措手。讀者試參看威爾遜總統之宣言，美國強制和平同盟會之提議，英國費邊會之同盟草案，荷蘭國際會之同盟草案，德國愛茲柏格氏之同盟草案，及此次巴黎和平會

議所通過之萬國聯盟之盟約，即可比較各種條件之出入，具體辦法之差別，及理想與事實相歧出之點。若欲詳細討論具體的辦法，當列舉戰爭前後國際的關係，及各國之希望，謀一調和各國野心之法，非本文所能盡。今只能就以上諸端更發揮其未盡之義。

萬國同盟論者向來分國際間的爭端爲兩類。一類是可以仲裁的 (Justiciable)，例如關於條約的解釋，國際公法上的問題，違犯國際的責任，或對於此種違犯之賠償，(Disputes as to any ques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to the existence of any fact which, if established, could constitute a breach of any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or as to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reparation to be made for any such breach) 皆爲可以仲裁的案件。這類案件，都是有明顯的事實，或是據法律可以解決的。以先各強國，遇有這種國際間爭執的問題，嘗委託國際間仲裁判決。英美間的衝突向來即採用此法。但是以先強國間，可以用仲裁判決；弱國對於強國

發生這種問題，就不容易實行。一則因為強國不肯把爭執的事情付之仲裁。二則即使請仲裁判評，仍然不能脫除強者之勢力，弱國依舊是不能得直的。假使送到海牙和平會，那更是無望；因為海牙和平會的決議，須全場一致，纔可以通過。萬國聯盟盟約內，應該使這類爭端，全由萬國聯盟調解。另一類的爭端，是不可以仲裁的（Non-justiciable），這都是政治上經濟上的爭端，無法律可援的。（日本對於我國種種的要求，即屬此類。）以先這類爭端，皆由外交和武力解決。以外交為方法，以武力為後盾。外交不能折衝樽俎，就只有運用武力。例如此次大戰爭，列強所爭執的，就是這一類爭端。弱國在現在強權世界之內，遇見這一類爭端，沒有武力，也就沒有外交，（俗語常說弱國無外交。）所以只有任人處置。萬國聯盟對於此類爭端更須籌備周密，防止濫用武力，使弱小之民族也要得直。遇見不能仲裁之爭端，萬國聯盟機關自身，或使相爭執的國家派遣專員會議，調查爭執之情節，明白報告，條陳解決之意見。當調查報告之際，禁止兩方動員，炫耀軍備。此種會

議，無執行之權，故其條陳，對於相爭執之國家，也無束縛之力。然爭執之兩造，對於所條陳之意見，當有一種表示。如一造不以所條陳者爲然，或不肯執行所條陳之辦法，即應發表情節，報告爭執之理由。然後萬國聯盟再謀調解之方法。萬國聯盟最神聖之責任，即在維持世界之和平，掖進國際互助的精神，所以遇着不可以仲裁的爭端，更當具高尚寬大之精神，條陳和解之辦法。抱着這個理想，則萬國聯盟內之職員，不當只出諸專門的外交家，——外交家的手段，向來是詭秘的，圓滑的，他的思想，不是賣自己的國家，就是魚肉旁人的國家，——須選派國際間能代表社會最有名譽之人物。就中以勞働者之領袖爲尤要。歐美諸邦，不乏此種人物，而勞働者之團體，今後必且爲世界上政治的經濟的最大的勢力。此種人物相集合產出一國際的心理，——以代褊狹的國家心理，——必能促進文明共同之利益。

此上所論專在預防戰爭。然此只爲萬國聯盟消極的一方面。國際間衝突，常醞釀久漸，然後迸發，絕非一朝一夕之故。故萬國聯盟之重任，不只能限於爭端之促

發於已然者，更當注意於爭端之蘊蓄而未發者。况今日國際大通，人類共同之利益必且日多一日；萬國聯盟更當謀積極的設施，設立法行政之機關，謀共同之利益。然此所謂共同之立法行政，絕不能視為干涉各國之內政。昔當維也納會議之後，歐洲列強為維持國際間或國內之秩序，創為神聖同盟。其結果遂為厲行專制政治，剷除民政思想，而民政之潮流，因壓抑而益昌，不數年而同盟瓦解。故今之萬國聯盟之權力，只能限於國際間的秩序，而不可肆為侵犯各國之內政。現萬國聯盟之會員（即國家）自身，有因數多民族相混居，而惹起民族自決問題，或因黨派或勢力之衝突，而引起國內戰爭（如吾國近年來之雲南起義，或南北戰爭。）者，萬國聯盟無干涉之權；惟遇有機會，也可有勸解之義務。如此則萬國聯盟對於各國內政，只居於顧問的地步，而不為強迫的機關。

今日欲求人類共同之利益，得以實現於世界，必先搜集衆多之材料事實，然後可以謀進行之方。例如勞働問題，今後必為世界上最重要之問題無疑。關於此問題

必先搜集世上各國關於勞働之法規，及勞働之現狀，然後更就已存之狀態，籌畫改善之方。又若航海爲萬國所共享之權利，此後世上各國，正宜就已存之航海條例，及航路，港灣，燈塔等現狀，規定一種公用之法規。凡此種種，諸待辦理，而萬國聯盟正可爲徵集與國際共同利益有關係之報告事情最良之機關。大陸及美國之萬國聯盟論者皆主張發達此類之活動。故萬國聯盟應設種種之委員會，專爲徵集各專門之智識，籌備國際之立法。委員會之任務，正如國會之委員會，專爲徵集事項，審查得失，然後起草法案，供立法總機關之討論通過。（至立法機關應如何組織，可參看費邊會之報告，狄更生之討論。此次萬國聯盟盟約不備此項，也是一大缺點。）國際立法機關所應辦之事務多端，今後人事紛繁，立法之事務必且日多，然今日最首要者，約可列爲左之四端：

（一）昔海牙和平會，也間產出國際立法；然所規定，類皆關於戰事。

故說者常以海牙和平會，專孜孜於戰爭法規，有負和平之名，直可稱爲

海牙戰爭會議。萬國聯盟最神聖之任務，在汰除戰爭。故戰法不過占極少之範圍。此後各國，果皆守萬國聯盟盟約之法規，或且無戰法之可言。萬國聯盟立法機關最重要之事項，即關於經濟的競爭。國際貿易，乃國際的貨物之交換，並非競爭。而列強政府，則常存獨占之野心。故強設諸般的人爲限制，如嚴重之稅制，政府無理的津貼補助，皆不外乎擴張一己經濟之勢力，而剷除他國經濟之發達。（我國改訂稅制，列國反對特甚，即抱此經濟的帝國主義之野心。）近年歐洲列強衝突之暗潮，多伏於此。巴爾幹半島之風雲，也皆可於經濟競爭中溯其源。故萬國聯盟，當謀訂普遍的自由貿易的法律，防備不合理的經濟競爭。凡特殊優異稅制，意在箝制他國經濟之發展者，皆當取消。外國投資移民，皆須合理，（列強在我國投資，懷有帝國主義之野心，即屬不合理。觀於中日三四年來之借款，更昭然可見。）換言之，即門戶開放主義也。

吾人既承認門戶開放主義，則殖民地與勢力範圍，也自然失其固有之意義。以先所謂殖民地，乃宗主國之所有品，殖民者所獨享之藏府，他國無竊嘗一爨之權。故列強咸虎視眈眈，欲攫取殖民地，以爲一己經濟發展之餘地。今本門戶開放之意義，則殖民地必先開放於一切人類，始有占據之理由。殖民地之政府，對於無論何國之人，苟於土人之利益不相衝突者，皆當任其來投資。故所謂殖民地之政府，非獨占權利之政府，實乃帶有誘進文明之任務。又若特別勢力範圍，類皆見於中國印度波斯諸物質不進步之民族，列強占據，以爲經濟發展之餘地。今後萬國聯盟，當否認一切勢力範圍。凡爲經濟未發展之國家，當自己規定保護之方，以防止外國野心政府之敲剝，箝制外國資本家之橫行。

(二)貿易通路，當開放於各國。考近代戰爭之起，多在經濟之發展。而就中一端，厥爲奪獲港灣。英之奪我香港，俄日之先後奪我旅順大



連，皆在謀我貿易之孔道。又若德之謀萊因河口，塞爾維亞之謀阿德利亞克海邊之口岸，俄之謀君士坦丁，及最近意大利之爭費烏美海口，皆可證明諸國經濟之野心。故萬國聯盟，對於貿易通路，如港灣河道，當詳細立法，為國際的規定，此亦減去國際競爭之不可緩者。

(三)不正當的貿易，當由萬國聯盟，規定取締之方法。經濟發展之國家，常挾其偉大之勢力，或藉政府之協助，將所製造之品，以賤價售於他國 (Dumping)，意在壓倒或攘取他國之工業。此與經濟及人類協助之原理全不相容。也實常為國際競爭之原因。故萬國聯盟，當籌畫一公允之貿易法，以為列國所共守，則貿易上之衝突去。

(四)各國對於條約，常有違背，多原因於條文之不清顯。故締約的國家，對於所締之約，當承認一共同之解釋，對於條約上文字，承認共同之意義。如此則締約國無所爭執，而衝突將莫由起。條約有明晰之解

釋，則有所違犯之國家，也莫由辭其咎。故萬國聯盟，實爲解釋條約之機關。更可將條約上諸通用之文字，定出標準之意義，以爲後人遵循。時代變遷，人事不常，條約之效力，必也因時勢而改變。故條約也當不時修改。萬國聯盟，正當負此修改之責任。

以上所說，皆關於國際立法。然既有立法之機關，必且有執行之機關。實則國際行政，於事實上已見端倪。如萬國郵政聯合會，萬國電報聯合會，皆可謂爲國際行政之機關。然今後之國際行政，須爲監督一切之機關，監視諸種法律條約，如何施行。

以上述世界和平最重要條件，諸條件果能實行，爲列國所遵守，則可以免去國際無端之衝突，也即可減去戰爭之危險。然如何乃能使諸條件發生效力，如何乃能使萬國聯盟之意旨爲列國所遵奉，實爲吾人所當討究。設萬國聯盟之意旨，列邦皆視若具文，則此國際之機關，雖設猶如不設。若必以列強之武力爲後盾，則必又

返到以先軍備競爭之狀況。極端之平和者，嘗主張將世上所有之軍備，一律廢除。軍備誠然是歷來促生戰爭最主要之要素，世界各國，一律去兵，當然可使世界進於平和之境界。然世界各國，絕不肯將軍備全行廢掉。且於事實上，為保持國內之安寧，也不可以無一兵。故世界普遍的廢軍備之議，誠非今日所能實行。或有主張設一國際軍，專為維持世界安寧之秩序者。國際軍可以為萬國聯盟做武力之後盾，遇有違犯萬國聯盟之意旨者，可以國際軍制服之。然萬國聯盟之意旨，是否絕對的毫無謬誤？不能絕對的無謬誤，即不能以武力為後盾。且國際軍應如何組織，由何人統率？設由各國人組織，則其國人隸屬於國際軍者，絕不肯服統率者之命，往征服其本國。例如日本人之隸屬於國際軍者，絕不肯向其國人輕放一彈。若統率之將校，盡出今日諸強國之士官，則危險尤甚。故國際軍與彼普通去兵之議，皆理想之談，不能見諸事實者也。

今日軍備仍不妨任其分屬於各國，而同時最急之務，則在限制軍備，禁止濫用

武力。限制軍備（參看盟約條文第八款）及禁止濫用武力（參看盟約第十二款及第十五款）已在本次盟約內明晰規定。萬國聯盟諸會員，果能信誓旦旦，不爽盟約之言，則今後必不至蹈大戰爭以前軍備競爭之覆轍。此後所謂擾亂平和者，有一定之解釋，即不先求萬國聯盟之仲裁，而與他邦開釁者。（盟約第十六款。）至萬國聯盟之後盾，也不必定依武力。如盟約第十六款所規定，可以經濟的壓力，如停止貿易，停止交通，停止金融之流通，諸種方法，皆足以制服違犯之國家。設該國家，仍不肯帖然俯首，則可再以聯盟各國之軍力制之。然苟使限制軍備行之有效，則絕無有以一國而敢冒犯聯盟諸國聯合之軍力者。況今後國際之關係必且日益密切，經濟之相依賴必且日益發達，則經濟的壓力，足以制服抗違之國家而有餘，此無可疑者也。

八，八，二十八，地中海航行中。

# 歐戰以後的政治

歐戰已經停了，交戰各國現在正忙着辦停戰善後的事情和媾和的大問題，這總要一兩年的工夫纔可以完的。我們應該想一想，這次空前絕後的大戰爭所爭的重要之點是什麼？並且這次大戰爭給我們有什麼教訓？單說教訓，就有許多種不能述說完全。我現在只說那政治上的教訓。

政治上有四種觀念被這次大戰爭打得粉碎，教訓我們這四種觀念再也用不得了。倘使一個國家不聽這個教訓，在國內要擾亂宇內的治安，在國外要釀起世界的紛爭。那所打破的四種觀念是什麼呢？

(一)秘密的外交。向來的戰爭都是由秘密外交惹起來的。因為外交全是幾個少數執政者所把持的，而一般國民一點也不曉得裏面的真相，全聽政府的指揮。這

次的戰爭，德國人民先前深信自己理直，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政府的外交真相的緣故。這次俄國革命，宣布出許多外交上的秘密文件，纔知道當時俄國所以也掉在戰爭的旋渦裏面，也是因為政府嚴守外交上的秘密獨斷獨行的緣故。所以秘密外交在國內一方面是欺騙人民，在國外一方面是欺瞞友邦，都是擾亂的根源。

(二)背棄法律。國家的成立和國際的平和都是用法律做基礎的。德前皇不守條約，就是破壞國際的法律，所以纔有這次的大戰爭。協約諸國因為要保護法律纔戰爭的。那執政的不守法律，不單是釀起國際上的轆轤，還惹起國民的反感。所以德皇不但是世界各國不能再認他為政治上的領袖，就是他本國的人民也不承認他再可以代表全國操握政權了。

(三)軍人干政。一國裏頭總是民政占主要的位置，軍政是附屬在民政底下的。德國是軍人干涉政治，操縱政策，所以鬧出這樣大風波。軍人干政的國家，是擾亂世界的根源。所以協商方面一定得用全力把德意志的軍人干政的制度剷除淨盡，纔

可以使世界和平。因為軍人是要守法的，假使他來干涉政治，是已經不守法了。

(四)獨裁政治。秘密外交和背棄法律都是獨裁政治的產物。因為一個人獨握政權，就容易野心太大，私心太重，所作所為也就不顧法律，肯把全國當孤注的擲出去辦理那秘密的外交了。這次戰爭，有許多獨裁的君主都逃掉了。那最有名的三個獨裁政府，就是俄德奧三國。那俄皇已經被鎗斃，那德奧兩國皇帝也已經被強迫退位了。

現在世界各國，無論是在戰團內或是在戰團外，那政治上的設施，絕不能仍保守上邊所說的四種舊觀念。這是我們從這次大戰爭得來政治上的教訓。

七，十，十五。

這是歐戰停止後在北京天安門前的一篇露天演說。當時我同一般人一樣，對於歐戰的結束以後抱着無窮的希望。認歐戰的目的在國內與國際的政治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但是竟想不

到他的結果使我們大大的失望。歐戰後的反動本來可以說是當然的，因為當時在國際政治上當局的人還都是四年以來最能準備戰爭推進戰爭的。他們雖然用許多炫人聽聞的口頭禪來宣布他們的政策，但是他們的心理仍然與歐戰前無異。他們並沒有受這些政治上的教訓！我們從此更可以覺悟用『戰爭以消弭戰爭』（War to end war）大概是無效的！



# 戰後之歐洲

（原名遊歐之感想）

## （一）

我在三月（一九一九）裏動身，正是巴黎平和大會議極繁忙的時候。五月到了巴黎，劈頭就遇着一個大棒擊，就是那三大否決我們關於山東的抗議的消息。當時回想我們自從歐戰開始以來，在國內時常讀到海外傳來的新聞，那歐美有名的政治當局的口口聲聲的講什麼人道，正義，自決，和平，那些好名辭，使我們常受欺侮要在和議席上訴冤的小生靈，聽了那仁慈公直的聲音，不覺得精神鼓舞起來，以為此次會議真是我們人類的大關鍵，世上受人凌辱的民族有無限的希望都寄託在這會議裏頭。會議雖然未必就如愛平和者的理想上所期望的，但是議和席上的袞袞諸公

既然再三拿永久平和與公道做那和議的標幟，他們的行爲總不能與他們的言語太支離。要求平和當然要講公道，沒有公道的媾和必然是將來擾亂之端。世界所以不能永遠太平就是因爲向來國際間不講公道，只講勢力。萬不料這次會議又是一番失望。多少理想家的好夢，一下都驚破了。多少愛平和者之希望，一下都變成泡影了。幾百萬條高貴的性命——這些條性命裏包含着無量的希望，假使這些條性命可以盡量的完滿發達，可以爲人類貢獻多少幸福，可以使他們自己的生命增加多少榮耀——都空空的廢掉了。於死者，於生者，都沒有一點好處。不特沒有好處，反留下一個不可收拾的殘局，使他們的子孫擔憂。還有幾萬萬的生靈，在這四年多的長期間裏，犧牲了多少寶貴的東西，受凍挨餓，並且受種種精神上的苦痛，終結也是絲毫的好處沒有得到，只承受了許多不公平的遺產。後來處分這遺產還要發生無數的轆轤。這是我從法國卜倫海口登岸後乘火車赴巴黎的路上看見阿米盎戰跡的一種覺悟。

但是現在的歐洲仍然是戰爭狀態的歐洲。我到歐洲的時候，停戰的條約雖然是已經簽過了六個月，但是各方面仍然維持着戰爭的狀態。戰場上的鐵絲，鐵網，鎗砲，子彈，人骨，獸骨，還沒有收拾清楚。萊因河畔所駐屯的聯軍都在那裏嚴裝待發。東歐若俄國，波蘭，各區域的軍事依舊積極進行。戰時所發布一切拘束個人自由的法令仍然是繼續有效。在這個恐怖的環境裏，如何能希望發生天國的福音，如何能希望那平和會議席上的一班人物會有高尚理想的判決呢？此次戰爭的發端，就是會議裏的人所造出來的。就算不是他們造出來的，也是因為他們因循，糊塗，纔蘊釀出來的。（就算不是他們蘊釀出來的，這班人只能做戰爭時的英雄，不配做和議席上的公正人，只能作戰的，不能議和的，不能謀世界和平的。）我們希望那些貽誤大局的會可以在幾個月裏——並且是在巴黎——整頓全世界紛爭的局面，那真是癡想！我在英法兩國住了三個月，所見的明白人都是懷着這種感想。悲觀的人說，世界黑暗的程度不能比現在再加利害了。

以上所說的是此次大戰爭之後國際平和的局面。因為會議的人都是一班舊人物，沒有了解世界的真狀態，沒有懷着高尚的理想，所以又造出一個強權跋扈的世界，與戰爭前原無什麼區別。他們所做的不過是把地圖上的顏色改變改變；把德意志逐出強權之列，換了一個東方崛起的日本；把有名無實的海牙平和會換了一個五大專制的國際聯盟；把『戰敗』國家的富源地瓜分給各大強國；更把此次戰爭所損失的大部分負擔都加在『戰敗』國的人民身上。因為俄國人的思想與他們不相合，更派了許多軍隊，費了許多金錢，（英國今年自一月至六月征俄的軍費共五千萬磅。法美兩國征俄的軍費還不在此數之內。）攻倒他們的政府，封鎖他們的交通，困死他們的男女老幼。扶持幾個小民族成爲獨立的國家，但是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屏風，（兩個大國的疆土相接連，若是起了衝突太覺危險，所以最好是在兩國之間造出一個小國做屏風或緩衝「Buffer」，保持他們的安甯。例如魯森堡，一邊是比法兩國，一邊是德國，就是最好的——個屏風。這是舊政治思想和舊日國際政治的

產生物。假使國際聯盟是一個有效的機關，國際上有真正的秩序，這個屏風是用不着的。（或認為附庸。）（美國新共和週報五月三號英人勃雷斯佛 [Braithford] 論波蘭的一篇文章裏，說強國用新發生的小國家另有作用的，說得極為透澈。）此次巴黎和會裏所辦的重要事端，用以上數語足可以簡單包括。歐洲經了這次空前的大戰爭，破爛已經不堪，以後總得要羣策羣力，還需幾十年的工夫，纔可以恢復舊日的文化。現在只由幾個強權國家的代表定了一個最不公道的條約，（公道必須是各國都承認的，一方面以為公道而他方面不承認的，那裏算得公道。）真是人類的大不幸。

這次平和會議雖然是一番大失敗，把千載一時的好機會空空放過，做成了一樁大錯事，希望平和愛惜公理的人沒有不失望的；但是我們也不要輕易陷於悲觀。我們人類進化的歷史都是由失敗與試驗造出來的。只是有時候失敗與試驗的價值太大，犧牲太重，已是不幸之事；有時候失敗與試驗之後，還要蹈失敗之覆轍，那特不幸，實是可憐。可憐我們人類的駑鈍，可憐我們人類的怠惰。此次戰爭所損失

的生命財產，價值之巨，可稱空前無比。我們固然未收成效，未得到積極的教訓，却可以說獲有消極的教訓。那個消極的教訓就是使我們覺悟：爲什麼那理想的國際組織不能實現？爲什麼人道，正誼，都歸於失敗呢？

我們受了這番教訓，當然就聯想到現在的國家了。此次國際公平的組織不能成立，固然是因爲會議的人員，沒有眼光，沒有能力。但是現在世界上國家的程度也太參差不齊了。國家的組織不是一時就能完備，世上的國家也不是一時即可達到同等程度之完備。國際組織也不是必須等所有的國家都發達完備纔可以成立的。那國際聯盟在消極的方面是維持平和，在積極的方面就是本互助的精神，增進人類公共的幸福。所以已進化的國家就有掖進與輔助那未進化的國家的義務，不必一定要所有的國家都要有同等的程度纔可以有國際的共同組織。但是我們這次的失敗就是因爲我們認爲『先進國』的，我們所信賴可以主持公道爲人類造幸福的國家，竟不能盡他們的天職。這樣看來，所謂『先進國』不配戴那個名稱了。我們現在且看一看

他們的國家的現狀是什麼樣。

(二)

我這次出遊雖然把『五大』的國土都到過了，但是爲時極暫，只有四個月，所經過的地方觀察的機會極少。沒有就着各國實地的切實調查，不敢爲過於概括的論斷。現在只就西歐的情形推論，大概沒有什麼大差誤的。

西歐的國家四年以來都在戰爭裏頭，所受戰爭的影響非常的利害，那是不待言的。在戰爭開始之先，西歐的國家已經發生了許多切要的問題急待解決。例如勞動者爲爭工資，減工時，與雇主時起衝突，各國只有敷衍彌縫，沒有一種貫徹的辦法。又如他們的政治組織因爲時代變遷，向來所採用的選舉法，立法手續也不能不因時制宜要有大部分的改革，各國也沒有定一個大計畫，使他們的政治機關合乎現代社會的狀況。此外如社會上教育上種種問題須解決者仍多。一旦大戰爭來了，這

是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所以一時全國民的精神，能力，全國的富源，產業，科學，都合併起來，全用在戰事上。國內所有的問題，無論是若何迫切，總不能比國家存亡的問題再迫切，暫時都擺在一旁，停頓住了。非但國內諸般問題一時停頓，並且因爲在戰爭的時候，政權要集中，政府的權力要大，所以又施行了許多種戰時緊急法律，擴張政府的威力，把人民以先所享受的權利又剝奪了許多。因此，國內的問題比戰爭以前更加增了。現在戰爭已經停止，但是戰爭狀態依舊保存，戰爭所遺下之影響依舊困累人民。總之，此次戰爭使五年前所未能解決之問題加增，加倍的利害，加倍的難解決。一戰爭的壞處已經由平和論者解釋得明白詳細，不待我說了。此次有一個美國人同我講戰爭的時候，人民犧牲和互助的精神如何發達，真是向來沒有看見過的。我以爲這種好處也只是暫時的，不能耐久。以先犧牲和互助的精神，只因爲有共同的外患，於身家性命有大危險。現在危險去了，那犧牲和互助的精神，在一個不公道的政府之下，也就不能發達了。看近來歐美勞動界的擾亂就



可以明白的。這些『創痍未復，百廢待舉』的國家，由他們的代表造出此次平和的條約，當然不能使我們的希望滿足的。

現在西歐的國家正是一個大危機。這個危機遠出我們想像之外。我只就政治，經濟，兩方面所觀察的稍為說說，就可以明白他們時局的危險了。西歐的政治採用那代議制度，自從十三世紀以來已行了幾百年。經世界各國的模倣，因在不同狀態之下，所以不免改變了許多。但是那政治制度的改變，還不及社會生活變遷的那樣快，所以那政治制度現在已不能與社會情狀相適合，因此把他固有的功用失去。歐洲自從工業革新以來，資本制度發達，社會已漸變成個工業社會。社會上大部分的都是勞動者。向來的代議固然是代表人民，但只可以代表消費者的利益，不能代表生產者的利益。現在那許多勞動者一生專從事製造，要想保護擴張他們生產者的權利，在現在的國會是不能辦的，現在的政府自然也是不能辦的。這個問題在戰爭以前已經發生了，但是爲了戰爭的緣故，一時大家都迫於愛國心，一致對外，當戰爭

迫急的時候，要生產多纔可以得勝利，所以生產者就停止他們的要求，暫把平時保工的法律停止有效，（言明平和時恢復原狀）爲得可以增加生產。但是在戰爭危急的時代才可以這樣辦法。現在勞動者又要起首要求，所要求的不是恢復戰爭以前之狀態，是爲生產者——實在也就是爲全國——的利益，做出一種澈底的計畫。（如英國鑛山國有，美國鐵道國有之運動，英國勞動者想參預工場之組織管理等等，都是勞動者的新覺悟所產出來的計畫。這種計畫較馬克斯的『階級戰爭』更進一步，不是拿勞動與資本家相對抗，是本乎現在社會狀態造一個工業的民治國家。）在戰爭的時候，那國有制度和集產主義（Collectivism）曾在食物，軍需製造，鐵路，船舶諸項事業上實行過。英法美的國民雖然受個人主義的毒最深最重，但是有了這一番大經驗，也可以看出舊有產業制度不可以不改革了。雖是極頑固的人，視固有制度爲神聖的，從此也可以明白制度不是萬古不變的了。但是現在的國會，現在的政府，都不是可以動手改造的人。『改造』兩個字在今日有極重要的意思，不像一般人所

說『改造』的那樣簡單容易。改造不是支節的，部分的改造，是按着現在社會上經濟，政治，教育諸種狀況，造出各種新制度來，便利國民共同的生活。不過現在的政府仍然是戰時產出來的政府，只知鞏固權利，促進戰事，那曉得全局的改造計畫。（這並不是過激之論。英法的報紙現在攻擊政府最利害之點就是因為政府對於事務沒有辦法，或沒有澈底的辦法，在百政待舉的時候，這種政府是極危險的。）國會也是戰時的國會，只能做政府的爪牙，沒有建設主張的能力，已失去向來的尊嚴。（這種是西歐政治最危險徵象。理想上國會應該代表人民，與人民的生命相接觸，做映照人民意思的一種鏡子。但是如今國會漸漸的失去功用。那報紙，工聯大會，小冊子，直接行動，一齊都是映照民意的利器。人民與國會有機的關係漸漸疏了。一位英國朋友告訴我，現在他們國會裏沒有一個大人物。國會制度最發達的英國尚且如此，深可注意。）我現在不必再舉多例去說明政府和國會的失勢無能。總括現在情形，就是現在正是試驗舊有政治制度最緊要的時期。假使固有的政治制度

可以應乎時代的變遷，應乎各種新勢力的要求，（各種新勢力指勞動者，女子，殖民地有色種人諸勢力。）自動的改造，使各種新舊的勢力調和完滿，（Harmonize 章秋桐所謂調和，英文爲 Compromise，與此義不同。）共同謀良善的生活，才可以證明固有政治制度的優美，他的生命也就可以延長了。（有一種制度能時時改造的纔是最穩固的制度，不能自動的改造的，是最危險的，早晚總要推翻。）假使固有的制度不能適應社會的新情勢，只可以代表一部分固有的勢力，那一定要被淘汰的。革命，直接行動，勞兵農會，當然都要發生的。我們中國方在這爲民治主義奮鬥的初期，對於他們工業的民治主義的運動，應該大加注意的。

現代的政治與經濟問題關係最密切，看以上所舉的例可以明白了。但是現在戰後的經濟問題的急迫有不能等着政治制度改造的。美國食物監督 Hoover（此人最初爲比國救濟委員會長，運食糧救濟比利時的饑民，措置得當，得了一時的盛名。後當美國加入戰團，方任命他監察美國的食料。）在七月裏報告歐洲各國政府，說歐

歐洲全體的生產太低。歐洲戰後人口連俄國在內共四萬五千萬人，他們的生產能力，在歷史上看來可以算最低的了。歐洲人民領失業的津貼的共一千五百萬家，這失業的津貼費都是由政府發給，由政府發印無限的鈔票纔可以償出的。假使歐洲沒有從旁的地方輸入物品，可以使一千萬人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現在歐洲的生產額比停戰條約簽字的時候並沒有減少，但是假使不倚賴他洲的輸入，歐洲的人民就不能維持相當的生活程度的。美洲的生產額固然是可以暫時供給歐洲，接濟他們戰後燃眉之急，但是歐洲不能永久專倚賴美洲的輸入過生活的。因為國際間的貿易是物品與物品相交換，金錢不過是一種媒介物，歐洲自己不能增加生產額與美洲產出的物品相交換，一定變成美洲的債務者，從此就變成經濟上的奴隸了。據Hoover說，這種經濟的奴隸制度將來定要惹起戰爭。所以這經濟的大問題真是危急得很。我在歐洲只覺得生活難。物價昂貴，罷工頻繁，影響到我個人身上，但是這不過是戰後生產率低的一種表象。他的關係影響人民，真是出我們想像之外。這生產率低減的結

果，就是失業，工商業停滯，資本消耗，貧窮，飢寒，革命，勞兵農會（Soviet），相繼而至。勞兵農會辦得好，就像現在的俄國，辦得不好，就像今年九月的匈加利。總而言之，假使現在的經濟狀態不快樂的整頓，改造，眼前就是擾亂。這個不只是經濟界的擾亂，也就惹起政治的道德的社會的大擾亂。這擾亂雖然是戰爭的結果，但是他的勢力比戰爭還偉大。他的影響比戰爭還利害，還苦楚。

我這次看了各國戰後的情狀，覺得西歐的國家正遇着一個大難關，好像他們進行的路程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戰前戰後所積累的政治，經濟，社會諸問題，一時都如潮的湧出來，要所有的人民一齊努力去解決。他們國家社會的安危，貧富，都繫在他們身上。我們弱小的民族自己不努力，反向他們去訴冤，求他們的幫助。他們並不是純然自利的，不過自顧都忙迫得不得了，又那有機會去替人代抱不平呢？我們現在也是在山窮水盡的時候了，讓我們大家一齊結合起來，去解決我們自己最迫切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罷！

# 歐美之勞動問題

——一九一九年在歐洲時所見——

勞動成了歐美國家裏最重要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年了。自從歐洲工業革新以後，所有重要的生產差不多都漸漸改用機械製造。用機械的工業並不是不用人工，不過是一種分工的勞動，拿機械省人力省時間的生產法，至於管理機械還是需用勞動者。並且勞動者是生產的第一要素，因為假使沒有人工運用機械，無論有多少煤也不能自己從地下起來，無論有多少架機器也不能自己動轉起來，無論有多少原料也不能自己做出物品來。所以有人說勞動是唯一生產者，那機械原料不過是輔助生產的工具罷了。自從太古原人時代，人就是常常做工的。但是自從人類用機械製造物

品以來，那所有的大工業都聚集在大都會交通便利的地方。（便於得燃料，原料，並且便於運出物品去售賣。）原來不是大都會的地方，因為工場或礦山開的多了，也就日日發達，成了大工業的都會。所以現在做工的人都到都會去，都會也就變成了『勞動之市場』。勞動者來到都會裏，自己是沒有機械，（因為現今機械的價格很大，勞動者都是因為家裏或自身沒有產業，或所有的產業不夠生活，纔去被雇為勞動者。）沒有原料，沒有土地的。他所有的就是他一身的工作能力。他被雇的時候所賣的也就是他的工作能力。所以有人稱勞動者為無資產的齊民。（或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那雇用勞動者的人都是有機械的，有原料的，或是有土地的；或是三者都有的；或是三者都沒有而可以設法得到的（即企業家）。他們怎麼得到這三者，他們得到這三者的方法正當不正當，我們且不去討論。（讀者可讀英文的著作如英國

J. A. Hobson 的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美國 Ely 教授的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德國 Bücher 教授的 Industrial Evolution, 和純粹社會黨對於現今資本制度的批評。) 因為我們現在用金錢做物品的媒介物, 他們既然有機械, 原料, 土地等資產, 也就是有金錢的人。所以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裏產出了這兩種階級: 一方面是有資產有金錢的人, 雇用那沒有資產專賣工作能力的; 一方面是沒有資產的勞動者, 因為沒有機械, 原料, 土地, 專是受人雇用纔能生產的。

在歐美工業發達的國家裏, 這有資產者與無資產者兩種階級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勞動問題就是從這個現象裏發生。勞動者沒有知識, 沒有團結的時候, 能力薄弱。因為自己沒有資產, 只好任憑那有資產的調遣。(關於這一段勞動界黑暗悲慘的歷史, 讀過英國工業發達史的是都知道的。) 無論他們的勞動狀況怎樣難堪, 無論生活狀態怎樣低陋, 他們只爲了求生之念, 也沒有方法改良。等到勞動者漸漸的有了覺悟, 有了團體, 自然不甘服那有資產者, 就想擴張他們的權利, 所以就成了兩種階級對壘的形勢。按理想說起來, 一國裏的人以至全世界的人因爲都是人類,

原來是有共同的利益的。論理上雖是這樣說，但是因為工業革新後，成就了現今的資產制度，都把人類分爲兩種相對抗的階級。

馬克斯一派的社會主義就用這個對壘的狀態鼓吹那『階級戰爭』。但是據我看來，一個社會裏頭不只是有資產者與無資產者兩種階級，兩種階級以外還有那勞心者如官吏，議員，律師，教習，企業家等，他們工作的性質雖然是與勞動者相似，但是他們的利益與思想却常與有資產的相近或是完全相同。此外還有那中等社會（Bourgeoisie）兼有資產者和勞動者兩階級的性質，在工業發達的社會裏爲數也不少。所以歷來歐美勞動界的紛擾，並不是像馬克斯黨所說的無資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宣戰，實在是勞動者對於社會各階級求他們相當的位置。他們並不是向着資產階級無理取鬧，却是要改良勞動和生活的狀況，享凡人類所應享的物質的物質的精神的文明。這就是歷來勞動問題的燒點。

歐美的勞動界不斷的對於雇主有種種的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錢，改良

勞動狀況，發給養老年金，賠償工作上的險害。這都是爲人的所應該享受的利益。假使不承認勞動者這些種要求，就是不承認他們與我們同是一種有血肉有感情的人類。但是在有資產者占勢力的時候，那議員，官吏，宗教家，經濟學者等等，都是袒護資產的利益的。現今社會上固有的制度，例如國會，學校，教會的組織，也都是保護他們的利益的。所以纔顯出所謂『階級戰爭』的現象。近幾年來，勞動者用團體的勢力雖然也有得到他們的要求的，但是只是部分的，不是全體的。況且勞動者雖然一時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但是社會上的狀態也不斷的改變，所以他們又起了新要求。（例如生活費一天比一天增高。勞動者的收入雖然因爲屢次的要求有增加，但是終久跟不上那騰貴的物價。例如此次戰後美國的物價增加百分，「即加倍」但是勞動者增加的工錢還不到百分。）所得到的利益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一類勞動者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他類的勞動者也就起而效尤。勞動者獲得了一種要求，不久又要發生了新要求，這樣看起來，那勞動資產兩階級的衝突是普遍的，並

且是沒有完全解決的時候。此外還有那有工作能力而無人雇用的和那無工作能力的都要求他們工作的權利。這就是歐美『勞動不靖』的現象。一般思想家，科學家，專心用力想法子解決的也就是這個大問題。

此次大戰爭開始之先，已經是勞動問題在歐美最吃緊的時候。政府慣用那拳術上『轉閃騰挪』的法子躲避他。戰事一起，英法兩國把勞動界奮鬪的勢力一時都掉轉向戰事上去。最先把失業的勞動者都吸收到軍隊裏去。但是勞動問題之困難並因此減輕。我且述說幾樁錯綜的原因。(一)戰爭的時候，生產力已經低減，那所有的生產力的大部分又都是製造軍需品：不是製造損害生產力的物品如鎗砲，就是製造些專為滿足那無生產能力者或損害生產能力者（即軍人及與軍隊相關係的）的需要的物品。於是一般生產力低減，就把日常需用品的價錢一天一天的長高起來。(二)戰費浩大，政府沒有法子籌款，只有募集國債。國債不足額的時候，發行新紙幣補充，（例如法政府發行紙幣約六萬萬磅，而法蘭西銀行「法之國家銀行」今年

六月間所存現金只有二萬三千萬四百磅之數。）使紙幣價格低減，也就是使物價提高。（二）戰爭的時候雖然異常危急，但是那沒有良心的資產家仍在那裏壟斷獲利，魚肉小民。政府雖然採用監督食品，稽察物價，提高餘利稅，（Excess Profit Tax）所得稅，種種的方法，但是那『戰時贏利者』（War Profiteers）（日本所謂成金「Zaimin」就是這一類人。）是防不勝防的。無論政府用什麼方法限制不正當的營利，他們是依舊存在。（我這次在英國聽說戰時贏利者非常之多。赤手空拳的人在一兩年裏頭竟會有變成富家翁的。這種意外之財，當然是不合理的。）這也是擾亂經濟界蠹害小民的一個原因。有這三種重大的原因，使勞動者的生活更加窮困。

都說戰時勞動者的收入增加最多，但是與生活費比較起來還是入不敷出。所以在戰爭的幾年裏，勞動界的不穩也一時沒有停止，局部的罷工停業是時時有的。在休戰條約未簽字之先，法國有一次大罷工，幾乎惹出大事來。美國在加入戰事以前，雖然一時因為供給聯盟國方面的需要，在經濟上獲得了許多利益，勞動者因為沒有

東歐民進口與他們競爭也沾了工業繁昌的餘潤，但是勞動者爲保持所獲得的地位，并且嫉妒那戰時贏利者和壟斷者的專橫，依然是繼續以先不穩的狀態，（自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的四年間，美國罷工事件共有一萬多件。）并且起了野心更大的要求。

所以勞動界的不穩，在戰爭時期內，暫時並沒有停歇。不過因爲政府取締報紙，不準記載罷工及脅迫資產家的大事件，并且各局部的擾亂，常由政府勸導雙方從速談判解決，所以正確的消息沒有全暴露出來。當時人的精神全貫注在戰爭上，所以也就把勞動問題全忘記了。現在戰事停止，勞動界加倍活動起來，本來是當然的，也是大家預料得到的。但是此次勞動上所要解決的問題，較比歷來發生的問題更爲根本的，不只是工錢，時間，勞動狀況等問題，乃是爲勞動者在社會裏爭一個相當的位置。也可以說這是一個社會改造問題。假使我們讓資產階級勞動階級取對壘的形勢，永久繼續下去，還是不能使勞動者獲得一個相當的位置，當然要把固有

的社會重新改造一番。

此次歐美社會受了戰事的影響，產出了許多的新問題，（如軍人遺族恤金，裁兵，成人教育諸問題。）使固有的問題（如救濟貧窮，增加生產諸問題。）益加難以解決。那固有的問題裏，要推勞動問題爲最困難的，最根本的。譬如戰時國內的壯丁都到戰壕裏去，女子及未熟練的勞動者出來代他們從事勞動。現在軍人退伍的有幾百萬也要找事做，有什麼地方可以消納他們。（據說戰後用人的地方極多；但是退伍的軍人沒有教育，沒有專能，所以找不到事。）假使他們也是些沒有特別技能的，又先要爲他們謀教育上的設備。譬如生活難的問題，也是四面八方的來襲擊這些勞動者，使他們想根本的方法處置生活問題。要詳細的把歐美戰後的勞動問題討論起來，不是本文可以說得完的。但是勞動是現今歐美的問題，我們却看得出來。因爲在歐美工業發達的國家，勞動者是生產者，是人民最重要的部分。例如英國戰前人口有四千五百萬，就中勞動者有一千八百萬，即占了人口三分之一。又如

此次罷工的美國鋼鐵工人（十一月發生之事件）屬於格利氏（Gerry）（此人代表資  
本家與工會代表會議不諧而決裂者。）所管轄者，較諸今日歐洲新成立之小國家之  
人口還多，較諸三年前美國之軍人還多一倍。勞動者不只是人數多，他們與一般  
人民的關係也是極重。假使礦工不肯工作，全國立刻就缺少燃料。不只是一般消費者  
不能煮飯，不能取暖，所有的工場也都要停止工作。假使鐵路工人罷工，不只是旅  
客要感困難，所有的貨物也就不能運輸。英國的礦工，鐵路工人，和轉運工人（指  
碼頭上脚夫電車手一類），去年聯合起來成了『三合會』（或譯為三角同盟），他  
們的勢力覺得格外偉大。法國做了這個辦法。美國的『勞動聯合會』（即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簡稱爲 A. F. L.）也有偉大的勢力。這樣看起來，勞動是工  
業國家的生死問題。（中國提倡興實業的都說可以使國家富強。我們看了歐美的經  
驗，富強的並不是國家，實在是國家裏少數之個人。使國家富強的也不是實業家，  
實在是多數的勞動者。我們工業後進國千萬不要忘記了這個教訓。）



現在歐美最險惡的情形就是沒有找到解決勞動問題的機關，沒有找到根本解決勞動問題的辦法。第一是機關。政府應該是一個好機關，但是現在的政府沒有真心處置這個問題。最好的只是彌縫政策。例如英國的魯意喬治政府，完全為資產家所操縱，不能順應勞動者的要求，專執反抗的態度。（魯意喬治自身是隨機應變的，專覘察國中勢力所在，并不一定要反抗的，但是他的閣員如克遜勳爵邱奇爾等都是資產派一派。）法國政府也是沒有誠意的。克雷蒙梭對外一方面實行侵略的帝國主義，對內也是做帝國主義派的故智，鼓舞人民戰勝的心理，使他們把本國最切要的問題都丟在腦後。（例如慶賀凱旋，屢由政府竭力提倡。今年七月十四的節日，政府支出四百萬佛郎為裝飾街衢之用，把一個美麗無比的 *Champs Elysees* 用了許多旗幟，鎗砲，盔甲等醜陋野蠻的東西擺滿了。用卑劣的方法，迎合卑劣的羣衆心理。）至於美國聯邦政府雖然設了勞動局，也沒有權力應付勞動者的要求。一方面美國的資產者向來在政治上握大權，美國政治之腐敗與大會社大工場的關係凡研究

美國政治的都知道的。所以要靠着聯邦政府或各州政府行一種積極的勞動政策，一時沒有希望。又一方面美國勞動問題較英法更覺複雜。西北區是伐木工時起搶亂。（今年二四兩月的 *Atlantic Monthly* 裏有 Parker 夫人記其丈夫之遺事，頗可以窺美國西北區的罷工情形。Parker 是專研究勞動問題的，因為排解勞動界的紛爭，生生累死。）西南區又是礦工的勢力，東北區纔是工業勞動者的範圍。工人裏又有外國人的問題，（馬撒珠塞州羅威爾地方一場裏的工人有十四種不同的言語。）和南方有色人種的問題。想一個包括一切的解決法是不可能的，何況又有資產家的大阻力呢？

歐美的政府對於勞動問題是沒有能力的。這也有歷史上的原因。歐美的政治制度成立的時候，還沒有成爲工業社會。以後發生了勞動問題雖然是由政府辦理，例如國會通過種種保工的法律，行政部監視施行保工法，近來又添設勞動局專辦理勞動界的事務，但是所有的政治組織與現今狀況不合。政府裏沒有與勞動者職業利益

相當的代表。即使政府只居排難解紛的位置，專調解資產者和勞動者兩方的衝突，他們也只能在事後處置，不能預防工業上的衝突，不能減少勞動界的損害，這還是沒有用的。

資產者的勢力可以說比政府大，因為他們與勞動者有直接的關係，也曉得他們的情形。但是他們現在的態度只顧及枝葉問題，如工錢，時間，對於根本上並沒有改革的主張。（如英國的工業聯合會 [British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 就是資本家最有勢力的聯合，沒有根本的具體的政策。）他們更希冀保護他們固有的利益。同時仗着他們金錢的勢力，用報紙小冊子鼓吹反對勞動者的言論蠱惑人民，博他們的同情。所以想使資產家解決勞動問題更是無望的。至於勞動者自身雖然有覺悟，有要求，但是常偏於局部的，短見的，不一致的。工人的常見以為勞動問題不過是麵包問題，所以普通的擾亂，全是為麵包問題。近來英法的勞動者因為所要求的不能達到目的，常不等工聯領袖的認可，就罷工起來。這種局部的短視的舉動，也不

是根本上解決的辦法。工聯的領袖比較的覺悟勞動問題之切要，知道勞動不只是麵包問題，連生產所有權和戰後改造的問題也都是勞動範圍內的事。他們曉得現在的局勢已經不是那哈密爾頓所規畫的民主主義，也不是穆勒約翰所擬的民主主義，是要與勞動界相適應的工業的民主主義。他們知道只有勞動者是生產者，所以勞動者自身應該有相當的權利，操縱生產，操縱與他們生命有密切關係的工業。現今政府都要得被治者的承認，受被治者的干涉監督。所以一國生產的事業也當然不許專制，要待生產者自身的認可，要生產者干涉監督的。他們知道現在的制度是要推翻的。但是工聯的領袖雖然有了目的却沒有具體的辦法。一班理想家雖然在那裏創造新主義如工會的社會主義，或勞農會，但是常不能即刻應用在事實上。他們有新穎的看法，有高尙的主義，但是只可以供勞動運動者的參攷。所以悲觀的人以為現今勞動問題離着解決尚遠。無能力的政府，貪婪無厭的資產者，和短視的沒有鞏固大團結的勞動者，都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但是勞動問題又只有政府的機關和資

產勞動兩階級才可以解決。

在資產勞動兩階級相抗衡狀態之下還有消費者。本來勞動者資產者自身都是消費者，但是兩種人以外一切的人也都是消費者。資產者是向來不顧消費者的利害的。勞動者在現今與資產者衝突的時代，要顧消費者的利害而不得。所以反常惹起他們的怨恨。大概在新工業制度成立之先，消費者是不能滿足的。消費者當兩階級對抗的時候，責任異常重大，應該有遠見，拿定主意，附和資產者，還是袒護勞動者。所以消費者對勞動問題也有解決的責任。

今後歐美生產界的趨勢解決勞動問題的兩層是可以斷定的：（一）生產趨於統一綜合，節省競爭的濫費。（這是在戰前已現的狀態，不過受了戰事的經驗，聯合統一進行當更盛。）（二）生產當為公有，免去資產家的壟斷。公有不是以先的國有。國有是官僚制度，衙署制度（Bureaucracy），不能存於民治的時代。今後之生產要受民治的管轄。所以又可叫做民治的公有。至於怎樣可以使這兩種趨勢平和的不

用革命的實現，並且可以有良好的制度維持這個趨勢，全靠着歐美社會各階級的努力。各階級能否合衷共濟，解決勞動問題，關係異常重大。歐美的文明，世界的文明將來能否保存都靠着他們的能力。

（這篇文章做完了，因為舉例太少，頗不適意。但是各地方勞動的紛擾，不過是此處所謂勞動根本問題的局部的表現，本文不過把勞動問題的切要說明罷了。今後歐美勞動界的變化可以按着這種道理推尋的。）

# 六時間之勞動

近來有人彷彿把八時間的工作當做天經地義，以爲一個人每天有八時間的勞動，八時間的睡眠，八時間的遊戲，是最理想的分配時間法，不能更有所修改了。

這種見解有兩個謬誤。第一，人類界裏沒有絕對的東西，沒有不能更改的東西。一個時代的制度，——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法律的等等——無論他怎樣有價值，及至不能合乎時宜，就應該改變。現在文明國家大概把八時間的勞動訂在法律上。這個八時間勞動的立法，是從原先十四時間勞動，十二時間勞動，十時間勞動裏遞次變嬗來的。以先的人也未嘗不拿十四時間或十時間的勞動當做天經地義，以爲從種種方面看起，絕無修改之餘地。各國因爲縮短時間惹起多少爭論和反對，讀者在各國勞動立法史上可以看出來的。但是無論爭論和反對有多少利害，

結果仍然是屢有減縮的傾向。所以八時間的勞動，雖然比我們現在十二時間十四時間的勞動合理的多，仍然是可以更改的。將來改爲六小時以後，再加機械之發明，工作之分配，仍然可以再減。

第二，文明人的勞動，有許多方法都是省勞力的。例如分工越微細，各人所費的勞力也就越省。又如機械的種類越多，也就越省工作。總之，人類因爲有發明心，所以時時尋出省時省力的方法和器械。人類發明機械，分配工作的程度日益進步，人類的勞動也就日益省時省力。所以勞動縮短時間是自然的傾向。

近幾年來心理學者所研究的疲勞問題已經擴充到工業界。他們發見長時間的勞動所得到的效果反不若短時間努力的勞動。這並不是空洞的學理。現在辦工場的，明白科學管理法的，大概從經驗上都知知道這個道理：人在一定時間內可生產最高量。假使讓疲勞的人工作，生產量一定減少。

最近鼓吹六時間的勞動最利害的就是英國日光胰皂廠的總裁兼大股東利華勳



爵（他本來姓利華，後來英皇賜他勳爵稱 Lord Leverhulme）。他承認英國的產業情形不同，不能立刻都採用每日六時間的勞動。但是假使採用六時間的勞動制度可以雇用兩班工人，因而減少生產費，就應該從速採用。如農業上所用的機械不若工業上的多，一時似尙不能採用六時間的制度。將來耕種的機械都用在農業上，也一定可以雇用兩班工人每班只工作六小時的。

雇用女工的工廠採用六時間勞動的制度更爲重要。女工與男工不同，女工不論已嫁的或未嫁的回到家裏大概總有縫衣煮飯等家事要做。女工勞動後當然是疲勞的，到家又須整理家事，所以他的工作時間應該縮短到六小時。

上邊說假使採用六時間的制度可以低減生產費，那就沒有窒礙。假使工場裏關於利息，職員薪水，修繕，消耗，租稅等的支出（所得稅利益稅不在內）與工資的支出相等，施行六時間制度就沒有虧損。有許多的工場，工資不過占利息，職員薪水，修繕，消耗，租稅等支出（這類支出英語稱 Overhead Charges）之半，或不及

一半。假使這一類工場的原料與勞動的供給不至缺少，外間對於製造品的要求依然存在，他們施行六時間制度，不特沒有損失，還可以低減生產費，獲有贏利。

紡織的工場裏，利息，薪水，修繕，消耗等支出與工資相等。利華勳爵為紡織業擬了一個假定的預算如左：

八時間的工作每星期共四十八小時。假定每星期的生產為一〇〇〇項，共須利息薪水等支出一〇〇〇磅，工資一〇〇〇磅，合計共二〇〇〇磅。那末除去原料及生產相當的費用以外，每項值四十先令。（即兩磅）

假使採用六時間制度，雇用兩班人工作，每星期共有七十二小時。事實上短縮工作時間，每時間的生產額定然是增加的。今假定生產額與四十八小時相同，沒有增加。再假定工資與以前長工作時間的工資相同，（工資事實上是不能低減的）那末生產品共有一五〇〇項。利息，薪水，修繕，消耗等支出沒有大出入，因為機械須常更換新型，放棄不用將來也是無用，所以反不若常使用他。建築，機械，器

具等都是固定的資本，所以用一班工人與用兩班工人以至三四班工人時沒有分別，仍然是一〇〇〇磅。但是工人是兩班，共須二〇〇〇磅。計共一五〇〇項，合三〇〇〇磅。除去原料，仍合每項四十先令。

但是按過去的經驗考查起來，工作時間縮短當然減去疲勞。六時間的勞動者，減少疲勞，所以他的出產當然增加。利華勳爵以為兩班工人七十二小時的勞動足以生產二〇〇〇項。那末每項只合三十先令。這個數目比以先四十八小時勞動的生產費減少四分之一。所以由八小時勞動縮短至六小時實在是獲利的。所獲之利可用於兩途：一增加收入，工人於應得之工資外更分受花紅；二低減物價，使消費者以廉價購物品滿足需要。

從此看來，六時間制度是於工人最有利的。第一，減少工作時間，可以省出工夫來從事勞動以外的事務。近來科學發達，使人類的生活日有進步，使人類思想，眼光，日加深遠。但是有大多數的勞動者每日勤苦勞作仍然總不外為些衣食住，沒

有閒暇發展他的知識思想。勞動者變成機械的奴隸是人類的最不幸。六時間的勞動就是與勞動者以修養身心的機會。第二，工人於工資以外可以得花紅，增加他的收入。第三，工人可以用廉價購買物品，使他的生活費低減。這都是工人可以得到

的益處。

六時間的勞動制度是一位資本家提倡的。他的提議當然是承認資本制度的基礎，一種局部的改革。但是無論將來資本制度存在與否，無論生產是什麼樣子，利華勳爵所擬定的預算仍然是對的。因為他的目的是：（一）增進勞動者的幸福，（二）增進消費者的利益。更可以解決失業問題和工人的補習教育問題。

利華勳爵關於六時間勞動的提議見他的演說集，英文原書名 *The Six Hours Day and*

*Other Industrial Questions*（一四至三五頁）。演說集內有論合股制度之文八篇也頗有價

值。（五九至一三五頁）

# 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

民國三四年間，北京社會實進會之服務團之有志者從事調查城內外各區人力車夫職業與生活之情形。該團彙集各人調查書託余就所調查之資料，編輯報告，以發明此次調查之結果。原報告係用英文撰述。本文敘述簡略，缺乏精密的研究，且所述爲十年前之情形，與今日物價，貨幣，運輸，以及其他種種之情形大不相同，更減損報告在今日之價值。然其中所述之原則猶未磨滅，故存之。

## (甲) 人力車業之性質

在攷察人力車夫狀況之先，必須先知其職業之性質。人力車乃一種運輸之方法或交通之器械。人力車與他種運輸器有不同者數端：

(一)比較言之，人力車之製造所需之資本甚少，每輛約值自四十元至百五十元不等。

(二)人力車所裝運者常專限於人。(雖亦有不裝運人時，但只屬例外。)

(三)人力車每次所裝運者爲一成人或二幼稚。

(四)人力車之用宜於短近路程，行於鋪石或曾經修築之道路上。其利便僅限於城鎮或城市之近郊諸處，若路程過遠或運行於崎嶇不平之路上則大不便。

(五)人力車之用，不特爲道路狀況所限，更爲人力所限。人力車夫之動力爲人力，故車行之速度即爲人力車夫個人之力量所限。

人力車夫，即竭其一己身體之力量，載運客人(極例外時亦載運貨物)以爲生活者也。今若將人力車夫與其他從事於較進步之運輸業者相比較，則可見以下諸點：

(一)人力車夫之勞動極費力且不經濟，蓋彼竭其全身體之力每次所運

者不過一人。

(二)人力車夫之工作不合衛生。蓋其僵僕馳驅之態防阻胸部之發展。其急迫之呼吸，所吸又爲通衢上污濁之塵芥，實有害於肺部之健康。而其身體終日着汗垢所漬之衣服，尤易染受各種疾病。

(三)以其所費之體力與其所得之酬報相比較，則收入可謂極微。然吾人於討論收入時有應注意者，卽金錢之價值與生活之程度兩方面是也。不恃機巧之勞動，卽純依筋肉力之勞動，無論在何處，所得之報酬皆爲最低。

(四)人力車夫之勞動殆完全用筋肉力，所需之智慧極低微。

吾人若以馬車或公用電車代人力車，則價廉而速度高，自社會之方面觀之亦更爲經濟。吾人有輕便良善之運輸法，如馬車電車之類，而不能用，乃必使一般人終日絞血汗以從事不衛生不經濟之人力車業，實社會之一大消耗也。設人力車業果能

盡行廢止，人力車夫皆能改操新式之運輸業，則其工作較爲簡易，更可以其餘之精力，從事於勞働以上間單物質生活以上之事業，（如消遣，娛樂，文化之教育等。）豈不善哉？故無論從個人或社會之立足點觀之，人力車業之在現代實勞働力之大消耗也。

更自消費者方面觀察，人力車亦未嘗可稱爲經濟的運輸器。今日北京每日乘人力車行四英里之路程，則所費與在倫敦紐約或巴黎每日之車費大概相同，有時或且過之。如在柏林或紐約等都市，車費不論遠近概行畫一，倫敦與巴黎則常按路程之遠近而定價，但無論其規定如何，一般人每月所需之車費亦不過中洋十元左右。吾昔在倫敦近郊居住時，距學校在八英里以上，所購季票（適用三月）價只英金二磅餘（即二十餘元），而每日往返無論若干次皆得適用焉。今若在北京每日行如此遠之距離，其速度與安適姑勿論，即車費一項每月必須超過十元以上。吾人之車費雖高，而吾人一般之收入與生活程度視諸西洋又遠不及。以吾人生活程度之低陋，而所出



之運輸費反如此其貴；以歐美大都市之生活程度之高，而其所出之運輸費反如彼其廉。人力車之不經濟灼然可見，尙待其他辯證哉？

人力車之問題不僅爲個人或國民經濟之問題，實爲極重要之社會問題。此種職業乃剝削國民之精力，妨害人民之健康，甚且遺害及於後代。此惡不除，全社會之生活被其影響，至於無窮，非過言也。吾人今就調查所得，分析研究，即可知此問題之重要。

## (乙) 調查中之問題

此次調查所發出之調查紙分爲甲乙兩種。甲種設問題二十一條，乙種設問題十四條。兩種調查紙中之問題大部分相同。甲種問題中較爲重要可以特別注意者余以爲爲原籍，吸烟，與教育三項。

調查表中所填人力車夫之姓名與居所，除爲認識調查表不至將同一人之調查計

算兩次外，於統計上無大關係，故本文不論述之。人力車夫所自述其家庭之情形，余亦未據以爲準。因車夫眼光中之所謂潔淨，衛生，安靜等語，未必與吾人所有之觀念確相合也。又如關於人力車夫曾有疾病否，知有醫院或施醫處否諸問題填入答語者甚少，而其填入答詞者則又皆言無病，或不往病院診治。因此使人疑及人力車夫雖罹疾病，未必果確知其有疾病或已有疾病之危險。患者或且慣居於產生疾病狀況之下，或抱病經年，而仍生存滋息，亦非不可能之情形。必待醫生診察，告以有病，人力車夫始知其有病也。（註）

此次調查包括內外城各處。所調查之總數共三〇二人。依北京警察廳之報告，（民國四年）北京內外城之人力車夫共二〇八五九人，所調查之數與之相較，誠甚低微，不過當六十九分之一而已。茲將所調查之結果，分別論述如下。

（一）年齡

查所調查之三百〇二人人力車夫中，二十至三十歲者不及半數，三十至四十歲者

不及三分之一，四十歲至五十歲者占六分之一，二十歲以下者不過寥寥數人。自二十歲至四十歲誠爲人生筋肉工作最佳之時期。而人之發育與長成亦卽在此時期。以人力車爲業者，乃以人生最佳之時期完全耗費於身體之勞動，殊爲可惜。按諸理想，人當壯年宜從事於有益於其身心之工作，俾得爲社會上有効率之分子，若專勞碌其身體，甚且戕害其身體，以過度之身體勞動，摧殘或抑損其身心之發展，其害爲如何者？人力車業去吾人理想之職業遠矣。年齡統計上猶有可注意者，則四十歲以上者猶占六分之一是也。人當四十以後，身體之發展已停頓，體力已有漸衰之傾向，若仍任其担負極辛苦極易疲勞之工作，實深可憐憫。故地方政府似須特別規定年齡以恤老年。日本勞働狀況向來雖遠不及歐美諸產業國家，現亦已對於年齡老之人力車夫加以取締矣。

## (二) 婚姻之狀況

所調查之三百〇二人中，已婚與未婚者各占其半。但未婚者之中有鰥者十六人

亦屬之。在中國婚姻殆爲強迫之制度，凡達一定年齡之時殆必須結婚，故結婚者實多於未婚者。中國結婚之狀況不若在西方之可以顯示勞動者之經濟狀況也。

(三) 家庭之依賴者

關於家庭，余試分別爲兩種定型：一種爲小家庭，即夫婦與子女同居之家庭；一種爲大家庭，即中國舊式之家庭，父子兄弟叔伯諸人同居之家庭。一查三百〇二人中只有依賴者三人之家庭不及半數，有大家庭須維持者竟有三分之一。無依賴者而完全爲自己謀生活者占極少數。夫以人力車夫收入之微，而欲使其維持大家庭，乃不可能之事。但要知中國之勞動者常同時爲有資產者，持有田地或房產。調查表中所記有六人有田地與住房，其中有一人竟有田六十畝。

(四) 收入

大部分人之收入每日爲銅元五十一枚乃至八十枚。其收入不及此數或超過此數者占極少數。吾人所宜注意者，則人力車業並非其人惟一之生活之方。所入車資常

爲其家庭收入之一部分，或其人收入之一部分，因其家庭或另有財產，或彼自身於拉車以外仍以餘暇另營他業。據云現時內城滿人衣食艱艱，其『錢糧』又不按時發給，故常有以人力車業之收入以補助其生活者。常見人力車夫衣朽敝之綢緞衣服，行路亦不矯捷，蓋卽旗人之落魄而流入人力車業者。此類之人一旦財產蕩盡，儲蓄杳然，亦卽須完全依人力車業爲生活矣。

#### (五) 賃車費

據大部分之報告，賃車費每半日約銅元二十一枚至四十枚。若租賃全日，則費較減。故有時二人共賃車一乘，輪流出外拉車。據余之調查，賃車費依車之情形而定，車新而裝飾較華美者與車敝而朽者賃價當然不同。其等級大略如左：

- (1) 賃全日卽二十四小時者，銅元四十枚至洋四角。
- (2) 賃半日（早七八時至午後四時）銅元三十枚至洋三角。
- (3) 賃夜間（晚四時至十二時或翌日早一時）銅元十五枚至三十枚。

人力車有鐵輪與膠皮輪之別，鐵輪車之賃費較上表所列者爲省。近來議定關於人力車之損壞常由車主人擔負修補，不責償於車夫，此亦寬待車夫之法也。惟車之損壞顯然爲車夫之疎忽或有意所致者，則仍須車夫納償。

### (六) 生活費

各調查表，關於生活費之數目極不一致，故極難據之以窺知人力車夫一般之生活程度。攷其數目所以歧出之原因大概不外以下三種：(一)人力車夫常以自己之飲食費報告調查員，關於其家庭之消費則未算計。(二)各家庭之人口數目不同，其消費亦因之有異，於是各家之支出顯然有大差別。(三)一家之中仍有營他業而獲得收入者，以其收入彌補家用之不足。故有時調查表中竟有支出之數超過收入者。又如第三四節所述，人力車業之收入常僅僅爲家庭收入之一部分，故家庭之支出當然可超過於人力車業之支出。由是觀之，欲以人力車夫之收入以衡其家庭之所需或其家庭之生活程度，誠大難事。

今若作極概括之計算，則每人每日以銅元十五枚至二十枚即可生活。三口之家，每日所需必須銅元廿五枚乃至四十枚，所謂三口即父母與兒童是也。此數僅爲食物之費用，至燈與煤火則不在內，衣服藥品及娛樂之費當然更不在內。四口之家每日必須銅元六十枚方可糊口。如其收入不及此數，則必須典賣（如有可典或賣之物）或借貸於鄰人。

（七） 淨收入或儲蓄

由收入減去賃車費及生活費，即爲人力車夫之淨收入或儲蓄。大多數之車夫毫無儲蓄，大抵皆稱其收入不敷用，若每日賃車費與生活費兩項即已盡奪人力車夫每日之收入，則其不能儲蓄亦爲當然之情形。攷調查表中亦有稱可以儲蓄者，但其儲蓄不過將其生活費由收入項下減除，即稱所餘爲儲蓄，實則此外尙有開銷，非真能儲蓄也。（例如調查人力車夫時，問以『可以剩多少錢』，車夫常答『可以剩多少』，所謂『可以剩』，并非實際有所餘也。）總之，人力車夫之儲蓄力極薄弱。一方面

由於其收入太低，一方面亦由於車夫或其家庭之習慣。北京本地人俗尚奢侈，而不知撙節，就中以旗人爲尤甚。由外鄉來者較爲儉約，然其儉約之程度亦因人因地而異。一般言之，大概以山東人爲最儉省。曾聞有人力車夫善於儲蓄，日久所積竟可在本鄉購地十數畝，或購人力車爲己所有者。惟此或爲極稀罕之例外。

但大部分之車夫偶有儲蓄則常流於怠惰，或營不道德之生活。及至薄蓄蕩盡，於是又孜孜勞碌，重新爲勞肢體之生活。而此後能否再爲車夫，或能否再獲高車資，則又視其般樂怠傲時代之生活爲何如。有時人力車夫之一生爲勞苦與不道德之怠惰相交迭相循環者。據一粗略之調查稱真能刻苦儲蓄而且能永久儲蓄者不過五分之一耳。夫儲蓄之意乃爲子女與自己之將來。設無儲蓄，則子女無從獲教育，自己年老或攬疾病無從獲衣食。故人力車夫之無儲蓄足以顯人力車夫問題之黑暗。人力車業不特別削車夫最寶貴之精力，且營此業者又不能爲子女謀教育，又不能爲自己備將來，豈得謂爲好職業哉？



## (八) 工作時間

所調查之車夫中強半每日勞動七小時至十小時，五分之一則勞動十二至十五小時。人力車夫之工作時間雖長，然要非繼續不斷者，時時可以休息。雖然，其工作之苦依然也。人力車夫工作時間完畢，如何消遣其閑暇之問題頗值研究。人類決不能徒勞動而無所消遣，至若人力車業之完全為勞苦筋骨之工作，當然更不能缺乏休息。人類之生活不僅為肉體的生活，仍必須有較發展之心理生活，此人所同者也。人力車夫中雖未必有詩人或哲學家發現，然彼固亦屬能思攷，能感覺，能意志之有知之生物。無論其心理之活動如何簡陋，亦必須有事物占據其心理。彼車夫每日於單調，勞苦之筋肉勞動以外，必須有可以舒暢其精神或快活其身心之事物。

人力車夫所最喜之消遣為聽戲及聽說書。好聽戲者大概最多，甚至有不顧收入之多寡而日趨劇館者。北京人本以能唱著稱，人力車夫居於此種環境之中，當然亦篤嗜戲劇，勝於其他一切娛樂。茶館之中，說書或講評詞徹晚行之，人力車夫亦多

趨之。茶館取費較廉，人力車夫在此覺得舒逸勝於在家庭，且又有與羣衆同在之快樂，故常至其處消遣。人力車夫之心思完全爲『說書者』所述英雄或美人（特別是英雄）之故事所攝伏，將其日間之疲勞工作乃至生命中之苦痛盡置諸腦後矣。

賭博亦爲人力車夫所最嗜。車夫有一二種賭博爲上等社會所不知者。據云其輸贏爲數亦頗巨。彼收入頗優之車夫所以常變爲貧窮者，大抵皆原因於賭博。且此種賭博專以輸贏爲目的，並不恃技巧以爲消遣也。

人力車夫所沈溺之消遣最惡者當爲嫖妓。車夫之嫖妓有數種原因。（一）人力車夫多無妻室者，嫖妓爲其滿足性慾之一法。（二）富庶之人常赴城外妓館（俗所謂八埠）遊樂，人力車夫之拖載此種人者日久即亦陷入嫖之一道。雖意志極剛強之人，置身其境，亦難克勝一己之私慾而排斥此引誘也。且遊八埠者多不計小費，對於人力車夫給費較多。人力車夫獲此收入，手下愈覺綽裕。（三）人力車夫所嫖之妓不只限於所謂八埠一區，北京內外城殆無處無之，人力車夫亦常趨之，藉資休息，並曬

晾其汗漬之衣。此等處所不得謂完全無用。蓋汗衣於着衣之人常有大害，如猩紅熱，感冒，風濕及其他致命之病症，皆可由着汗漬之衣服發生。自此點觀之，車夫出費若干，即可在此種私娼家中休息，亦不能謂全有害也。此種嫖風果如何盛行，殆難測定。但無論如何，嫖妓實爲惡俗，無論自社會道德，或社會衛生方面觀之，皆有極惡之影響。

中國酗酒之風尙未若歐美之烈，但京中飲酒者有時似多於他處。余曾調查車夫之不能馳驅，或馳驅而不能耐久者，蓋多因飲酒太多之故。飲酒耗錢財毀身體，亦屬不良之習慣。此外關於吸鴉片煙或打嗎啡等惡癖未有調查，即調查恐亦難探得實情，必須俟醫生詳細調查始能作此類之統計也。

### (九) 從事人力車業之年數

從事人力車業一年至四年者約占全體三分之二。拉車逾四年以上者爲數寥寥。北京用人力車爲運輸器，迄今不過十餘年，而膠皮輪車之輸入尤在以後，此或可用

爲人力車夫工作少過四年之一種解釋。但另一種解釋則人力車業至爲勞苦，人之能耐此勞苦之勞動者，充其極量亦不過三四年。故從其作業年限之短之方面觀之，人力車夫未來之職業實爲一大問題。彼等既無儲蓄，又乏專長之技藝，不流爲餓殍，必亦寄食於社會也。

(十) 人力車夫在拉車以前之職業

此係一極有趣味之問題。吾人由此可以推知人力車夫以前之事業與其未來之前途。其中負販之小商人與手藝人居大部分，無業者次之，農人又次之。中國大商業尙未發達，故一般貿易常由此類負販之小商人爲之，大秤買入，小秤賣出，彼沿途叫賣以取什一之利焉。此種負販常不須極高之智慧，故手藝人於失業之際亦常作小本生意，或爲負販之商人。所謂無業者，或無專能者，卽俗所謂苦力，專恃筋肉之力以爲生者也。然此中最奇者卽有曾在學校受過教育者八人。從此可見其所受之教育（如可稱爲教育！）其效率必極低。學校教育竟不能使之爲有技能之工人，而只

造成之爲賣苦力之勞動者，其功效亦可憐矣。但以學生而淪爲專賣筋力者亦不能只歸罪於教育，社會狀況亦與有關係。設有工人而無處與以職業，有技巧而無工廠需要之，一般稍受教育者又焉不盡淪爲苦力哉？總之，此種問題皆耐人深長思也。

### (十一) 其他問題

甲種調查表中有一可注意之問題，即北京人與他處移來民之比較是也。本地人超過外來人，超過比例約爲五分之一。彼等移來之原因，若能測知，頗可以推知由鄉村遷移至都市之情況，惜調查表中所填不完，無從推論。然吾人須知人民之遷徙與季節頗有大關係。例如冬季田中作業告終之後，農人來城鎮覓工作者絡繹不絕，就中以人力車爲生者亦必不少。據一車夫自述，每年當田事告隙之際，輒來北京兩次，以人力車爲業。即當農事盛時，倘有水旱之災，則亦相驅入城鎮，取最易獲之人力車業以爲生焉。

吸烟之調查，結果吸烟者與不吸烟者各半數。彼等所吸者爲烟袋或紙烟，每日

需銅元一枚乃至五枚。

識字之調查，結果則識字者與不識字者各居其半。然此間所謂識字，其意義甚廣，無論能讀書，能作字，或只識『之無』，皆稱識字。但就所調查之人力車夫中，竟有半數皆能識字，其識字比例之高出人意外。

### (丙) 結論

以上所述雖屬破碎不完，但吾人亦可就之籌補救之方。由理想言之，人力車必須廢止，社會中不能再容有此違背人道之運輸工具。但迄於今日，其他新式之交通器尙未設置，吾人亦即不能貿然將人力車完全廢止之。將來北京人民或政府有敷設電車之決心，或一旦公用汽車或電車能馳驅於北京之通衢之上，此數萬之失業之人力車夫，依然為社會之重大問題，須吾人設法解決。近世機巧之交通方法固為吾人所重視，而因此失業之萬千之人力車夫豈能容吾人忽視耶？故吾人於採用新式交通

方法之際，必須先謀人力車夫之生計，或授以職業，或預先逐漸減除其數目是也。

今吾人所能致力於改良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者有三端：教以節儉儲蓄，爲之設備娛樂，並授以有用之技能。

都會中人多流於用錢無度，而無知識者爲尤甚。人力車夫享樂時少，故一旦收入較常時稍多，便爾放縱，不知檢點。故最要者即曉以節儉之要，奢侈之害，將一切不必要之耗費概行除免。然此事非僅空談所能了事，只演講或談話不能引人儲蓄，故尤要者厥爲儲蓄之機關。無論若干幾微之數，且無論何時皆得有可靠之處儲蓄。現在尙無此種儲蓄機關。大銀行家或不屑經營此種小事業。然熱心社會事業者，頗可試作此類之試驗。果能得車夫一類人之信任，則此種儲蓄事業造福於收入低者當不少也。

爲人力車夫設備娛樂或獎勵無害之娛樂誠一困難問題。此不特爲人力車夫之問題，實爲今日中國各社會階級之問題。謂中國人爲不知如何消遣之民族，恐非誣

言。吾人應爲人力車夫造出俱樂部一類之遊戲場所，爲之設備演講，遊戲，如能辦理得法，其利益必甚大。中國各社會階級多互相隔膜，吾人雖日常接觸，但互不相知，此於政治之改良，社會之再造，實多阻礙。如上等社會中人肯常來此種俱樂部服務，同時亦得與人力車夫爲更親密之接觸，實一明瞭勞動階級之最好機會也。

設此種俱樂部果能成立，吾人可更進一步，實施教育之計畫，授以手藝及工業製造諸科，使勞力之車夫將來不難爲技巧之工人。關於此種普及工業教育之問題，即將製造工藝種種之技術與理論遍施於社會之人人之問題，實爲今日中國之急務。其中包括若干問題，茲不贅述。

提高人力車夫之生活，增進其知識與能力，實爲吾人之義務。然吾人試一研究，則知提高人力車夫卽是提高社會，而提高人力車夫又不僅僅爲人力車夫自身之問題，實爲社會全體之問題。蓋社會全體本爲相連，非各部分各階級不相關係者也。



吾之撰此文，希望各人盡其所能，多少改進爲吾人交通上辛苦之同胞，俾其日有進步，將來勞動與生活皆能改善，則此不幸之階級亦卽無勞吾人之研究矣。

【註】人力車夫所常患之疾病，余聞醫者言，爲腿痛，冬日之凍手，凍脚，喉疾，盲腸炎，及花柳病等。如各地方之病院對於人力車夫之來求治者有詳細之紀載，當可爲有益之發明。

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

# 新歷史

新歷史是與舊歷史相對的名稱。新歷史的目的有三層：（一）可以得歷史的新眼光。（二）可以略知研究歷史的方法。（三）可以明研究歷史的用處。

## （一）

未講新歷史之先，不得不述明舊歷史梗概。舊歷史的記載方法，無論中外，皆附於文學之內。歷史向來爲文學之一部分。試觀自古以來之歷史，概皆以極佳妙之文詞述之。至於與事實相符合與否，反不甚注意。故無論名人傳記，政治歷史，宗教歷史，戰爭歷史，向來皆重在文筆之巧拙。文筆優暢則羣推爲好歷史。艱晦則鄙夷爲不足道。其最明顯之例，如吾國之史記漢書，其寫法爲後代歷史家之模範。中

國歷史寫法必稱班馬。又如英國文學家馬哥萊 (Macaulay) 所著的英國史，其文體至今爲習英文者所模倣。重在寫法，卽常忽略事實。逞一時之文氣，勢必至犧牲事實之真相。歷史與文學本來是兩件事。若必合爲一談，則必將二者之精神全行失去。若以歷史附屬文學別爲一支，則必將歷史之真精神全行失去。

歷史重在文筆，是歷史家歷來的通病。但是所記的內容，也因各人趣味不同，所注重的不一樣。一派的歷史家專記駭人聽聞的故事。將『天雨血』，『獸人立而啼』，『鳳凰來臨』等虛無縹渺的事，記在歷史上。比這個較勝一籌的是專用大戰爭，或奇怪的事蹟，做歷史變遷的線索。中國的歷史演義就是這一派。

又一派歷史家取記年的體裁。按着年代先後做出大事表。春秋通鑑都是這一類。西洋稱 *Annals* 或 *Chronicles*。歷代大事年表的寫法，在年月日底下，列了許多人地名，表示某種事實曾發現過。

又一派專記載政治的事實，普通稱爲政治史。政治史占舊歷史中最重要之部

分。歷史家所最注意的就是政治的變化。他們以為歷史的用處，是做政治家之圭臬，為軍事家之參考資料。吾國之資治通鑑即屬此類。英國史學家佛里曼（Frederic Mearns）常說，『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我們把佛里曼的話掉轉過來，可以說除去過去的政治的大部分，就都不是歷史。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曾寫了很好的歷史，並且會用校勘法，選擇正當的史料。但是他也是偏重政治一方面。他以為國家是人類發展的繼續綿延的基礎。所以歷史的目的，是使我們明白國家的起源及性質。

總之，舊歷史不過供文學家炫示舞文弄墨的伎倆。所記的大部分都是些聳人聽聞的瑣碎事，或撼動天地的大變亂。或是記些沒有關係的年月日人名地名。或是記帝王卿相的行爲和政治事蹟。常有一種史兼有以上數派之性質者。我們讀了這幾類的歷史，到底有什麼用處？我們人類是向前進的，我們的眼光是向前看的。過去的事，我們讀了，有什麼用處？幾千年前，在現在曲阜的地方生了一個名叫孔丘的，我們現在知道了，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又如幾千年前希臘人和波斯人在塞毛拔雷

(Thermopylae) 那個地方打了一個大戰，打破戰車若干輛，擄獲俘虜若干人，我們知道了又有什麼好處？充其量也不過掛個博學的招牌。因為人家知道，我們也不得不知道。因為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我們要表示我們是受過教育的貴族階級，所以也不得不知道。但是到底有什麼用處呢？這是讀舊歷史的時候可發生的疑問。

我們對於這個疑問，暫緩答覆。現在先把各種舊歷史的短處批評出來。舊歷史是屬於文學的。假使我們所研究的是事實，我們就不能犧牲事實專注意文筆。歷史家的始祖 Thucydides 在兩千年前就看不起那專圖『悅耳』不說實話的歷史家。（但事實上他還脫不了這個習氣。他的歷史寫法，也是講究詞藻娛悅讀者的。）歷史是記載過去的事實的。注意事實，照着事實源源本本用普通言語發表出來，對於事實沒有損益，沒有誇張，沒有貶損，歷史家的能事已畢，又何必計較文筆的巧拙？我們讀歷史為知道過去，不是為的學文學。若以歷史為文學之一部，那就是認錯本題。

駭人聽聞的事不能無故而發生。不過因爲那事實奇異，是我們所不經見的，所以歷史家特別標出來。但是歷史家因爲注意不經見的，却把那經見的事忽略，是大錯的。驚天動地的事不是孤立的。與驚天動地的事件發生的前後，都是有些關係的事實。歷史家只注意非常之事，竟把所以致非常之事的情形，和非常之事所發生的影響，一概忽略，可謂不明歷史的性質。歷史是長久的經過，所有的事實都是相連貫相銜接的。國家的興亡，朝代的盛衰，不過是長久經過中最惹人注意的事。所以發生興亡盛衰的事實，是不促人注意的。但是仔細看來，那些事實雖然不惹人注意，却是非常重要的。

歷史自太古以來，一直連貫不絕，相銜接的。那銜接的關係，不能用年代做樞紐，也不能用乾燥無味的人名，地名，做樞紐。年代，人名，地名，聯絡起來，不能做爲歷史。

歷史記載人羣各種的行爲，並不限定政治一種。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

云，『人爲政治動物。』後來德國的政治學者，也以爲人類最高的組織是國家。所以人類最高的活動，也是爲國家的活動，政治的活動。但是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人不只是政治的動物，並且是生產的動物，羣居的動物，思想的動物，有欲望的動物，求進步的動物。歷史所記述的，應該包括全體。政治不過是人類活動的一部分，也就是歷史之一部分。只有全體可以包括一部分，不能以一部分包括全體。故吾人研究歷史之全，最爲重要。

總括向來的歷史缺點如左：（一）偏重文學的。（二）人名地名過多，於讀者無意味，不能促發他的興趣與思想。（三）偏重政治而排斥其他事實。（四）常注意於駭人聽聞的事實，不能判別事實的重要與否，失去正確的歷史眼光。

（二）

新歷史是因爲舊歷史不恰意纔產出的。但是他的產出也與時代的思想，科學，



有密切的關係。(一)思想方面。自從達爾文用自然淘汰的道理說明進化，開思想界的新紀元，我們得到許多益處。今只就歷史簡單言之，有三層：第一層，我們的眼光不是限於一時一處的，擴充到久遠。第二層，使人有聯貫的觀念，從事於發生的(Genetic)的研究。將人類的歷史擴充到有史前的時代。人類自有生以來到現在之進化，久遠自遠過於有史之時代。第三層，歷史是人類的演化嬗變，不是各不相關的片段的事實。人事複雜，所以嬗變的關係也是複雜。(二)各種科學之發展。以前研究古代歷史，只有古代的書籍碑板，材料有限。近來因新科學日有成立，材料大為加增，如人類學發源於十九世紀之初，研究現代之野蠻民族，我們可以取來作為研究歷史之參考。知道現在之文明人類乃古時野蠻民族所化。而古時野蠻民族未發達時之生活狀態，與今之非洲，美洲，澳洲，諸處土著殆有相近似之點。各民族的生活，不是完全一樣的。現在的野蠻民族，實在是已經經過幾千年的進化的，更未必與古代半開化的時代相同。但是他們的生活，却是可以供我們的參考。如吾國古

代之文明不必全然與 Aztecs (古墨西哥族) 或 Incas (古秘魯族) 相同，但其文化狀態，和宗教思想，社會制度，頗足供研究歷史者之考證。又如地理學，不只供給歷史上地名的考據，並且由地方之形狀，可以研究人類之遷移。如古時歐洲羅馬文明向北傳播，為何只傳至於克倫 (KOLN) 而未能深侵入今日北德腹地？此問題若從歷史自身，恐不能得完滿之解釋。今若從地理的情勢研究，可以知昔日羅馬人北上時，係沿萊因河而上。河流交通之形勢，限定歷史上之事實。羅馬人為河流所限，沒有深侵入日耳曼蠻族的腹地。

近來學者推測人種的歷史有若干年，還沒有共同見解。有人說人類自初生到現在有十萬年。又有人推測為二十萬年。單以十萬年而論，只有五千年的歷史是有破碎不完全的記載的。此外尚有九萬五千年，是沒有一點記載可尋的。而此九萬五千年雖不能考究，然亦不可因為沒有記載的歷史，就一筆抹殺。這又是人類學古物學可以供給歷史家參考的材料。

此外更有社會學，比較宗教學，經濟學，心理學等，都可以幫助歷史家考查歷史事實，理會那事實的意味，檢查事實的關係。

歷史是不是科學一個問題，曾引起了多少的爭論。但是看現在的情形，應用各種科學，歷史自身，已經無形的變為科學了。不過各種科學內容不同，所研究的東西不同，所以應用科學方法研究，也不是一樣。歷史當然與物理化學不是同種的科學。

### 我們研究新歷史應當

- (一) 取批評疑惑的態度；
- (二) 應當權歷史事實之輕重，無論其經見，微細，或隱晦，皆須注意，不可以事小而輕忽視之；

(三) 應排斥神學的，怪異的，種種非科學的解釋。

今舉一例，如煮飯本來是一件小事，不足寫在歷史上。然而在中古時羅馬人何

以能如是戰爭，所向無敵，統一全歐，戰勝諸族？其兵士之組織，何以如是之精？  
煮飯也可以說明其一部分之原因。古時交通不便，運輸糧食，極其困難。後羅馬人  
代以麥粉 (Polenta)。此粉可以在任何地方隨便煮食。不須備製就的大量的糧餉。  
煮飯之事雖小，對於軍事極大，對於歷史上的事實有重大的影響。

### (三)

以上所說，都是說方法應該怎樣改變。討論方法與目的和用處是相關聯的。現在先用歐洲歷史家的見解論研究歷史的眼光。

古人對於歷史研究之眼光不同。羅馬的 Polybius 說，歷史注意事實。無論事實之重要與否，均以誠懇之態度寫出。他以爲歷史專供政治家及軍人的參考。這就是司馬光的看法，我們中國史學家用往古鑒來今的意思。及基督教盛行於歐洲，歷史家專用歷史上的事實證明宗教，或是用宗教觀念說明歷史。他們以爲歷史上所有的

事實，都顯上帝與魔鬼的關係。例如聖僧奧格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市』就是證明人類歷史純然是上帝的計畫。人類受了許多苦痛，都是上帝的意思。等到耶穌再生，末日審判，賞罰分明，人類就沒有苦痛了。又如法國 Bossuet 的文章簡潔流麗，做了一部世界史 (Histoire Universelle) 可稱為文學上的美品。可惜他的眼光還是神學的，用歷史顯明上帝的意旨。十七八世紀的時候，唯理派的思想勃興，宗教的迷信一時受了大打擊，歷史家的眼光也隨之俱變。福祿特爾謂歷史專為尋『有用的真理』。但是什麼叫做真理，真理是做什麼用的，要是叫福祿特爾解釋起來，恐怕還脫不了十八世紀玄學的思想的科臼。

及至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歷史家的眼光受了唯心論的大毒，變出了一種玄而又玄的歷史哲學。這一變就變到一種玄學的歷史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講義，說明歷史是顯示歷史的民族的世界的精神。(Weltgeist 英文譯為 Universal Spirit) 黑格爾所謂歷史的民族，指波斯，希臘，羅馬，和當時的日耳曼族。歷史的民族都是

能夠駕馭全世界統制全人類，所以他們具有世界的精神。所以黑格爾一派的歷史家都流於一種主觀的，國家主義的，狂妄的，驕恣的歷史觀。這種觀念浸入人的腦筋裏，人人都要變成帝國主義或軍國主義的一派，危險不堪言狀。後來德國的歷史學者大概都沾染了他的思想。Treitschke 可以說是他的高徒。現在還有一位日耳曼化的英國人名叫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的，也算是黑格爾一派。他做了一部『十九世紀之基礎』，兩大厚冊，真是大著作。可惜他苦心孤詣都是爲證明德意志民族是歷史上最高貴的民族，向來各族偉大的人物都帶着條頓族的色彩或血統。以上所說各種歷史觀都是屬於神學的，主觀的，玄學的，或國家主義的，不是科學的。

我們的新歷史觀應該像照像的對光一樣。對於所看的應該清楚，正確，不能支離恍惚。把一樁事情看得畸輕畸重，都是不當。歷史上的事實各有比較的關聯的位置。所以我們不能用主觀的，神學的，玄學的，或國家主義的觀察去研究歷史。我

們要採用客觀的科學的方法考究歷史的真象。

#### (四)

我們研究新歷史有什麼用處？歷史不是爲博學的人做廣告的。人的知識的價值在乎應用在人生上。假使不能應用，只變爲貴族階級知識階級的裝飾品，那就沒有普遍的價值。歷史也不是我們的借鑑。古時之情形與現代不一樣。如自然界的花必須有水有熱有光而後能生長。要素簡單，可以推論他的生長變化的情形。人羣變化的歷史不能如是簡單，故不能以古事爲今事之榜樣。人類之生活狀況不同，而生種種之情形，如國會，革命，復辟，文化運動等，各國皆有，而現象不完全相同。人類的情形極其複雜，不能以孟子所說的五百年一治一亂之語包括歷史上的變象。由此觀之，歷史於我們不能考鑑，可以不必研究。歷史既然不能作考鑑，吾人又何必研究呢？欲解決此問題，必須從進化論的眼光觀察。現代與過去相銜接，明古代過

去之事，即可幫助我們明白我們的現在，我們自身和我們同胞，明白人類現在的問題和將來的希望。簡言之，歷史是與人一種看法。

人類思想的習慣和社會上情形的變遷，速度向來是不一樣的。前者永遠是比後者遲緩。我們最容易有的，而且是最常有的危險，就是用已經陳腐的情緒觀察現在的問題，並且用已經陳腐的思想解決那個問題。我們生活向來不能完全的與所處的環境相調和適應，這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我們對於現在的問題，用陳腐的腦筋觀察，用陳腐的腦筋解決，那永遠沒有解決之一日。所以改良現在的社會，絕對不能用古時之社會做參考。更不能因襲固有的制度或社會的習慣。應該先求明白現在的情形和現在的思想。但是要求明白現在的情形和現在的思想，須先知道他們有怎樣的經過。過去的事實說明現狀何以如此。歷史所研究的，不是過去的事實若何，是怎樣會產出那樣的事實。這就叫『歷史的觀念』。

歷史的一處不是供給人類行爲的前提。但是我們的行爲也應該有根據，有基



礎，乃不致有盲目的無意識的行動。那個基礎就是要對於現狀十分明瞭。要想明白現狀，必須對於過去具有充分的知識。杜威博士曾說過：『讀歷史是明白現在，不是解決現在。』

這是在北京高師附屬中學的講演，由該校學生張世泰君筆記，加以修正而成此稿。

新歷史

# 孟和文存卷三

## 教育的效力

教育與社會之間本來是互相影響的。社會及於教育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大家容易看得出的。社會上發生擾亂就妨害教育的進行。專制的政治制度之下就不許學校內設有民治性質的教科。社會注重軍國民式的訓練，自動的教育就不容易發展。諸如此類，社會影響教育之例甚多。各國教育的狀況與制度，大部分我們都可以從他的社會情形上解釋的。我們現在從事教育的人，也都知道社會的變化如何影響我們的事業，社會的情形如何支配我們的理想。社會及於教育上的影響是非常明顯不容否認的。

至於教育及於社會的影響就沒有這樣的顯而易見了。從事教育的人都承認教育有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能力，但是這個觀念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信仰。熱心教育的人用這個信仰做他的興奮劑，而一般苟安萎靡的人也不過用他做門面語，做護身符罷了。若問社會上何種弊病是由教育改良的，何種事業是由教育提倡的，恐怕有很少是可以歸功於教育的。例如社會道德的卑污，政治道德的腐敗，工商事業的停滯，國民生產能力的薄弱，衛生觀念的幼稚，那一種是教育曾經盡了矯正的責任的？那一種又是我們可以希望將來由教育矯正的？我們看了向來教育對於社會貢獻與現在教育所有的成績，不得不陷於悲觀。

但是退一步講，教育的溺職也不能只認為教育的罪過。教育不過是社會中許多勢力中的一種，而教育事業自身又為社會中各種情況所限制。俗語說『獨木難支大廈』，教育自身何嘗可以對於今日社會上，政治上，產業上一般的腐敗情形負完全的責任。一般人非難我們，指摘我們的事業，固然是應該的，就是我們自身也何嘗

滿意我們的成績（假使有成績可言）。但是在百般事業都陷於衰頹之今日，我們也不得不為教育的溺職求大家的諒解。

所謂求諒解並非為教育事業脫卸責任，不過是聲明他的責任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是有限的，不是萬能的。要求教育改良社會指導社會，必須具有三種要素：第一，必須有量的發展。教育的機關如學校，講演所，圖書館等，必須比今日所有的增加若干倍。第二，必須有質的增加。教育的效率必須比今日增高若干倍。第三，時間。教育不是速成的事業，就是效率最高的教育，自小學以至大學，也須有二十年以上的長時間，纔可以收效果。這三種是教育上必不可少的要素。有了這三種要素，教育纔可以盡他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責任。但是若在社會上一般事業都是糾紛腐敗驅人於惡的時代，即假定教育有了這三種要素，他的功效也是有限的，何況在三種要素都不備的今日呢！

現在從事教育的人只有一樣事可做：就是增進效率。他沒有方法擴充量，沒有

方法支配時間縮短時間，所以只可以求現在的教育機關增加效率。假使現存的教育果能繼續維持最高的效率，則十年廿年之後，或者可以實現我們的信仰，或者教育可以盡他的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責任。增加效率是現在教育上惟一的重要事業，也是一般從事教育者繼續從事這個事業的理由。因為教育是負一部分指導或改良社會的責任的，所以假使今日從事教育的人仍然不能或不肯努力增加教育的效率，而放棄職責，任意敷衍，他們的罪惡還要浮於跋扈的軍人，浮於瀆職的議員，浮於尸位素餐的官吏。

十二，十，十五。

# 評學生運動

中國近幾年來發生的變故誠然不少。變故的名目也非常好聽。假使有一位舊式歷史家把中華民國九年以來的歷史照着每次事變的名目用傳奇的體裁都寫出來——什麼革命，制憲，『苛疊達』，『洪憲帝制』，護法，復辟，第四次維護共和等等——後代讀了，覺着這九年的民國，真是多事之秋，也真是四千年的專制以後政治運動最活動的時代。但是我們活在現代的人，探聽過這許多次政變的內幕的，誰不知道九年來的紛擾都是些名不副實的舉動呢？我們把每次的舉動分析出來，都不外五種要素：

## (一) 官僚

## (二) 政客

(三) 軍人

(四) 外國的勢力

(五) 金錢（來自官僚，政客，軍人，外國，國民。）

中國向來的政變沒有一次配稱『國民的運動』。沒有一次可以稱全社會的變動。所以歷史上極有名譽的好名稱，都讓那些官僚，政客，軍人，外國的勢力，和金錢，白白的糟蹋了！

一年以來的學生運動，可以說差強人意，給我們一線的希望。學生運動是一種新運動。上列五種的要素內，一種也不備。外國奴隸的機關報用冷嘲熱罵的口吻，說學生的舉動，是給美國做犧牲。我說學生是為世界的自由主義做犧牲，為開明的政治理想做犧牲。外國的奴隸又懂得什麼政治理想？我們不必怪他。

學生運動是上述五種要素以外的運動，所以可以稱做部分的國民運動。但是他行了一年已露出失敗的現象。悲觀的人一時又絕了一線的希望。我們有信仰的，有



理想的，以爲這不過是一樁試驗。不要怕！不要絕望！人的一生是一個大試驗，人類的一生是團體的一個大試驗。我們經過一度試驗，即增加經驗；增加經驗，即增加智慧；增加智慧；即是增進能力。我們現在所享受的物質的文明，社會的制  
度，科學的智識，不都是前代的人由試驗上得到傳給我們的嗎？所以我們現在也要  
試驗——試驗總帶着冒險的性質，所以一定要預備犧牲的——爲我們自己，爲我們後  
代進善物質的生活，增進科學的知識，改良社會的制度。

學生運動何時發生不能說定一個日期。前清末季的請願立憲，已經是學生的運  
動。辛亥起義，各處也多有學生參加。但是學生運動成了瀰漫全國的『精神喚醒』，  
總要算是在『新思潮』發生以後。他的誕生日就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我們歡迎他  
的週年紀念，要就着他一年間的經驗將他的功過批評一番。假使有過，就要快快的  
悔改，免得無用的試驗。假使有功，就要用那試驗的成績，積極進行，達我們改良  
社會增進文明的目的。

## 一 功的方面

(一)學生是官僚，政客，軍人，外國奴以外的人，又沒有受金錢的收買，他們純然出於愛國的熱誠，所以他們的運動可以稱爲自發的社會的活動。中國政治上社會上有了這個勢力，是可喜的。假使這個勢力可以持久，可以擴充，一定會發生功效。國民受官僚，政客，軍人，外國奴的欺侮，已經不堪，現在有一班少年的知識階級出來打抱不平，豈不是國民的福音麼？

(二)學生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終極的目的就遇見頓挫，但是有了這個運動，就好像使政府芒刺在背。英國穆勒約翰曾說過：『政府要時時刻刻被監督的。』現在的國會不是國會，監督政府只剩有學生運動，也是國民應該感謝的。總之，學生運動是民間對於政府的一種反對的，批評的，監督的表示。學生運動與去年北京的教職員運動不同。教職員因爲受經濟的壓迫，發生了麵包問題，因爲麵包問題遂致不信

任教育當局。教職員的運動是經濟的職業的。學生的運動是愛國的，社會的，政治的。（所謂政治的不是狹義的或政黨的意思）兩種運動不是同類，所以無從評隲。但二者果能膨脹，都是社會上的有用的勢力。

## 二 過的方面

（一）學生團體內個體不純，所以運動的精神不免有可指摘之處。學生的第一要務是改良本體。少數的腐敗學生可以做腐敗社會的縮影。美國的 Irving King 教授說過的：『在學校內帶來帶的，就是將來在職業上營私舞弊的。在試場內見了帶來帶的而不告發的，就是將來看見營私舞弊而不肯干涉的。』（見其所著之 *Social Aspects of Education*）。這真是發揮社會與教育的關係的至理。腐敗的心理如巴結教員，逢迎校長，對弱者專制跋扈，對強者奴顏婢膝，都可以此類推。假使這一類的學生參加運動，可以使團體與運動變化性質。又少數惡劣的學生所求的不是學

問，是文憑，出身，製造名譽，——所得到的只是幾本教科書叢鈔，和文官考試須知。這一類學生的道德，學問，墮落至於如此，不全是他們自己的罪惡，也是現代社會的風俗，習慣，和制度的罪惡。主持運動，參預運動的大部分學生都不是這一類。這一類的學生絕不發起偌大的運動，從事運動的學生都是志趣純潔，以國家為前提，所以只要於國家有益寧可犧牲一切。但是學生之中有了不良分子，也終是團體運動的障害。我希望學生運動先把這不良的分子滌除淨盡。先整飭學生團體，然後運動纔可以成功。先整飭團體，然後纔可以改良現代的社會。

(二)學生運動太重視學生自身，忘却自身以外之社會。現在中國的學生只有若干人，投身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有覺悟有理想而從事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我恐怕把各種不相干的人減而又減，只剩了一個極可憐的少數。學生運動雖然可稱做國民運動，但是仍然不與社會相聯絡。今日的學生大概出身中等階級，上等階級。他與農人，工人，商人，軍人，是完全沒有社交的關係，沒有相聯的思想。俗語說，『秀

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爲什麼不能造反呢？因爲秀才是『士』，占社會的小部分，他的生活，思想，交際，不與那國家中堅的農工商一樣，不與他們相溝通。所以他的運動終久是失敗的。學生自居爲主人翁，却忘了那在中國坐鎮幾千年的鄉下老，小工人，小商人。中國的實力不在那一部分的受了膚淺的新思潮的學生。那揚名，不出風頭，終日勤苦耐勞的農工商的勞動者，纔是中國真正的實力。等到鄉下老一旦真全急了，政府也要束手的。所以我希望學生千萬不要忘了中國的中堅國民，要把新思潮灌輸在他們的腦裏。

(三)最末是方法。螳臂當車是一個最笨最無用的方法。荒廢學業也是不經濟的方法。現在應該應用科學方法組織學生團體，使人人按着專長的知識，都是活動的積極的分子：這就是增加團體運動的效能。團體的組織堅固，然後可以膨脹——膨脹到學生以外的團體。

上邊所說學生運動的過失是他們試驗的差錯。這個差錯可以立刻改正的。我希望

望他們從速改正，從此團體可蒸蒸日上。我希望他們的運動是中國社會運動的『酵母』。我希望他們用科學的工具與國民協力達到人類共同的目的——良善的生命。

九，五，三。

# 論平民教育運動

現在平民教育已經轟轟烈烈的開始了。關於平民教育所用的課本已經由名家編訂印行了。平民教育的運動也已經由熱心家的鼓吹提倡將遍布於各行省了。假使這個運動將來的進行仍繼續如最初發軔時的踴躍，假使將來進行的程序能夠有系統的推行及於全國的男女老幼，我敢說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們國裏識字者的比例一定大增加。從此我們可以一雪以前國民識字程度低下的恥辱。至少在識字程度上也可以與各文明國家相比擬。從此點看來，現在熱心創辦與從事平民教育的人們，是我們最欽佩的，最感激的。在現在政府百般事業萎頓的時候，居然有熱心的男女不待政府的號令施行，由民間自動的發起這樣偉大的運動，誠然是我國教育界的大光明，使我們對於我國民的前途不容易陷於悲觀的。

對於平民教育，除了識字以外，至少有兩個重要問題，凡是從事這個運動的不可不注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民識了字以後須如何纔可以使他們不會忘記。第二個問題，就是他們識了字以後須如何應用他們關於文字的知識。這兩個問題本來是一個。但是爲討論的方便起見，我們不妨分開來討論。

人的記憶力不是萬能的。人學過了或看過了的事物總會有忘記了的。教人認識字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使人永遠記住所認識的字大概是更不容易。

一九一一年正月間，英國泰晤士報上載有巴黎訪員的一段電報，記述法國識字者的比例。我因爲當時讀了非常注意，所以將這段電報特別剪下收存，以備參攷。這段電報的大意如下：

去年（按卽一九一〇年）受徵兵試驗的二二七·〇六八人中，有五〇·八〇〇人的教育非常幼稚，須重新入軍隊學校補習。就中有七·八五九人連讀書寫字都不會。徵兵試驗的問題極簡單，不過是關係初等小學的歷



史地理與算學的問題。法國義務教育推行了三十年，而及軍役年齡（二十二歲）的青年中，竟有四分之一必須重新學習十二歲兒童所習的功課。

這是一九一〇年的情形。現在過了十二年，法國的平民教育也不見有什麼進步。去年（一九二三）一個法國軍官在 *Intransigent* 上發表了一篇聳人聽聞的文章。他說：

他調查了兩個步隊裏的新募兵七百人，年齡都是二十左右，其中十分之二可以列入普通所謂曾受教育之一類，十分之五能夠稍為讀書識字，十分之二拚字極困難，寫字筆畫不清，至其餘之十分之一則完全不識字。據說這七百人是從法國的三十一省，特別是東北最發展的省分募集來的，足可以代表各種階級，雖然大部分是從事農業的。這七百人之中大部分不知道歐戰議和條約曾在何處簽訂，極少的人知道法國的法律是

什麼人預定的。

這兩段記事看來是可驚的。但是這種可驚的情形並不只限於法國。我記得美國一位教授在加入歐戰後告訴我說，『從徵兵上發見了多數的不識字的青年，誠然是美國最急迫最重要的大問題。』（至於比例占多少，可惜我已經忘記。大概也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從此看來，就是在勵行義務教育的國家裏的人民，還有一部分要將他們所讀的書所學的字忘記了的。

識字的能力，大部分要靠着他的周圍的情形。在都市裏的人民，特別是在現在印刷事業發達的時候，識字是不難的。招牌，廣告，仿單，發票，新聞紙，遍處都是。各種形體的文字時時觸遇眼簾。至少『大長城』，『三砲台』等字，人人都容易學會，也容易記住了的。所以在都市裏居住的人，識字的機會多，識字的人大概也比較的多。但是有些人，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永遠沒有識字的需要，他們自己也沒有識字的趣味，他們雖然有識字的機會，却永遠不會識字的。這一類的人一定不

少。例如人力車夫，或者因為他的生意慢慢的可以學會認識街道的名字，但是掃地夫脚夫或者一生一世也沒有機會學會認識字或溫習他所認識的字。但是在大體上看來，在印刷品多的都市裏居住的人，是比較着容易認識字，容易記着字的。

鄉村裏的情形就遠不如都市了。現在有些廣告雖然已經布滿在內地鄉村的牆壁上，但是他們引導人識字的勢力還是極微小。無論如何，鄉村裏的印刷品是極少的。鄉村的人要時時溫習他們所認的字是困難的。各國受過義務教育的兒童，到了中年以後，還是不能念書寫字的。大部分大概都是因為既沒有識字讀書的需要，又缺乏那便利讀書寫字的環境。我們對於這類人更應該特別注意，使他們有看見印刷品的機會。

但是更進一步說，人認識字不是只為能看普通印刷物如廣告仿單一類的文字的。假使只將看仿單讀廣告認為平民教育，那未免太褻瀆平民教育的尊嚴了。有些人所以熱心平民教育的，或者只為得車夫可以認識街道的名稱，廚司可以記帳。

但是明白平民教育的真意義的，決不能將平民教育只限於這樣狹隘的，淺薄的，純粹功利主義的觀念。要知道識字不過是個方法，並不是人的生命的目的。人認識了字，要知道如何藉着他開拓眼界，發展心靈，發展意志。這就是我所說的第二個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層，就是誦讀的材料。誦讀的材料對於識字的人好似必不可少的滋養品。人民的心靈，見解，思想，都靠着 he 培養，也都爲他所左右的。換一個譬喻來說，不識字的人好似盲目，識字而無誦讀的材料好似明目而無物可視。假使將來一般的人民都受了識字的教育，那最緊急的問題，就是給他們什麼書籍看。這個問題比什麼都難解決。平民教育的成敗也就看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我們看了現在中國出版界的情形，一方面是可誦讀價值之出版物之少——無論爲平民教育或專門教育——又一方面粗俚蕪雜的出版物之多，有時覺得在中國識字未必

果是幸福。假使將來一般人民都認識了字以後，而他們所讀的只有今日『文人』的『創作』與『翻譯』，或者他們不認識字反倒是幸福。熱心平民教育的人聽了這話或者要罵我頑固多慮。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不顧這個頑固的見解，而竟以為平民教育就是使人識字讀廣告，或讀今日火車上兜售的出版物！

十二，十一，六。

論平民教育運動

# 留學問題

中國人到外國去入學校，求智識，學技能，已經有了五六十年的歷史。最初留學生到的地方要算是合衆國，以後從英法日德漸漸的遍布於全世界各國，以至於坎拿大 腓律賓的學校也都有他們的足跡。遊學之國別這樣的多，所學的科目也是非常繁博。最先學習的固然純是言語。但是如今世上所有的學問，思想，技術，從最乾燥無味的學問如基督教的神學，以至最近發達的應用科學如飛行學，無不有我們中國人去研究的。論到人數更是不可勝數。最先曾國藩派遣學生遊美一起就是五六十年。以後張之洞端方及各省派送遊學也都是大批。我記得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的三年裏頭，在日本官費公費自費的學生合算起來無時不在萬人以上。據說東京的神田一區就有五六千人。神田街上來來往往的都是些中國學生，差不多把當時神田區的

神保町三崎町變成了一個『唐人街』。在這五六十年裏頭一班一班從各國畢業歸來的前後統計起來總不下幾萬人。他們所費去的金錢假使平均每人只用一千元，已經是幾千萬元了。

假使有人把中國留學生變遷的經過情形，詳細的敘述一番，成一冊極有用的留學史，可以給我們做參考。可惜現在還沒有人去整理這些材料，著成一部專書。但是只就我們所知道的推論起來，那留學生散佈之廣，研究科目之博，人數之多，和經費之重，實在值得特別注意的。我們看了這個情形，不得不就已往之經驗考察那留學之利弊。留學究竟產出了什麼結果？於留學生自身，於社會，究竟增加了什麼利益？

最普通最膚淺一派的議論，以為留學是一種最好的出身。現在最『得意』的，在政界最活動的，雖然不全是留學生，也是以留學生占大多數。留學生的頭銜可以抵得前清的舉人，進士，翰林等正途出身。所以考文官試驗的，領憑做律師會計師



的，候補做省議會國會議員的，都常藉着一張外國學校的證書，得到他們的資格。總之，留學生在今日社會裏已成爲一種特殊的社會階級，也就是最優異最高貴之階級。所以一時的風尚，凡是可以得到出洋的機會的，都想去做一做留學生。就表面看起來，一個人打着留學外國畢業的旗號可以在社會，政治，各方面活動也是快意之事。這不過在留學生本身上立論，並沒有念及留學生身外的人。換一句話說，這不過以個人活動的成敗立論，並沒有念及他的活動在社會上是利還是弊。

還有一派人拿社會或國家爲前提，比上邊所說拿個人主義做立足點的立論高出許多。他們說留學生的功勞是非常之大。現在的一切新事業如鐵路，電報，電話，製造，等等都是因爲有了留學生，我們中國人纔可以自己辦理。倘使沒有他們，我們就都要仰仗外國人了。不只是物質的方面我們要感留學生的恩，替我們辦理一切。就是法律政治，我們也是仗着他們留過學的纔把那些新制度輸入中國。什麼檢察廳，審判廳，國會，地方議會，一切法律政治的新制度，莫不是留學生輸入的。

現在國內的新事業都幸而有這樣多的留學生纔可以興辦起來。這也足可以爲留學生自豪的。但是這種論法仍然是籠統的。所有的留學生並不是都在那裏辦新事業。有的新事業也並不是都由留學生舉辦的。果然如此，則留學生而不辦新事業的，又可以怎樣的有所貢獻於社會？那新事業既然不是只有留學生纔能舉辦，又何貴乎有留學生？這也是應該熟考的一個問題。

另有一派人認定留學是有絕對的好處。無論什麼人假使可以有機會到外國去，就應該出去。我們中國人株守家鄉，死守着祖先傳來的習慣風俗，只知因襲，不知改革，都是因爲沒有看見過人家外國比我們强的地方。所以最好是讓中國人盡量到外國去。『他們在國內好嫖的，到了外國去嫖，也可以改一改舊法。除了嫖之外，也可以增長見識，回國以後或者還可以把舊俗改好。假使出洋留學的什麼也沒有學得，沒有看到，至少只看了那衛生便所也是很值得的。』（這話不是假擬出來的，實在是有人這樣說過。）但是中國人不是人人都有出洋的機會的。所以又有人

創了儉學工讀等辦法，使那沒有資斧的人也可以到外國去入學校。近幾年來用勤工儉學的方法出洋的已經有了好幾大批。這一派的主張是事前的（*a priori*）斷定，並不是考察事實得了好結果以後纔發見的道理。儉學工讀固然是求學的一種好方法，可以鍛鍊求學者的意志，養成他的勤苦耐勞的性質，但是施用在出洋求學的身上適當與否，這也是本題內應該研究的一個問題。

以上三種主張都是贊成留學方面的議論。見解的淺深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都以為留學這個辦法，無論是從個人方面或是從社會方面看起來都是好的。至於有少數反對的議論，大概都是對於留學生個人的行為，並不是對於留學這件事。（胡適之先生在留美學生季報上曾登了一篇非留學議，却是反對留學這件事，可惜我還沒有讀過。）留學雖然有利，但是不能像這三派的主張所說的。即使那留學之利果如三派所說的，那末，所得之利是否可以償那所耗費的幾千萬元的留學費，仍然是一個疑問。我們現在且不必批評這些贊成留學的議論，先追溯歷來派遣留學的用意和方

法，然後再對於留學求一正確之觀念，那留學之是非也就可以從此辯明了。

留學原來是一種教育的方法。中國最先派遣留學生的意思，是爲造就一班方言家，爲政府充翻譯人員。當時政府因爲辦理交涉，沒有會說外國話，讀外國文的，覺着有許多困難，所以纔選派留學生。後來所設的同文館廣方言館也是這個用意，不過是在國內設館培植方言的人材罷了。等到中國受了英法聯軍的欺侮，曉得自己的陸海軍敵不住外國人，所以又選派學生到外國去學陸海軍。但是當時選派的方法却不是隨意揀擇漫無標準的，也不是大批出洋的，全是本國學校內（如馬尾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武備學堂。）拔擢高班生或畢業生纔遣送的。他們至少要通方言和淺近的科學，比較要算有根底的。這是很可注意的。以後南北洋和湖北派遣留學生也都是這種辦法。自從庚子以後，國人受了一番大打擊，一時人民都有圖強之志，所以到外國去求學之心更切。這是留學熱的發軔。各省督撫也跟着提倡留學的風氣，除去派遣長年期的留學生之外還派人去學那短期畢業的師範與法政速成科。

袁世凱在直隸又咨派候補的官吏到日本去考查三月，做他們補缺的資格。同時政府因為政治上特別作用也就隆重他們，賞給他們最優異的出身。從此以後，那留學生的聲勢一日重似一日，留學生的數目也一日多似一日，因此留學的辦法大家也都承認為當然的制度，沒有可疑的了。近幾年來，留學生的人數雖然已有減少之趨勢，但是政府對於留學仍然是因襲二十年來固有的制度，沒有什麼改革。現在我們應該藉着這幾十年的經驗，把這現行留學制度重新整理一番。

上文說過的，留學是一種教育方法。留學當然與全國教育相聯絡，不能算單獨的辦法。換一句話說，假使我們政府定有教育政策，那留學當然占政策中之一部分，不能超然獨立與政策全體不相關聯的。以先留學為造就翻譯官，後來為造就陸海軍人，都可算做那個時代教育政策之一部分。當時之教育制度是私塾和科舉。因為與外國接觸，覺着自己缺乏言語之知識，和練陸海軍之能力，所以纔選派留學，補固有教育制度之不足。現今追想當時留學的辦法，並不是無意識的，實在是有意

識的，有目的的。庚子以後，那大批出洋去發憤求學，也可以算有意識的。因為當時舊教育制度已經破產，而新教育制度尙未成立，一時關於科學法政之知識，在國內無處可學，所以不得不向外國去求學。但是現在國內新教育制度業已漸漸成立，科舉私塾已歸淘汰，我們不得不把留學的辦法重新仔細估量一番。國內各種學校既然都已先後設立，全國人民須受本國學校教育纔算正當。留學一層只可以為附屬或補助本國學校的一種辦法。本國學校內有未設或設而不備的學科，一時無處學習，只好求學於外國。假使本國的學校自為學校，出外去留學的自為留學，兩不相謀，這就成了不完備的教育政策。產生的結果，就是今日這種現狀。

二十年來留學的結果，使今日有幾十萬之留學生布滿國內。因為這幾十萬人去的地方不同，所以有日本英法美等不同的名稱，各種的派別。各國留學生雖然沒有顯然的衝突，却也不免鬧意見，爭意氣。（這是無可諱言的，個人利害相背馳的時候，也有打着留學國別的旗幟相衝突的。）所以至今受過外國教育的還沒有一個鞏

固的團體。因為他們受的教育不在一個地方，所用的言語不同，書籍不同，所學的派別又不一樣。即使他們所學的是同種科目，但是因為由不同的地方學來的，所以回到本國來討論他們所學的東西，或是辦一樁公事，總好像是互相隔膜，不能一致。以致大家鬧派別爭意氣之不暇，還有什麼工夫去共同商榷，互相幫助呢？

中國各種學校設立之後，政府和各省派遣留學生，與本國學校制度毫無聯絡，實在是一件大錯。因此所派的學生有兩大缺點：一則沒有把求學的基礎預備好，二則留學的年歲太輕。那些贊成年幼出洋的人，以為年輕的人記憶力強，容易學言語，還有其他種種的理由可說。不過據我看來，倒是利不敵害。第一層，年幼出洋的大概都犯了沒有相當的根底的毛病，要在一國進過中學小學纔可以入大學學習專門學科。這種辦法，不但耗費金錢，尤其耗費時間。淺近科學在國內的中學和高等學校學習要省多少學費。並且以本國語聽講比較外國語省事得多。第二層，年幼的人對於祖國的觀念較為薄弱。這裏所說的對於祖國的觀念並不是指愛國心，乃是了

解其所居的國家的情形的意思。所以他們對於本國真正的情形終覺隔膜，更不知道從何盡力起。他們所得的結果，最好的就養成了一個完全良善的外國國民。不好的呢，却只沉醉於西洋物質的文明，剽竊了一個卑賤的人生觀，回來也就會替祖國多造些罪惡罷了。

現今在社會上最得意的留學生爲數不少。但是合全體觀之，留學生之在中國教育上確是一段可悲的歷史。初到外國一個新社會裏，沒有一個相識的人，東奔西投，好容易找到一個學校；因爲根底太淺，聽講又跟不上程度，因此廢學的不知多少。這樣的人對於學問既然沒有趣味，就極容易爲外物所誘。生活一天比一天墮落，志氣一天比一天頹喪。在外國鬼混了幾年，等到官費截止的時候，然後回國，仍舊是一事無成。這是一類。又有一班留學生雖然學到畢業，但是原來定學科的時候，沒有參酌國內的情形，沒有決定終生的希望，逞了一時的高興揀定了一門，這類學生所學的必不切實，回國來不能用其所學。這又是一類。還有一類，留學的時



候本來有一番抱負，所學的科目也很切實，但是回國來應用他們的學問，却不能應付，竟至失敗。中國今日各種事業全在開創時代，所以最需要的人材，不是大學普通的畢業生，乃是研究深博的學者或專門家，並且須是知道中國的。歐美大學乃是養成普通學問之人，至於專家學者，全由出校後實習研究得來的。因為他們的社會與我們的不同，各種事業都已發達，所以大學生畢業之後，就可以有地方實習研究，就可以做起事來，過了幾年就可以成就為專家或學者。中國人回國來沒有實習的地方，各種事業皆須着手草創，所以遇見事業竟至束手。以上三類要居留學生中的大多數。比較起來，以最末一類的境遇為最可憐。一般留學生在他們留學的國裏很可以運用其所學的，但是一到祖國，那社會，政治，經濟，種種狀況與他們留學地方的環境迥然不同，他們就好似出水之魚無所憑寄了。所以歸國後之留學生真能把他所學得的智識技能貢獻於祖國的有幾個？雖然，也有幾個在社會上成功的，但是他們的成功未必就是用其所學造福社會。假使現在調查那幾十萬已回國之留學生

所執之業，大都是用留學生的招牌，或特別援引的勢力纔得到的。這雖然原因於中國固有之社會政治的腐敗情形纔有『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弊病。但是試問要興辦一樁事業的時候，可以找到的相當人材有幾個？辦事的時候能殼把他的學問應付運用的有幾個？（這是辦過事的人都知道的。有一位專門技術的官對我說，學他那一門學問的固然常有，但是真可以實地做事的却不易物色。因為畢業生在外國可以實習，但是回到中國驟然擔當大事就不勝任了。）這是大家都可以看得見的。請問這應該歸罪於那一個人？這二十年以來，國家所支出的留學費不是都付之『東流』嗎？留學生所用的那些留學費，都是小民血汗之資，假使無所貢獻，我們良心上又怎樣可以對得住供養我們留學費的小民呢？

論者或以爲我的見解偏於極端，過於悲觀。但是以上所說的皆自經驗與觀察中得來。我不願意拿許多人的歷史——他們已經夠可憐的了——和許多悲慘的事實來說明我的意見，做這篇文章的證據。我現在攻擊既往，正是因爲我所最希望的是今後之

派遣留學應當是有意識的，應當占我們教育政策的一部分。教育當局應該有一個廣博的教育政策，把留學放在政策裏補助本國教育不足的地方。換一句話說，就是本國可以教授之學科儘須在國內學習。本國沒有成立之學科，或程度不足的時候，再派送學生出洋。假使本國學校設備不良，這是教育當局的責任，應該力求改良纔是。萬不能因為本國教育不進步以後就永遠借外國學校為我們造就人材的。（七月在巴黎時，李石曾先生曾談及留學的好處，他說有儉學會某學生在上海某學校學法文為高材生，到了法國纔知道他所學過的功課還不及法國中學程度。這是該學校辦理的不好應當改良的，但是李先生不知道有在法留學十幾年只知法國有一位文豪名叫蕭俄的。還有一位在法國學法政住了七八年，說這次大戰爭的原因是英法打主意欺侮德國的。）總之，將來留學生，或者還要大批派遣。但是，第一招募時要定最高之標準，（現行制大學預科畢業生也得派遣，資格還嫌太低。）並且保證他們將來可以仗着他們的學術技能擔任一種事業，他們對於所受之學費纔可以無愧。現在

有資格出洋的除了教員以外，以專門學校和大學的優等畢業生爲最適宜。他們在國內學校已受了四年乃至六年的教育，所習的又是專科，等到畢業的時候，當然有一種心得。就他們所學的再到外國去實習，或研究，或考察，都於他們將來任事有極大的幫助。他們在中國環境內受了專門的教育所以知道中國情形，並且知道他們的學科與中國的關係。到了外國是開着眼的，是胸有成竹的，（一位朋友對我說過，凡在外國留學的時候胸中有問題要研究的都是好學生；我想也就是將來可以做事的學生。）是知道取捨的，是將來可以任事的。我想將來改造中國的是他們，將來在中國發達學術，造出研究的精神的也是他們。

# 論大學教育

滬上教會中人，編輯中國教育便覽（Educational Directory of China）已三  
年於茲。頃讀其最新版，共分為三編：首編記過去一年間之教育事情，附錄二三學  
校及教育會之規則；次編列教員氏名錄；末編載全國中學以上各學校之名稱。以外  
人而調查吾國教育之實況，其觀點異，其思想異，其判斷亦必不同。更以昧於吾國  
政治上社會上之種種狀態，則其記載之未詳，結論之未合，疵謬之夥，亦正在吾人  
意想之中。然以外人而首創此艱任，總括內國中等以上之教育，便於識愛皮西者之  
參考，則其功有足嘉者。而吾人所可深注意者，則香港大學司密士教授論大學教育  
與實科教育之文字二篇。吾請對於前者加以評論，誌吾感想。

司密士教授掌教於英倫之伯明罕倫敦二大學有年，後受泰晤士報社之委託，調

查歐美諸大學。所著報告，見諸該報之教育附刊。其言論乃根本於長久之經驗。廣遠之觀察，與率爾操觚侈侈而談教育者絕不可同日語。後香港大學成立，氏被聘爲工科科長，來東亞執教鞭。故氏實學識經驗觀察三者俱備之教育家也。其論中國大學教育曰，『中國之以大學稱者以十數，然率皆程度幼稚，科目殘缺。就中科目粗備與大學之名稱相符合者，數不逾三：外國政府之香港大學，基督教會之聖約翰大學，及中國政府之北京大學而已。三者之程度不全相同。香港大學擬英制，學位高貴，擬英之倫敦。聖約翰大學純擬美國制，守美國教育法規，華盛頓教育局認爲合法定大學之程度，故亦漸有遠望哈佛耶魯之勢。獨國立北京大學程度較一般大學遙低。其工科卒業生殆無受學位之價值。設此後果能增經費，善組織，謀教務之改善，則其前途亦未可限量。……』

司密士氏對於大學之批評止於此。吾人非親歷諸校，察其組織，接晤教員，考其功績，莫由批評其意見之當否。今假使氏之言爲不誣，則燦爛之中華，文化之先

河，人民疆土，豪甲諸邦，乃無國立大學之可言。而基督教會以私人團體，乃能組織大學，與他邦國立大學相媲美。使有識之士有莽莽神州無一大學之歎，不亦大可哀乎？假使氏之言失之苛責，而我邦之大學，若國立北京大學，若其他省立私立之大學，誠可儕於歐美諸大學之列，則吾人豈遂可岸然自傲？蓋今之所謂大學者，強半屬於基督教會，以中國之巨，大學之數猶不滿二十，視諸合衆國之大學以百計者，豈不重可愧耶？（考美國教育會今年出版之年報，高等以上之學校總數在二百以上。）

大學者，一國文化之中樞，知識思想經驗之交換所也。吾聞之，大學之職，所以聚過去一代之智者，與未來一代之英俊，傳經驗，增努力者也。故大學之良窳，視乎二代之接觸若何；積久之經驗，理想之努力傳播又若何；蓋斯乃道德進步智識進步之本也。（Branford, Interpretations and Forecasts, 1914. 二八九頁）教育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前代之成就，後代承受之也。不有教育，則先代之

文化滅，先代之思想經驗絕，使後之人復反乎榛狉原人之初態。故今人以教育而覘族之文化國之強弱，亦即視其民能否保存前代之經驗知識，俾益求進而已。故教育之方法，遍求諸大地無量數之民族，罔有不存。非洲之黑蠻，美洲之銅色種，亦莫不有老幼二代相接觸傳授經驗之方，此修民種學社會學者所類能道者也。然經驗有難易，知識有淺深，人之稟質有賢愚，處况有不齊。故教育之端亦不一。一羣之中，必常有部分之人，富有經驗，遠超出一般人民之上，非以其稟質特優，即以其處境異常，乃能矯然傑出。若斯人者，在野蠻半開化之社會爲會長，爲長者，爲巫醫；在歐洲之中世爲僧侶；在我國爲達官，爲顯儒，爲翰苑；在今日之近世國家，爲大學之教授，大學之學生也。

由是觀之，大學者，文化之執炬者也，文化之執鑰者也；前代之智者以所成就之諸般文化燭照未來一代之英俊，啓發未來一代之英俊之所也。居今日世界大通文化猛進之時代，吾茲所謂文化者，又不僅限於一國民一民族，實網羅八荒，總括人



道之文化而言也。舉今之所詮論，而揆諸我國大學教育之狀態，則吾上所述司氏之評說，寧得謂爲誣我？我國大學程度之若何幼稚，科目之若何蕪廢，姑置勿論，而可以樞紐新舊兩代，當傳播固有文化世界文化之任者，在全國中果有幾所？足以高擎世界文化之炬燭示後來者果有幾人？此吾觀乎吾國之大學教育，念及今日國家之狀態，袞袞諸公，芸芸氓衆，非日迫於奇慘的生計之爭競，圖苟且之生存，卽日耽於卑劣的身心之娛樂，謀肉體之安舒，乃不寒而慄；益悲吾族之風雨飄搖，文化喪失，乏炬燭明星之指導，而國之將不可以終日也。

抑吾所悲者，不在過去，不在方今，而在未來。諺有之，過去者，過去而已。往者已矣，其如來者何。吾族而欲立國於大地之上，與歐美諸文化先進邦相媲美，則舍速培植文化傳播之機關，其又奚從？政治法律之制度，物質狀態之進步，固近世國家之表象。而必其國之學術發達，文化增進，先樹其基，乃克臻此。交換知識啓發文化最首要之機關匪他，卽大學是也。英之染料夙仰給於德，其入口品物價額

常以染料占第二。迨歐戰起，英德貿易之途斷，英之化學家，據講壇於大學者，相集謀製造之方，創興染料業。英之海軍跋扈北海，自鎖港以來，德意志所產之食料品頓見短絀，乃謀經濟的分配，却浮濫之消費，於是麵包有券，奶油有券，糖肉莫不有券，分配民間，以爲購取之證，所以禁濫購防奪貧者之食也。而籌計生產，分配消費，實德之經濟學者統計學者，執教鞭於大學者也。吾適以意想所及，舉吾人所習知之犖犖大端，以明大學教育與近世國家之關係。蓋近世社會日趨於繁複，即文化先進之國家，問題千百，若政治，若法律，若社會，若生計，若教育，若衛生，日盎然發現於人民之前，擾其生命，必其國之智者，燭以燦爛文化之光，覈以精奧科學之理，乃能與人民研究解決。今吾國當社會劇變，內政需舉，外患日迫，凡百庶政，畢待修治，則大學與國家之關係豈不更密切耶？

故今之國家問題最迫切者，誠莫若進善大學教育。從事大學教育者必咸惕然知其責任之重，職務之貴，以自策勵，而受學之士必阻勉從事於學術之研究，促道德

知識之進步。夫然後吾族得闡發傳來之國粹，採納域外之文化，施諸實用，以光吾族。信能如斯，則教員又焉能尸位素餐，視教席如傳舍？而莘莘學子又焉能優游度時，以文憑爲就學最初之目的，以官吏爲畢生唯一之希望耶？

雖然，大學教育改革之計畫，非易言也。自頹惰朽敗而力振拔有崢嶸之活氣，以盡教育家神聖之使命，必其人有堅忍不拔之志氣，高尚之理想，而又非一人之力所能致者也。吾嘗謂學校之組織固首賴財力，而其精神則全視謀事者之若何鼓舞。京津高等以上之學校經費夙豪，民國二年以後減削至於極微，而學校之整飭，科目之設備，固今勝於昔也。故今日大學改善之問題不全在財政，而尤在乎人才。蓋二十世紀之新發見，厥爲組織。苟得其人而善爲組織，則事畢舉。德意志處困阨之勢，以寡抵衆，抗戰二載，迄未疲竭者，有人才，有組織也。英之軍需品初本不給，乃後之出產源源弗絕，且供給聯盟軍之用，無他，人才組織使之然也。

吾既述大學之神聖職任及人才之重要，吾尤欲述吾對於大學未來之希望。聘日

四囑，則歐美日本之大學，其數盈千。組織有殊，精神各異，勝於吾國現在之大學，自不待言。而欲求其功績最可稱者，吾獨推尊合衆國中部諸州之大學。其猛進之精神，獎勵學術，掖進文化，勸誨後進，固不待言，而其直接的服役於社會，使社會獲大學教育之實益，則又前輩之大學，若英之牛津劍橋，美之哈弗耶魯所不逮者也。吾請舉維斯康辛爲例。

世事繁劇，於今稱最。而問題之夥，解決之難，有非政客所暇理，所能理者。故維斯康辛州之政事，大學教授多司顧問之職。然茲所謂顧問者，絕非坐支巨薪，尸其位不謀其政之謂。實對於州之切要問題，以學者之眼光，科學之知識，詳爲探究解釋。其意見不特報告於政府及立法院，且普告於公民，而大學生徒且以之爲實用政治之好資料。民政基礎，厥在教育。昔穆勒約翰謂民政之先，必設普及教育。而教育又不止於讀書識字，必且授以高等實用之教育，養成公民之知識，俾人民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生計上種種問題，有深奧之趣味，不肯漠然置之。如斯然後人

民非特能監督政府，且與政府相提攜，共謀社會上政治上之進步。且平民政治大旨之一，爲機會平等。人之稟質固有不齊，然既等是公民，則公民之教育，公民之權利，必不可有歧視。等是公民，因處境之不同，而不能受同類之教育，不能享納種族之文化，其過常不在公民自身，而在社會。是國家之組織未備，置公民各員之價值於不顧也。彼平民政治之維斯康辛州，乃設大學擴張 (University Extension) 之策，以增進州民之知識，與其公民之位置。曰函授法。全州之民，非盡能負笈來都，日登校室，享受大學教育，故必使大學教育，就諸人民。最普及之法，是爲通信教授。曰假借圖書。關乎時下之問題，必有研究之材料，若新聞雜誌之所記載，書籍之所論證，皆研究現時問題之好資料，貸之於公民。凡郵運通達之處，公民教育，輒隨之俱至。故今日維斯康辛州學校之辯論會，不取枯乾寡味之問題，而常取生存之問題，供有益之研究。曰演說會，音樂會。凡州境之內，各地方團體，有欲研究之問題，或養優美音樂之趣味，大學輒遣講員爲之演說，或使音樂專家爲之奏

演。更有市政參考局 (Municipal Reference Bureau)，在大學監督之下，遍設於州境之內。凡州民參考州政市政之問題，皆可就之，得最適用之材料。又若關於地方改革，社會改良，公衆衛生，音樂獎進，皆於州內設獎勵訓誨之機關。或搜集新聞雜誌，以供州民之閱覽。或陳設物品，啓發一般之心思。時且以關於教育之幻燈鏡片，分布諸區補講演陳列之未足。總之，大學者，高等教育之機關，知者研究之所，弘布其勢力及於未知者求知者也。而維斯康辛大學之活動，不僅限於校內之講演考究，正所以使知者與求知者相接觸。故吾稱之爲最新式最猛進之公民大學 (Civico University)。

夫大學之職，若是其神聖。大學之人才，若是其重要。更觀乎平民政治之大學教育，非若歐洲中世之限於僧侶之專業，非若吾國舊制之限於士族之專勤，今且準機會平等之旨，採公民大學之制度，勿論婦孺成年，咸得受最高學府之教育。由斯觀之，則司密士氏之批評吾國大學，豈非失之寬縱，而非失之苛切乎？彼文化先進

邦之公民大學之型俱在，有肯當此空前之際會，進善吾國大學教育，使其在國家之中神聖之職責，普及其勢力於公民者乎？吾翹企望之！

【注】大學擴張之名，倫敦大學早有之，然只限於普通演講。日人譯爲巡回講演，或通俗大

學講演。其義至狹。維斯康辛之大學擴張制度範圍較大。

五，十一，十。





# 大學課程問題

我們在討論大學課程以先，須要明白現在大學的位置，現代大學與前代大學有什麼不同之點，現在大學在社會上有什麼責任。

大學本來是貴族或高級社會的子弟的教育機關。大學教育本來是治者階級或閑暇階級所特享的權利。能受大學教育是他們階級的一種標幟。他們受教育的目的，是爲貴族生活的裝飾，是爲閑暇階級的消遣，——最好亦不過是由文藝上的造詣顯出他們階級的高貴。所以大學教育本是特殊階級所專有的；那大學教育的目的本來是爲點綴階級的色彩，鮮明階級的標幟的。至於大學的課程則注重古典的知識。因爲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崇拜古典時代的造詣，想恢復古典時代的文學，思想，美術，所以竟認古典時代的學術爲文明的精華。所以大學的學科亦自然偏重古典的學

問及文學。

但是古典的知識與文學，除了去做裝飾與消遣以外，對於許多人——究其賢連貴族與治者階級也包括在內——常缺少功用。在人類社會裏，假使一件東西自身沒有功用，雖然不能立刻消滅，亦終必為極少數人所需要。特別是學校裏的學科，如失去真正的 (*intrinsic*) 價值，終亦必為人所屏棄。所以古代大學最早即將幾種特殊階級所專有的知識與藝術併入教科之內。神學，法學，醫學都是比較的有功用的學問，亦都是治者階級應該有的知識。神學是治人靈魂的，醫學是治人身體的，法學是治世的。歐洲大陸上如意大利，法蘭西的大學所設的學科就是神學，文學，法學，醫學四科。從功利方面看來，當時社會所需要的人材亦不過就是牧師，法官，律師，醫生，教員與文人罷了。

現代大學，自十九世紀以來，已漸失去階級的色彩。現在大學已為平民的。中央或地方的政府，應着教育平民化的趨勢，都去擴張大學教育。例如英國有各地方

大學的勃興（如曼哲斯德，伯明罕，里茲等處。）美國有州立大學乃至市立大學的膨脹。大學擴張的結果，為滿足來學者的需要起見，勢不能只限於前代所設的四科。

況且教育的平民化不過是近代民治運動的一個現象。按着民治的意義解釋起來，人無所謂治者與被治者的區別。人人都是公民，所以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要服從法律，所以亦可以說人人都是被治者。沒有治者的階級，亦沒有一階級所專有的知識。各人對於知識雖然可以各專一科，各有專長，但是他運用他的知識不是為治人，或制伏人，却是為增加他的為公民的效能，輔助他為社會造幸福。從這一點看來，治者的學科更不能成立了。

以上所說是專論大學在社會上的位置。但是我們最可注意的是大學的學科。歐洲自從十五六世紀以後，因科學方法的革新，知識上有急激的進步。知識的內容日益豐富，人所需要的知識——為現代社會中公民所必須備的知識——亦日益增加，所以

學科的分類亦日益加多。知識的增加不特是量的，還有質的。現在的知識侵入極深邃的限域，所以從事於學問的人常不能專驚博覽，還必須求專精。現在各種科學都分析為極微細的專門。例如歷史學者不能將歷史的全體遍為研究，必須專攻歷史的一方面或一個時代。因此學科的分類更多。

大學在現在社會情形之下，有兩個問題要解決：第一個問題就是適應社會的要求，為一般人設備學科。現在社會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社會所需要的知識亦是有繁夥的種類，大學的責任應當應着這個要求，就着力所能及的，設備學科。中古時代的大學雖然只設神學，文學，法學，醫學四科就已經滿足，但是現代的大學必須多添學科，因為現代社會需要的人材不特是牧師，法官，律師，醫生，教員，文人，並且還有無數種類的科學家，工程師，美術家，新聞記者，教育學者，社會科學者……

第二個問題大學應當解決的，就是為傳遞並增加社會的文化設備學科。大學是

高等學術的中心，他有保存並增進社會中最寶貴的學術的責任。社會的智慧，思想，文藝，學術雖不能說完全存在大學裏或為大學所專有；但是在現今時代，至少大學須負大部分的責任，保存學術，對於學術有最大的貢獻。

現在大學設學科的時候要注意這兩個問題。但是要按這兩個目的排定課程是很困難的。現在因為學科的門類繁多，所以學生須各專一門。因為專門仍不能將那一門的課程都完全學了，而學生又不應有極狹隘的專門，所以近來都採用選科制。選科制可以算是教育界的一個大發明，現在他的用處不只限於大學，並且還推廣到中等學校。但是選科制亦不是完全沒有弊病的。近來美國教育家討論選科制有兩個缺點。

(一) 缺乏團體的精神 (Esprit de Corps) 在未行選科制時，各班人數都是固定的。大家在一班之中彼此每天接觸，就可以發生團體的精神。彼此有相近似的知識的背景，受完全相同的教育，得彼此互相磋磨的機會，發展知識的社交的團結。

在選科制之下，班次不定，彼此沒有長久的接觸。學生之間，除去舊朋友以外，多有同學數年而不相識的。團體的精神無從發生。所以對於研究學問及共同作事上常發生阻礙。

(二)失去知識的統一。在選科制之下，所得的知識常是枝節的，零碎的，無組織的，缺乏統一的。我見過哲學系的學生有選習訴訟法，國際私法，音韻學的。因為選課的學生對於所選的科目彼此有否關係，有否聯絡，常缺乏知識。假使學生對於學問不發生趣味，又沒有教員的指導，他們變為單位的奴隸。我常見學生所求的不是學問，乃是單位與文憑。單位足數即可獲到文憑。所以有講義的科目，教員在攷試時限範圍或攷試時畫分寬大的科目即為學生所歡迎。要知這樣的選科實在是誤人。

例如哲學與訴訟法在大學的學科是不能發生關係的，自不待言。但是我在大學裏竟發見哲學系學生同時選這兩門功課的。即是相關聯的科目，亦須有一種有機的

聯絡。一門的課程須有許多教員擔任，各教員專注意他所教的那一門功課，常不注意那聯關的功課；甚或對於專門的功課重視過甚，張大其辭，竟使各種功課失其平衡的關係。我們的知識是應該統一的，不應該是枝節的，散漫的。選課的固然應該有系統，即學校中所受的課亦應該有有機的統一。人的知識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多方面並不是不相干涉的意思。正如同人的生命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人的人格大體上仍然是統一的。

選科制的弊病既如上述，近來美國各大學爲矯正這個弊病，有多種計畫與提議。現在總括起來，有如下三項：

(一)限制學生選課。一系的功課有範圍，選課的學生只可在範圍內選擇，不能逸出範圍以外。所謂選擇，不是徒然選擇課程，應該有一個目的。有了目的，那所選習的課程自然有個根據，不至於凌亂無秩序。學生按着目的選課的時候，自然還須有教員去做指導，做顧問。課程的聯絡仍須有經驗的教員指示。

(1) 設科學概論科。在大學第一二年級設科學概論一科 (Survey Course or General Survey Course)，把各種科學聯絡起來，給學生一個對於科學的鳥瞰。這個功用，好像法學通論之於法學，政治通論之於政治學一樣，但是範圍較為擴大。科學概論科的危險就是內容膚淺，學生聽了有如走馬看花。學生既不能從此得具體的知識，又不能獲深透的概念。所以有一般人否認科學概論科的功用。他們說這種科目不應供給科學的內容，但應供給科學的工具；這種科目不是科學的目錄，但是供給各科學的思想。總之，他們主張這種科目應注重問題，注重方法，注重思想的形式，不應注重在問題的答復與各科學的內容。

現在哥倫比亞大學設有『現代文明』一科，為第一年生所必修，即是此意。『現代文明』一科凡哲學，歷史，經濟及其他社會科學的教員都來講演，所講演的聯絡起來成爲一個系統。設此科的目的就是使學生於研究高深的學術以先，先有一種共同的客觀的世界做基礎。以後無論各人所專何科，都自一個共同的基礎出發，



都了解現代文明的意味。

(三)在大學的後二年設統一知識的機會。現在大學科目除了工程，採礦，醫學等科以外，最大的毛病，如上所述，就是缺乏統一。如工科醫科的課程，大概都是排定了的，不容學生自己選擇。但文學哲學乃至純粹科學等科課程最容易變成零碎的。所以為補救這個弊病起見，在大學的後二年設統一知識的機會。統一知識的辦法不外課程與考試。今舉美國大學的三個例來做我們的參考。

哥倫比亞大學因為選科制有課程散漫的趨勢，又因為現代學生都沒有讀書的功夫，所以對於後二年級的學生設一種讀書的課程。他的方法是由教員全體選出關於文學，哲學，科學，歷史，經濟的名著五六十種，使學生誦讀。凡選習此科的學生，於每星期三晚間與教員相會二小時，討論所讀的書。攷試在每學期之末，在圖書館內舉行。試題即由討論時所研究的問題中選出，做為論文。學生得任意參攷圖書館內的書籍。這個科目可以引起學生自動的研究。

美國斯密司女子大學對於特別有能力的學生在後二年與以自動研究的機會。學生必須成績優良，教員等認為有自動研究的能力。學生選擇研究的範圍，得全系教員的許可。這樣自動研究的學生不必按單位選習課程，亦不必上課；惟每學年皆有極嚴格的攷試。這個辦法與英國劍橋牛津的情形很相像。

哈佛大學於學科的各門課程考試之外，設學科全體的考試（General final examination）。因為學生不只要受各門課程的考試，并且更須受學科全體的考試，所以選擇科目的時候必須審慎；除了課程以外，須多讀書，多思想，須受導師（Tutor）的指示，從所學的課程中得到一種概括的有系統的知識。據說這種學科考試加增了學生學習的效率。學生之中有各門課程考試及格而學科考試不及格的。計每年因學科考試落第（各門課程皆已及格）者約占百分之八，就中歷史，政治，經濟科的學科考試落第者竟占百分之九以上。從此可見對於各門課程考試及格的未必果對於學科全體有概括的統一的知識。

據說哈佛的學科考試產出有四種的結果：

(1)學生的目的是領略一個學科的全體，不是零碎的將各門課程攷試及格。

(2)發展學生獨立的讀書的習慣及思想與領悟的能力。

(3)使勤懇的學生對於所學的課程增加趣味，使他可以有廣大的明瞭的目的。

(4)各學系可以考驗學生於修了大學課程以後的能力。

以上所說的都是對於大學課程補救或改造的方法。我們當然不能襲取外國大學形式的課程，我們對於大學課程的排列須順應我國社會的需要，要負傳遞與增進文化的責任。將來關於大學課程及課程的教授，要有細心的研究，絕不能像現在這樣敷衍的政策。我現在提出美國的幾種試驗做我們的參考。但是要注意所有的制度自身都不能實行，必須有人去實行他。以上所說各種制度都須有熱心的有學識的教員

去執行。現在中國高等教育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問題。有了熱心的，眼光遠大的，以教育爲終身職務的教員，然後纔可以討論到大學課程與教授的問題。

十二，一，十二。

# 公民科之內容

外國的公民學教科書，大概只限於關於政府組織及憲法之知識。例如在美國所常用的公民學讀本類將憲法全文列入。外來的移民要取得美國的國籍，便以能讀美國憲法條文爲一條件。我想公民學的內容不應該這樣狹隘。爲公民的對於本國政府的組織及本國的根本大法誠然應該具有相當的知識。但是公民不過是爲人的一方面，政府不過是人民共同生活一種制度。一個人要在現在的社會生存，不特須具有關於政府及憲法之知識，更須了解社會的各方面。

歐洲自拿破侖戰爭以後，國家主義日見發展。因重視國家的制度的結果，遂特注意於人民的政治教育。近來因民治的觀念發展，要將人民造成自治的公民，所以更注意於政治教育。現在國家誠然是人類最重要的組織，政府是社會的最重要的機

關。無論什麼問題都可引到政府的問題，如財政，教育，銀行，交通，勞働，衛生，救濟事業等等，無一不與政府的組織，政府的政策，政府的人員有關係。政治教育誠然應該注重，政府當然是公民學的中心。生徒從政府的研究可以知道公民的理想，公民的義務，乃至現代的政治問題。但是若專重視國家制度而不顧其他，他的流弊就是狹隘的國家主義，以國家為無上的主體，以政府為惟一重要的社會組織。要知人類生活是多方面的，政治不過是共同生活的一方面，此外還有家庭，學校，職業，國際等等組織。人不特是政治的動物，還是家庭的動物，社會的動物。況且社會狀況不特是多方面的，還是相連的。政治不是獨立的社會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都有關係。所以公民應有的知識不應該只限於政治的或憲法的，還應該包括關於經濟的，法律的，社會的……知識。一言以蔽之，公民學的目的是使生徒對於他所生息的社會有一個合理的了解：要知道他與社會有什麼關係，社會對於他個人有什麼權利，社會是如何組織的，社會有什麼職能。所謂社會當然包括各種社會的

組織。但是公民學科勢不能將各種社會科學都依次講完，只能就中攝取那豐富的材料，組織聯絡使成爲有系統的知識。因爲一種學科的範圍擴大就容易偏於膚淺，教材過多沒有組織就容易蕪雜凌亂。所以教授公民學時最好將各種的知識集中於一個或數個中心問題與以透徹的深切的討論。

下列綱目以美國政治學會之公民委員會報告爲藍本，（一九二〇年美國政治學會開年會時，推舉會員五十八人組織一委員會，從事研究中等學校所授公民科之內容並擬出公民科之綱目。該委員會報告見一九二二年二月號美國政治學報）略加修正，使適我國教授之用。

## （甲） 社會

（1）個人與社會 人何以必須有組織。人的社會關係。遺傳與環境。個人遺傳與社會遺傳。人的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各種主要的社會團體。（家族，鄉村，國

家等等。(個人自由與社會制裁。)

(2) 中國的地理狀況。地理的要素。土壤，山嶽，河流，港灣。中國的地理形勢。地理影響中國過去的發展。地理與將來。

(3) 中國的人口狀況。人口的增殖。現在人口的分配。人口的遷徙，及遷徙後的影響。人民的重要職業。向海外的移民。種族問題。啓發各種族的問題（如蒙古，西藏諸族）。外國禁止我國移民後所發生的問題。

(4) 家族及鄉村。家族。家族與公民教育。婚姻為家族的基礎。現代結婚及離婚問題。鄉村的組織。鄉村的職能。鄉村的精神。鄉村與學校的關係。公民的義務與社會服務。

(5) 經濟的要素。人的經濟的需要。社會的消費。生產。生產的要素。土地及自然財源。資本。勞動。分工。國民的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地租。利息。工錢。利潤。各種經濟的組織。私人企業，合股事業，公有事業。政府為生產的要素。交通



爲財富分配的要素。物品交換與貿易。自由競爭與專有事業。自然的專有事業。  
(如礦產)私有財產制度。

## (乙) 政府

### (一) 政府的基礎

(6) 政府的性質。何爲國家。何爲政府。國家的起源及演化。國家的分類。政府的形式。政府的權力。政府的職能。憲法。集權制度與分權制度。

(7) 公民的權利及義務。何人得爲公民。關於公民資格的規定。公民的權利。公民的自由權。特殊權利與公民權利的區別。公民的義務。妨害公民的事務。(如缺乏教育與缺乏義務心種種。)

(8) 公民監督政府。人民監督政府的方法。輿論。選舉。對於官吏的制裁。政府與民情。

(一) 選舉制度

(9) 選舉。公民與選舉權。選舉者的資格（納稅，教育）。女子選舉權。各種選舉法。選舉與舞弊。放棄選舉權。

(10) 政黨組織。政黨的性質及職能。中國的政黨（過去及將來）。

(二) 地方政府

(11) 村鄉鎮的團體。村鄉鎮的自治。村鄉鎮與省政府的關係。外國地方自治的組織。

(12) 都市自治。都市的發展。都市的自治組織。都市政府的事業。現在都市的問題（市政如衛生，街道，溝渠，自來水，遊戲，教育，救濟，財政諸問題）。

(13) 省政府。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聯省自治。省憲法。省長與督軍。省政府的組織與省政府的官吏。

(四) 中央政府

(14) 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國近年的政治與約法。憲法的精髓。

(15) 立法行政及司法。立法機關之組織：立法的權限。立法的手續。行政的組織：

總統的選舉。總統的權限。官吏的任命。內閣的權限。財政的管理。法廷的組織：司法官的任命。司法獨立。

## (丙) 公民的活動

### (一) 經濟的

(16) 自然富源。國家的富源。(礦山，森林，土地，等等。)保存富源的政策。

(17) 農業。農業的重要。農業的定型。保存土壤肥腴的方法。農業生產的限制。農業與水利。農業與交通。農業與金融。農業與科學。農業試驗場。鄉村生活。

(18) 商業。商業的功用。國內商業與國際商業。政府規定商業。商業與交通，

金融，稅制的關係。商業與海運。

(19) 工業。工業發展的各階級。近代工業的組織。歐美的工業政策。勞働者與工業。勞働者的組織。歐美勞働運動史。各國關於工業的立法。外國人在中國的企業。

(20) 金融。貨幣的起源及功用。中國的幣制。紙幣與現金。銀行的功用。銀行制度。銀行法。

(21) 公有事業。地方公有事業與國家公有事業。政府經營公有事業，及人民的監督。

(22) 財政。政府經費。租稅（地方的，國家的）。租稅的原則。預算。借貸。公債。外債。償債的方法。

(二) 社會的

(23) 衛生。公衆衛生問題。防疫。人口統計（死亡統計）。自來水。食物的檢

查。藥品的檢查。住宅與工場的檢查。

(24) 救濟事業。救貧問題。貧窮的原因。預防貧窮的方法。犯罪的原因。預防犯罪的方法。監獄的改良。

(25) 教育。學校制度。教育行政。教育經費。職業教育。

### (三) 國際的

(26) 國務。軍備為政府的職能。軍國民主義與現在中國的督軍制。戰爭的原因。預防戰爭。軍隊的組織。全國徵兵制。廢除軍備問題。

(27) 外交。國際法的功用。祕密外交與公開外交。人民監督外交。條約。中國的外交（過去與將來）。外國投資（外債及外國人企業）與中國外交。經濟的利益（如鐵路，礦山，油田，等等。）與中國外交。國際平和法廷及國際聯盟。

(28) 現代問題。現代各方面的問題（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國際的。）。

各種改造問題。公民對於解決現代問題的責任。中國與世界文明。

以上所列綱目包括今日中學校所設之修身，法制，經濟諸科。中學校所授修身，法制，經濟諸科大概都是極乾燥的，不易引起生徒的趣味。所以最好將各科零碎的知識聯絡起來，循序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解釋清楚。關於公民學之教授法意見多端。考美國中等學校現在所用教授法有三種：

一種是率領學生參觀各種機關，如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機關，加以解釋，使生徒從實蹟調查上得關於公民的知識。一種用問題法，討論各種活的問題，如貧窮問題，督軍問題等等，以灌輸公民的知識。一種是專為鄉土的或地方的研究，使生徒從關於地方的知識得了解己與社會的關係。在今日教科書缺乏時代，三種方法都有採用之必要，但須知三種方法的利弊。第一種可以使學生有具體的經驗，但常易忽略理論上之根據。第二種是活的問題的研究，勝於誦讀死的課本，但他的弊病就是容易為片面的研究，或為一黨派的宣傳。現在的人對於現代問題常懷黨見或一種主義的主張，要知中等學生所應有的知識不是一種主義或已有的主張，乃問題的

性質及實際情形，教員應對於問題爲客觀的解析，使生徒有獨立的判斷，不可專重灌輸主義。第三種教授法的弊病就是容易失之過狹，將全國的世界的問題看過。我想如能採用教科書與參考書，而輔以第一第二兩法，那才是最理想的。

十一，八。

公民科之內容



# 論世界語

## (一) 致陳獨秀先生

近年以來，滬上頗有以世界語號召國人者。讀『新青年』之主張，及新聞之所報道，青年學子，頗有風嚮之勢。最近蔡子民先生返國，提倡斯語，既不遺餘力，而錢玄同先生又辯護世界語之功用，預測世界語之將來，所言尤津津有味（見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通信欄中）。余不敏，對於世界語夙抱懷疑之觀。猶憶壬子之夏，與懷中同遊巴黎，遇國人某君，與其辯駁世界語之無用。某君卒無以應。懷中當或憶之。今請更以曩日所持之理，質諸錢玄同先生，足下其許之乎？

今欲評論世界語之價值當分三種觀法：（一）自言語學之方面，（二）自民族心理

之方面，(二)自世界語之功用方面。一種言語之善否未易言也。言語學者遍究各民族之語言，誌取其美點，定爲原則。故言語之利便與否，文法之實用與否，不得不依專門家之判斷，視其與言語原則之關係何似。世界語之單語，襲取歐洲各國成語，漫無秩序，而文法之構成，若賓格 (Accusative case) 之存在，皆言語學者所視爲最不完全之點。至其語之太近似於意法西葡諸國語言，今於羅馬支派諸語 (Romance Language) 存在之際，加以無端之擾亂，尤爲學者所不取。說者謂世界語在已存之人造的國際語中雖至簡明，然以言語學律之，則猶未純也。

右茲所述猶爲本問題之小端。吾於言語學乃門外漢，焉敢撫拾一二人之言，卽據其權威而施諸此經過三十星霜之言語。(按柴門霍夫之著最初見於一八八七年，屈指計之，迄今適當三十年。)吾人當於言語其物之外之上，而更加以推究。夫一種之言語，乃一種民族所藉以發表心理傳達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語。各民族之言語之形式，內容，語法各不相同，其所函括之思想觀念，亦復不

齊。蓋各民族之言語乃天然之言語，各有其自然嬗變之歷史。故言語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質者也。故德法俄文人哲士之偉著，讀其譯本，終不若讀其原書。吾師哈蒲浩教授嘗謂英法德三國哲學家典籍皆當讀其原文，否則無由捉摸其真義。理想如此，如詩歌所表現之感情更無論矣。吾昔最好誦歐馬之譚（Omar Khayyam）波斯詩人之作，而英之詩家費子哲（Fitzgerald）所譯者也。波斯學者且謂歐馬之真精神，費子哲之所傳者，十分中不過五分而已。世界語既無永久之歷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歐洲大國之單語，律以人造之文法，謂可以保存思想，傳達思想乎，吾未敢信也。更進而言之，今日世界上雜誌書籍出版之數，其採用世界語者，視諸採用英德法俄文者，其量其質比例若何，當爲識者所盡知。若謂將來世界語之出版物，且將日增，則英德之人士，果肯捨其國語，而採用半生半死之人造語乎，吾又未敢信也。且吾聞之意大利人，以世界語太與其國語相肖似，以其有汚丹泰『神劇』之神聖語，排斥甚力。是則將來世界語之發展，即在歐洲已遙遙不可期。今後

學術發達，各種科學，皆由國際間定其相當之名詞，如氣象學，海洋學，皆曾爲學者大會所規定，則又何勞世界語爲共用之名詞。至若地名之不統一，則多由歷史上之關係。比利時而應作 *Belgilio*，希臘而作 *Greklio*，既失其音，又喪其源，吾不識果有何利。（吾昔主張各國之地名人名，應依其國之書法讀法。昔日人峯岸米造著歷史教科書，卽行此法，而加以英德法諸國相當之名詞。數年前吾國出版之歐羅巴通史，卽峯岸氏之譯本也。）總之，洋翰林之詆毀世界語，或自有其理由。在吾，則以爲稍窺各國文學蹊徑，涉獵其散文韻文而有所覺悟者，必以爲一國民之思想感情，必非可以人造的無國民性的生硬的語言發表而傳達者也。

關於世界語最大之問題，厥爲世界主義之觀念。今日禍亂相尋，人類自相殘殺，甚且以同一國家同一民族之人，恃武力，逞狡謀，而肆爲殺戮。然將來之世界，必趨於大同，則無可疑。質言之，則世界大同之局勢在歐戰之先，已具其雛形。自北京至倫敦凡十二晝夜。美洲棉之歉收，吾人全蒙其影響。政局之變，朝見

於北京，而夕見於紐約之晚報。英人關於國籍之笑話，謂某之父爲德人，母爲法人，生於英而結褵於美。凡此皆世界大通之確據，世界主義之先驅也。然世界主義是一事，而世界語又是一事。二者未必爲同問題。有世界語，未必即可謂世界主義之實現也。世人不察，以世界語爲促進世界主義之實現者誤矣。吾嘗默察世界之趨勢，國民性不可剪除，國語不能廢棄。所謂大同者，利益相同而已（Identity of interests）。今日之科學思想，已無國界。而異日之利益，亦無國界。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絕不能以唯一之言語表出之。考過去之人種多漸漸滅。將來所殘餘者，惟諸重要之人種及其混合之種而已。言語亦猶人種，自古以來，淘汰淨盡者日而有見。而英法德俄及吾國之語今後且必常有變化，而未能即瀕於滅亡也。易言以明之，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統一（Unity in diversity），而非一致之統一（Unity in uniformity）也。吾以爲世界語之觀念，亦猶孔子專制之觀念，欲罷黜百家也。最末更有欲言者，則假使世界語之功用，若說者之巨，其名亦殊未妥。即就歐

洲之民族而言，世界語之功用亦以用拉丁支派之言語者爲便。世界語所採用之單語以英法德意爲多。若瑞典挪威半島之單語，採用極稀。若夫東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語之內。吾族民數之巨，吾國文學之豐富，奈何於所謂世界語，反無絲毫之位置耶？

六，十一，十五。

## (二) 答孫國璋先生

半年前，我曾寫信批評世界語，獨秀玄同兩先生都有辯辭，近又見有孫國璋先生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駁詰我昔日所論之點。孫君是以傳播世界語爲己任的，所論自然極有價值。但是世界語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諸邦，已過討論之時代，而吾輩乃猶以寶貴之光陰，討論此垂死之假言語。這正是中國文化思想後於歐美之一種表象。現以事忙，不能暢所欲言，只說二三點。

(一) 倫敦公園，我都到過，並未會看見有世界語傳習所。若謂英人自視其國語

爲國際語，凡曾到過英國者，調查其外國語教授之狀況，便知此語之誣。英人提倡世界語者，推『評論之評論』主筆 W. T. Stead 君。世界語之書籍，多在其社出版。昔余每日到學校必經其門。自 W. T. Stead 遇難於 *Titano* 艦上，世界語界中遂失一好奇之老古董！

(二)現在不學英文，而必欲讀莎士比亞之世界語譯本，不知其意何居？敢問現代歐美諸大文豪，大詩家，大劇作家，亦皆有世界語之譯本否？今日欲研究學問，至少必通兩國文字。多則英法德意俄日（此爲吾國人言）六國文字，皆當有誦讀之知識。近來外國語教授法進步，學外國語，並無煩難。玄同乃謂須費十年，此乃教授者之不得法耳。未曾學過外國語者，不能示以外國語中之新天地也。

(三)世界語之功用，焉能僅據世界語代表大會之言以爲定。賣藥者未有不誇贊其藥之靈驗者。吾之位置：是絕對的不信世界語可以通用。不信世界語與世界統一有因果之關係。（中國方言不同與歐洲國語之相異不能同視）不信世界語爲人類之

語言。(人造的普通言語尙須有時間之要素。各民族之國語不是一天造成的，必經過千百年之淘汰，乃成現存之言語。世界語成於一旦，與人民之真生命相隔閔，不能成爲一種應用的言語。) 謂余不信，請再俟五十年，視世界語之運命果爲何如？

七，三，十五。

### (三) 答區聲白先生

鄙人對於世界語問題懷疑之點，要有兩端：(一)今日吾國人爲研究學術起見，不能以世界語代現代之活言語。(二)國際主義之進行，須有待於繁複之要素，不能遽以世界語爲其關鍵。比以熱心提倡世界語之徒，大張厥詞，廣告萬端，盡惑學子，効驗頗巨，於是乃有曩日之通信(見新青年第三卷第六號)通信之本意，重在勸告求學若渴之青年，勿妄費寶貴之光陰於不能致用之文字；原未望及勸化奉崇世界語者，使悉守吾之主張也。孫國璋君之辨詞既答之矣。而區聲白君又對於前答



孫君之通信，反復質難。今謹具答言。吾既以世界語爲已過討論時代，自無復討論之價值，敢請以此文爲最末次之答辨。

吾於十五年前讀英倫評論之評論，既注意於其世界語一欄（評論之評論社長，即 W. T. Stead 君。）每月必報道各世界語團體之消息。然團體之增，不能遽謂爲發達。今日學校多於校內設青年會，基督教會諸團體，若遽謂青年會或基督教通行於全國，可乎？歐美各市鎮，常有各種機關之設，風行頗廣，若禁酒會，單稅制會，遽謂此種運動普通，可乎？前言 W. T. Stead 君，性頗怪僻，老年深信世界語之功用，並虔心精神研究（靈魂研究），若死者通信，晤接死魂，皆深信而不疑，故吾稱之爲『好奇之老古董』。此不過吾所錫之名，崇奉世界語諸君或尊之爲『新思想之新青年』。果如是，則吾亦深願自居爲『頑固派』也。

世界語譯本逐年有增，吾早知之。即吾讀評論之評論時，如迭更司之 *A Christmas Carol* 及其他著作，已漸譯出印行。然吾以爲今日之研究學術者，力所能及，

當讀原文之書籍，當讀出版物日夥之文字。讀者試覽英京泰晤士報每星期四日之『文學叢刊』，或紐約泰晤士報每星期日之『文學增刊』，或如書籍評論諸月刊雜誌，便知用活言語出版物之豐富，若能擇其精者而讀之，其增益吾人智識之功用爲何如。研究外國語，貴在讀書，而吾國昔日教授英語之成績，竟有吟誦三四年而猶不能讀書者。吾曾見有修英文一年卽能讀書者。（此指年稍長者而言。章行嚴先生治英文僅半載，卽能自讀。）教授者果能於熟語加之意，使學者於各種文句易於觸類旁通，則自勝於今日『鸚鵡式』之外國語教授法。至教授法之詳細，則諸待商榷，非吾今茲所能具論者矣。

以吾觀之，世界語中並無所謂『新天地』。卽世界語譯者中之新天地，亦具在原文之著作中，更何有新天地之可言？今人用世界語著作者共若干人？卽此諸人，亦莫不以其國語爲主語，以世界語爲副語，爲小範圍內之國際間私人交際之用。如是，則胡適之先生之言不能施之於世界語。白話文字爲吾人日常通用之語，其發表

思想，形容事物，自勝於陳死古人所用之文字。其中之天地，視諸先賢所用之文字，境域自廣。故白話文字猶今之活言語；而世界語始有若錢玄同先生所稱『繆種』之文字也。吾於言語學，純然爲門外漢。專家所論，（若英之 the boat）吾亦不敢遽依爲絕對的權威。然勿論其文字之構造若何，世界語於學術上，外交上，國際主義之進行上之真價值，幾等於零。無論熱心者如何鼓吹，亦未能祛吾之疑惑也。

社會進化之理，匪易言也。在種族與言語單純之小社會中，欲究其進化之道，已錯雜糾紛。文物制度相牽掣，相聯絡，萬不可以一物爲社會進化之樞紐。至世界之進化，更包括大千之種族。異級之文化，其進化之端愈難究詰。卽就輓近歐美學者所研究之小範圍，專討論英法美國際間更密切之聯盟而言，已可見若干之要素，直接間接關係於社會之聯絡。若歷史，若政治之組織，若工商業之狀態，若國民性，已足爲諸邦密切聯絡之障害。而欲期國際社會之進化，豈非戛乎其更難耶？一九〇〇年以來，英法德三邦勞動者國際間之組織，其勢已似異常結合；勞動者相互

之同情，相守之利益，誠有詢謀僉同，超越國界之概。乃迄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羣視爲國際間最強固之聯絡，煥然冰釋。國際間經濟的團結猶不能冀其有堅牢不拔之勢力，而欲以採用不能普遍之副語爲促進社會進化之具，抑何不思之甚耶？

世界語學者熱心提倡所崇奉之文字，吾所欽佩；然吾更深望其能考證世界之大勢，人羣之進化，以詳察世界語之位置，然後爲穩健適當的論斷也。

七，七，廿八，在西山臥佛寺。

# 學校財政

## (一)

在政府財政混亂的今日，凡靠着政府資助的教育機關都談不到財政。不特靠着政府資助的教育機關，即私人所經營的教育機關乃至私人的家庭生活有整理的財政的又有幾個？

但是無論做什麼事，要打算有十分的效能，要用最低額的金錢獲到最高的結果，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要有完善的財政。一個家庭要有安善的生活必先有好的財政。所謂好的財政，不特是『量入爲出』，並且支出還要按着重要的程度分配。有時因爲支出的重要還要量出爲入。一個公司要有發達的事業（或是大量的生產，或

是巨額的利潤。），也必須有清楚的財政。公司的財政同家庭的財政一樣，不特要『量入爲出』，注意那支出能否獲得大量的生產或巨額的利潤，並且亦要量出爲入。國家要有良善的有效能的政府——良善的政府是人民得到良善的生活的一種方法——也必須有完善的財政。國家的財政與上述的家庭財政與公司財政一樣，不過因爲他內容複雜，收入支出的方法與門類繁多，特以關於收入方面如租稅的負擔問題，平衡問題等煞費斟酌討論，所以較後二者爲兩困難。實在說起來，無論在什麼機關，關於財政的原理都是一樣的。不過財政有繁簡的不同罷了。

以上所說差不多是人人知道的，但是真能實行整理財政的還不多見。我們現在一時不能希望政府有清楚的財政，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希望教育機關先創設清楚的財政。教育機關整理了財政，一方面可增進學校的效能，一方面與學校當事者乃至學生以事務之訓練。近代社會各種事業的發達首先要靠着事務的整飭。而清楚的財政就是一種整飭的事務。習於清楚的財政的也自然可養成整飭事務之觀念。現在中國

各種機關當局者更迭之際，必須『辦交代』。辦交代時，會計手忙腳亂，常有須辦理數日纔整理清楚的。所謂清楚的財政，即無論何時皆可提出眉目清醒的結算書(Balance Sheet)與出入細目表。所以近代使財政清楚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會計與稽核。我們在教育機關的先不必攻擊政府的財政，因為政府財政的腐敗是人人知道的，人人能言的。我們也不必高談『量入爲出』『開源』『節流』諸財政家的口頭語，因為這都是些空論。我們只希望每年將我們學校裏的財政先在預算上按着收入推定用途，按着新式會計的格式寫出，使一般無簿記知識的見了也皆一目瞭然，使稽核的專家也皆不發見錯誤。我們能達到這個地步，纔可以副財政公開之實，纔可以稱爲實際教育。

## (二)

整理財政的第一步就是預算。預算是支配財政上用途最有效的方法。關於學校

的預算應該注意的有左列幾項：

(一) 預算應包括收入支出兩部分：一方面推測可以收得的入項，一方面規定用途各項。

(二) 預算應該按着學校的主要的功能為基礎，分為多少部分。

(三) 預算應該在財政運用之先早早的製備齊楚。

(四) 推測收入不可過奢，應該按簡少處推算。

(五) 所指定的用途不可超過所推測的收入。

(六) 從推測的收入項下應該劃出一筆臨時費，以備將來收入的減少或臨時的支出。

(七) 凡對於支出有所請求皆須先在預算上通過然後纔須支出。

(八) 預算在一年中至少須有兩次之修正，藉以窺知學校財政的狀況，如收入與最初預算所推測的出入太大，得先事預防，縮減用途，以免虧



欠。

(九)在每財政年之末，將各種預算收入支出的帳目結算，做出盈虧(或損益)對照表。如有盈餘，則規定用途或保留為將來之臨時費；如有虧損，則須急謀補救之法。以上所述，係關於學校預算的一般的原理，至於預算內容，更當詳細討論。

### (三)

學校的收入，不外下列四種：(一)學生納費，(二)政府(中央或地方的)經費，(三)基金的收入，(四)捐款。我國私立學校為數極少，專靠着基金的收入及臨時捐款的尚不多見。所以現在關於這兩類的收入應該如何經營運用，姑且不論。現在專論前二項。

學生納費有許多種類，大概不外(一)聽講費(俗名學費)，(二)儀器試驗費

(三)圖書館費，(四)損失賠償費，(五)膳費及宿舍費，(六)入學考試費及畢業費。

聽講費乃學生對於學校經費的一種負擔。在今日各種教育皆須納費之中國，一時尙不能將聽講費廢止。即將來實行不納費之教育，也須先自小學辦起，不能從專門以上之學校起首。學校對於貧苦學生不能納費者儘可另設辦法，如依其成績斟酌免費。今欲使人人皆受專門以上之教育，其勢有所不能；然爲貧苦學生也得有受專門以上的教育機會起見，自不能不用特待生之辦法。在英美納費最多之學校（如劍橋，牛津，哈佛，耶魯諸大學。）常有極貧苦之學生專靠着一己的學力受免費的待遇，而得受完全的高等教育的。對於一般的學生聽講費總是要徵收的。至於聽講費應徵收若干，有幾種不同的主張。例如有主張聽講費的總額應適足以償教員薪水的，有主張聽講費的總額應當抵學校純粹教授上的用途之半數的。但是聽講費的規定不能專以教員薪水或純粹教授的用途爲標準。如學生的種類，學生家族的經濟狀況，其他學校的情形，以及學校的方針，於規定聽講費時皆須顧及。事實上聽講費

要定的極低。儀器試驗費充試驗上所消耗物品的費用。圖書館費多少補足圖書之購買，或圖書館行政上一部分之費用。損失賠償費係對於使用儀器者所徵收的一種保證金，為補償儀器的損失或破壞之用。考試及畢業費為辦理考試及畢業之事務之費用。膳費與宿舍費與上述諸種納費不同，因諸種納費只不過是學校內各種費用之一部，而膳費及宿舍費則須完全足以抵兩種費用之全部。因為學校主要的功能是教育的，學校對於教育上的費用當然要有所補助，對於膳費及宿舍費補助之責任當然是次要的。所以膳費及宿舍費的收支，最好當別設帳簿，表示每年關於經營食堂及宿舍的損益。除上述諸種費用外，仍有徵收體育費及罰金的。罰金專為違犯學校中一定的規則有過失者而設，如納費誤期，借書誤期，皆可以規定罰金。

以上所述各種費用皆須於學年或學期開始時交納。為學校事務之整飭，與養成學生整飭之習慣起見，各費必須於學期或學年開始時一定期間內徵收清楚。如按期納費，則學校有現款，免去記帳的麻煩，省去再徵收與追索的手續。如不能按期徵

收清楚，則學校在事務上增多許多困難，且此種債務每不易索清。不能償清的債務是壞債務。北京的學校常有六七學期未曾交費的學生，結果那未曾交納的學費直至畢業時也無償清之日。美國西部有一個學校對於學生納費向來主持寬大的辦法，有時學校反與學生以補助，而結果有一大部分的納費始終不能收清。同區某大學校向來用嚴格的辦法，貧苦的學生人數雖極多而皆能按期納費。不能按期交費的也須聲明何時交納，在未交納之期間內，並徵收利息。而某大學執行此種嚴格的辦法也不發生困難。兩校學生所受的影響也顯然不同。前者的學生流於鬆懈，後者的學生習於整飭。

我國學校收入的大部分屬於政府（地方的或中央的）所發的經費。近年因政治上的擾亂，政府的教育經費時時不能按期發給，這是於學校財政上最有妨害的。第一，於學校的效率上有很壞的影響。教職員不能按期得到他們生活的費用，種種設備也不能按時購置。但是從財政方面看來，那最壞的影響就是將財政擾亂，與主持

財政者以舞弊的機會。中國財政當局所以能營私舞弊的，一部分是由於沒有公開的預算決算，一部分是由於收入的不足與收入的愆期。國家越窮，收入越不足，收入越不能按期得到，財政當局越有舞弊的機會。學校的財政也是如此。但爲防止弊端起見，最好是在一年內對於收支的情形有三四次的檢查。假使有精確的預算，而全校的用途皆能按着預算上所規定的支付，即使經費不能按期領到，有無弊端也可以從帳簿上檢查出來。但是有人說因爲經費不能按期領到，所以不能實行預算。此語乍聽似頗有理，但是絕不能爲不實行預算之理由。查北京各專門以上各校的情形，教職員的薪俸（除低級職員外），因爲經費愆期的緣故，都是拖欠四五個月。學校並沒有先借用行政及設備之費以發教職員的薪俸。所以行政及設備費未曾取消，不過不能按時支用罷了。要知預算的重要，首在指定用途，無論時間上有何變化，只要用途是預算上規定的，卽爲合法。（有些用途誠然是臨時必須支付的，但是這種費用可以在預算上規定臨時費一項。臨時費除臨時緊急之費用以外，不得動

用。〕假使預算將種種支出用途規定清楚，雖然收入不能按時領到，那宗款項，除非另有用途絕不能消滅的。但是現在的學校管理者常常藉口經費不能按時領到，竟主張預算不能實行。

#### (四)

學校的支出可大別爲二類：一種是關於土地，建築，設備的費用，一種是關於經常維持的費用。第一類是『資本的支出』，與工場中固定的資本一樣，可以經久不毀的。工場的固定的支出以其運用能增加最高的效能得回最高的利益爲主要的標準。學校的資本的支出也須採用這個標準。除了可以獲得最大的效果的以外——或爲必要，或爲便利，或爲經濟，或爲相當的美觀——所有興土木，增設備的支出，都是妄費的。這種糜費也常是舞弊的機會。設備可別爲建築的設備與科學的設備兩種。建築的設備指房屋中所必須有的，如桌，椅，燈，幔，簾之屬。科學的設備指科學

上所用的儀器設備等等。資本的支出必須與第二類的支出清楚劃出，分別記帳。

第二類關於經常維持的費用更可分爲三種：一種是學校自身的開支，一種是學校所協助的學科的開支，一種是宿舍，食堂，書店，印刷所，消費公社等等的開支。此外私立學校常有向外募捐之舉。爲募捐所費的款項，如旅費，廣告費，酬應費，印刷費等爲數必不少，若不另定一項，必至將上列帳目擾亂。故必另設一項，稱募捐的開支，不得與其他開支相混。

向來學校的開支是混合的。所以開支的經濟與否是無從測知的。現在要知道學校關於教授上費用有多少，宿舍的費用有多少，要知道這個學校的學科與另一個學校的學科開支的比較，就須將各種開支清清楚楚的劃開。學校自身的開支，更可按其性質分爲三項：（一）各科教授上的開支，（二）行政及一般的開支，（三）維持設備的開支。

各科教授上的開支，包括（一）教授薪金，（二）講師薪金，（三）助教薪金，（四）

各科書記薪金，(五)圖書，(六)實驗室，(七)文具等雜項。每科開支應當畫開，分別記帳。行政及一般的開支，包括(一)職員薪金，(二)書記薪金，(三)廣告，(四)保險，(五)印刷費，(六)書籍及雜用諸項。以上所說的印刷係指行政上的印刷，如課程一覽等物。至講義——中國學校的怪物——一類則當隸屬於教授上的開支項下。維持設備的開支，包括(一)僕役工資，(二)實驗室中工人工資，(三)煤，電，水及汽機之消耗，(四)修繕，(五)材料。以上諸種開支，只限於維持教授上設備的開支，至於維持宿舍，食堂之開支，則不得列入。

學校常於正式學科以外，另設其他學科，如音樂科，美術科，世界語科，不屬於正式學科之內。自財政方面看來，這些非正式而受學校協助的學科，須另設帳目以明其財政的狀況。不特教職員的薪金當另分別記帳，即學校所支應之物品，所供給的電光，自來水，乃至教室，也須分別記帳，因為不如此，他的財政狀況就不能明白表示。



食堂，宿舍，書店，印刷所等事業，皆不屬於純粹教授上的事業。這些事業的目的須獨立營業，不受學校之補助。因為學校的本職是教育的，不是開宿舍，不是開書店，更不是開印刷所。要為證明這些事業是獨立經營的，所以必須有特別的會計。凡學校應支給這些機關的房屋，器具，乃至一紙一筆，也須列入。

以上述收支的情形，係專從分類上討論。要規定預算即可按以上的分類將收入及支出的種類劃分清楚。但是要切切實實的實行那預算，還須有精良的會計與稽核。如關於支出的會計，分類精細而有條理，即可免去許多弊端。稽核在外國有專門的稽核員或會計師專為各公司及學校稽核帳目。我國此業雖未發達，然也有此項專門之人才可任此職。總之，所謂財政公開，不是將收支表公布就算完事；所謂財政公開，必須有正式的預算，精良的會計，與詳密的稽核。

本篇所論只限於專門以上的學校財政，中小學校的財政簡單，故不備述。關於會計之格

式，可參考 Standard Forms for Financial Reports of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Technical Schools (卡內基促進教員團報告第三冊，一九二一年出版。)，并 Trevor Arnett: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inance (紐約教育局出版，一九二二。)第六七八九各章。

# 美國格利學校之活教育

金山之市，列國賽珍，設教育成績，表示過去十年間之進步。吾遊於其間，徘徊審視，退而興歎。覺教育爲物，非可以實物表而出之者。夫教育者，制度而已。教授法，教科規程，修身綱目，凡斯種種，可以文字圖表詔示吾人者，莫非虛幻之死物。而採用教育制度，施用教授新法，服從學校規則者，人也。制度者，達教育目的之方法而已。而使用方法，則又因人而異。不知其人，不察其目的，而徒以制度代表一方教育發達之成績，吾知其未有當也。此所以賽會中之教育館，合衆國各州之教育出品紛陳，各以其最驚人，最娛目，最顯晰之廣告法，表而出之，而吾欲求諸州教育成績之真相不可得也。

合衆國者，新制度，新技術，新宗教之試驗所也。其民之樂觀，好動，敢爲，

他國罕匹。雖其思想有欠沈著，研究未探奧祕，行爲近於浮躁，要未足爲彼族羞。蓋其精神，吾已望塵弗及矣。吾遊乎其廣漠之大陸，披覽其無數之報紙書籍，得其最新穎最有效之二大教育制度。斯二制度者，固亦嘗陳賽其出品於教育館中者也。二制度維何？曰維斯康辛之理想，曰格利學校 *Gary Schools* 之精神。吾於茲篇，專述格利學校。

格利者，新市也。人口二萬五千。在芝加哥東南。汽車之速者，半時可達。屬於印第安那州。十稔以往，格利乃荒涼之野。冬際橡木凋落，寂無人烟，有若西比利亞之沙壤。今則曠世寡儔之鍊鋼所在其北，煙突巍然，熔爐延長三十餘里。傍米希甘湖之濱，殊便運輸。格利之市街數十里，水道，電氣，煤氣，家宅諸設備，罔不與巨市相埒。近市之田變爲沃壤。鐵路縱橫數百里，當交通之孔道。吾遊行其市衢，參觀其學校，贊歎其精潔，固猶未念及十年以往之格利。今日芸芸之衆，僕僕之工夫，熙攘之學子，駢列之塵肆，整齊之宅舍，直可謂自無發生者也。

格利之民，皆自他處遷來，就中以外國產爲尤多。新移入者，類乏資產。而應乎鋼場之發達，勞工之需求，人口增加至急速。童稚既多，則教育之問題迫。而格利之教育問題，因地方上社會上之情勢，又特異乎他市。一曰，財政問題，民窮而地方稅收入少，教育經費不若他市之豐。二曰，學校設備問題，生徒日多而經費不裕。以有限之財，教育日增之生徒，欲求設備完善，豈非至難？而格利之民，又以外國產占強半。其間國籍凡二十有八。教育之方，尤須斟酌。歐洲移民入合衆國者，年常以百萬計。昔者西歐之民，習於文明政治之制度及工業社會之生活，異乎合衆國民者，言語而已。近者東歐之民，來者日夥。思想，宗教，習慣，風俗，視諸合衆國民有愧色。化其冥頑之質，鄙陋之俗，更誨之使習於新大陸之制度文化，乃格利教育家最急之務也。

以科學之法，組織學校，首在節省，而必合乎教育之術。格利學校利用各室，一日之中，不使空閑。雖當日曜日，亦供各種集會之用。其教室教場類別爲四：

(一) 教 授 室 爲教授誦讀習字等科普通之教室。

(二) 工 場 及 試 驗 室 專爲教授實用諸科，內有木工室，旋盤室，刷印室，機器室，家政室，割烹室等。

(三) 遊 戲 場 延專門家教授運動，設體操室及男女泳池各一。

(四) 集 會 堂 供音樂會，演劇，電影幻燈，演說，或指示生徒成績之用。

利用教室之方法，則在分別班次爲二團體。甲團體用教授室時，則乙團體用工場或試驗室。職是之故，生徒遷徙無定。諸班依序用同一之教室。設甲團體諸班午前習普通科，入英文歷史算學諸教室，午後習特別科，入手工音樂圖畫諸教室；則乙團體諸級，適更易其受課之順序。故教室教場，終日靡有閑時。所容生徒，較諸普通學校者倍。皆各設儲物櫃於廊下，存納所常用之書籍衣服。

格利學校班級無數，自蒙養園以至中學（即合衆國所稱高等學校）罔不備。長

幼相集教於一建築物之內，其益甚顯。幼者富於模倣性，觀長者之所爲，以之爲則，自然習之。蓋四圍狀況，卽有教育勢力，於不知不覺之中，影響被教育者。孟子謂置之莊嶽之間，誠教育之奧義也。

校中圖書館夜間開館，供市中人及學生之參考。外國工傭不諳美語，得假校舍交換言語。手工室，體操室，試驗室，及工場，有志者或爲研究，或爲製作，納區區之費，咸得借用。觀乎此，則格利學校又不僅爲教育少年已也，直可爲市民教育之中心矣。合衆國市政發達，每市必設圖書館遊戲場之屬，娛慰市民，亦卽教之使愛好高尚之遊戲也。芝加哥市擴展最廣，向南街衢，數達二百；其間公園制度，最稱發達。綠茵廣場任市民嬉遊，其面積之遼闊，合衆國不見其匹也。而近者調查，格利市民之利用愛莫遜學校（格利學校之一）之遊戲場泳池及圖書館者，較諸芝加哥南市之人利用公園者，數尤過之。

學校無生氣者，其罪不在生徒，而在教員，在教員之講授，在學校之管理。吾

未見學校得良師，管理合法，而成績不著於世者也。雖然，教師之良，管理之善，又豈易言哉？格利之教師皆專門家。授手工者，皆有經驗之專門工人。故生徒在校，即為習藝之時間。授運動者，皆專門之運動家，知運動之術者也。學校教育者，自一方面而觀，為未來生活之預備，故必習一職業。職業者，謀生所由；職業教育者，授人職業，使以之謀生也。生徒在校與專門家之教員相接觸，得習技術，亦藉知生活之真狀。今日之生徒，他日之良工也。

講教育者，莫不重言教科之聯絡。然教科聯絡，必教員精於學，善於教，又明所授科外之物。此吾於格利學校見之。化學教員與割烹教員，常授同類之智識。故生徒在化學室，習發酵之原理，發酵之試驗；入家政室，則研究酵母之作用，此即兩科之聯絡也。授地理者，不特指教山川都市之名，必明示地理與人生之關係。格利之生徒關於英國地理之知識不特以英倫為一海島也，其商業之繁昌，金融之流通，在世界列強中所占經濟上之位置，亦印於腦際。要之，教育非傳授乾燥無味之



智識，必期利於被教育者之用。教科不聯絡，智識不相關聯，不能致用也。故其教幼兒加法時，不在教室，而在遊戲場。遊戲之際，使諸童相易，計點數，量校階之寬狹，授以尺量法。又告以校階每方尺之值，是不特誨以簡單之算術，且告以物之價值，並校階之當愛惜矣。授量法則畀以量器，告以一升之米，足若干人食，女子習之，有益家政。凡此不過舉其一二微例，示教科之聯絡，教科之實用，勝於吾人以虛幻之一二三四，烏託之甲乙丙丁，授算術者固千萬也。

格利學校之教科期於實用。故中學三年之生徒，多選木工，印刷，塗漆等實用科目。木工部製造木具，漆工部塗以油漆，供各校之用。印刷部之印刷，製本，木刻，鐫刻，照像，及照像彫刻，皆生徒爲之，受專門教員之指導。格利學校之印刷品，皆是部之成績也。商業部之實習，與商塵之貿易無異。購物，定值，評貨，約賣，估值，存貨，乃至事務所之種種職務，罔不備焉。習農者，養護學校之馬匹。畫圖者，從事學校建築之圖案。皆成績優良。更若校舍通風，學校衛生，樹木種

植，電燈，鐘表，及自動車之修理，皆使生徒習爲之。吾參觀格利學校，得牛乳報告一薄冊，皆小學高級生所編輯，理科試驗室之成績也。報告首敘牛之類別，次述牛乳成分，貯乳方法，牛乳之菌，潔乳之術，最後述調查各乳場之狀況。其詳盡足啓發一般人之智識。吾讀之，設非其文單簡，幾疑爲理科高級生之作。蓋指示調查之理科專門教員，亦卽格利市之化驗師也。

格利學校之教員，常集會討論各生成績，研究如何誘進鶩鈍生徒，而啓發各人之特長。設一生於一科進步遲緩，則常助之使反復誦習。設生徒弱於算學歷史，而長於手工，則務使習手工，俾異日造成良匠。格利之學制，伸縮自如。不重系統，而務使系統合乎人。因系統非一成不改者也。學校定每三月爲一期。故生徒升級甚速，不必待一年之久。暑假年假而外，生徒設有事故，得休假一期。生徒之久病者，請假一期，只須補課三月，不必一年。故格利之學制，於生徒方面甚便也。

吾既述教員之誠篤，教科之聯絡，管理之得方，吾尤願述生徒之精神。國民精

神，必於校中培養之。格利學校正誘掖生徒使進儕於良善之市民也。一曰自由。生徒行爲，自動的而非壓制的。自由者，生徒受適當之教育，明乎善惡是非，而非依賴他人之鑑別力，依賴他人之壓迫力而行爲者也。一曰個性。童稚之性，啓發得宜，可成絕世之天才，濟世之偉人。若必摧殘之使流於庸俗，是非教育，乃壓制也。一曰獨創。少年不乏聰穎之心思，獨創之精神。歷史上之發明匠心，今日日增，何莫非獨創之結果？不獎勵而羈制之，是斲喪人才也。一曰勤儉。在校時代，習於勤儉，不能專倚校規之拘束力。必也日常教育，使明勤儉之益，修養勤儉之慣習。斯四德者，格利之教員，務培植之。校中設合作售物所，定時開業。使七八年級之高材生掌之。掌簿記者，與外間公司無以異。校長每星期檢查賬目，生徒以之習財政商業。又設銀行，儲納生徒之積蓄。行中設出納簿記，事業無異乎外間之儲蓄銀行。每日存款，納諸市中銀行。生徒以之習利息，知勤儉之益。校之最低層，有室焉，額曰兒童市。有會議室及市長書記之事務室，具市區會議之雛形，生徒以

之習自治者也。室中設椅，作半圓形。會議規則，悉依外間之正式會議。愛莫遜校舍之四圍多隙地。生徒來校，多踐踏之。於是兒童市之會議，決議禁止兒童侵越他人隙地。前又決議，派遣代表，赴市議會，清潔市中之塵芥，並約束兒輩，勿污損市街。此諸童諸女者，正將來主持市政之男之女也。

吾記至此，歎曰，觀止矣，格利之教育，是活教育也。教育之目的正，不以職業，不以制度，而以生徒爲目的。教育之目的廣，不以生徒之智識，不以生徒之技能，而以生徒生存於社會之技能智識爲目的。教員之學識博，而切於實用。爲教員者，非普通以教育爲職業之徒，乃專門家有經驗於其術者也。教育之目的正，教育之目的廣，更佐以有學識經驗之教員，幾何格利之生徒，無不愛其校，歌其校，留連不忍去而遊乎街衢。格利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活教育。教育制度者，目的在人，而主持教育者亦人也。有志教育者，其三復吾言可乎？

# 德意志戰時之教育改革

自大戰爭以來，德意志式之教育，漸爲吾人所唾棄。曩之醉心德意志奉其教育制度爲列強中之最完備者，亦應乎一時之趨勢，漸轉向美法諸邦，訪遊視察，搜求吾人教育之資鑑。然一國之教育未可遽以戰爭或戰爭之勝負評隲其優劣者也。德意志之教育有長久之歷史。自赫爾巴脫以來，教育專家先後輩出。迄乎本世紀之初葉，其學校之整齊，其教授法之切實，殆可稱爲列強之冠。德人之富有常識，向來爲人所稱道。則其教育必有美點，又豈可以一筆抹煞耶？且此次戰爭，原因錯綜，未可以一言盡。德政府之野心，蘊蓄有素，固昭然若揭，吾人亦不欲爲之掩飾。自俄國布爾札維克政府發表戰爭前德俄間來往之文牘以後，更可知開始戰爭之責任，又不全在德意志。故今人動輒咎德國教育，以德意志教育制度爲產生軍國主義之母

者，吾以爲常失之過。與其謂德國教育爲產生其軍國主義之母，毋寧謂其軍國主義之政府爲產生其教育之母。吾以爲德意志之教育所失者，在乎消極的受其獨裁政治之影響，而不能積極的影響政治。故其學校之通弊，遂養成驕橫服從之慣性與褊狹狂妄之愛國心。此所以有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之德意志之民氣也。雖然，其教育制度固猶多可資吾人採擇者。吾今未能就其已存之制度微細批評，姑先就其戰時之教育改革略爲報告，藉可窺其近時教育之趨勢。

## (一) 統一學校

德意志戰時對於教育最重要之主張，厥爲統一學校（Einheitschule）。從事鼓吹者，占國中教員之大多數。就中最顯要者則有教育名家，若賴因（Rein），那脫普（Natorp），及克申泰奈（Kerschensteiner）諸人。所謂統一學校者，即使凡男女兒童自六歲至十四五歲者，不論其屬於何種階級，皆須經過同一之學校。兒童當此教

育初期，自八九年，足可顯其天資能力。視其天資能力可更深造者，乃使其於畢業後，升入中等學校。其天資能力有限者，雖其父母充裕，不愁供給，亦不使升學，致奪有能力者之席位。考此種主張發生於戰時。一九一六年，德政府特設委員會，命一時知名之教育專家，攷察聰穎兒童當如何分別，聰穎兒童當如何教育，乃能增進其社會上之位置，以副其天資能力。委員會就上述兩端報告詳細。自此以後，一時輿論盛鼓吹『能者升進』(Aufstieg der Begabten) 之論，成一種普通之運動。統一學校即此普通運動中所產出之一種計畫也。夫一社會之男女老幼，果能發揮其所長，以貢獻於社會，則其社會未有不安甯舒泰者也。平時如此，戰時猶可徵此理之驗。戰爭之際，青年之康健者盡從事軍役，非全國之人各盡所長以效力於國家，則一國之經濟，政治，軍事必至羣相解紐，而國民盡陷於危亡之境矣。故戰時之教育，要能使者咸得盡其所長爲主旨。

『統一學校』之計畫初現於言論界時，德之社會黨盛唱反對之論。以爲此種設

施，在表面上觀之，無論貧富貴賤，盡在同一之學校，固可稱為平等的，民政的。而攷其究竟，則實為上等社會欺騙勞働者之手段。蓋准此法以行，則勞働者子弟之賢慧者，盡皆拔擢入於上流社會，防護上流社會之利益。而勞働者從此將永為奴隸。故鼓吹雖盛，而統一學校之計畫竟未見諸實行。及革命以後，今社會黨秉政，反得通過此案。至如何施行尙未見有詳細之報告。然其辦法必合於共和之理想，當無可疑者也。

論者或以為『統一學校』之制度，流弊無窮。使各種型相不同之兒童，盡入同一之學校，受同一之教育，似未能體察各人性質之殊，盡驅於一爐而冶之。此類教育，直可稱為機械的。鼓吹統一學校者，力辯此說之謬。謂統一學校之設，正所以矯正曩日學校之過於機械的之弊。聚衆多智愚賢不肖之兒童於一所，則便於評較。智愚既判然可別，然後依天資材能之不同，分別教授。低能之兒，為特設一班，為緩進之教授。其智能逾常人者，則為特設一組，為急進之教授。（按此法在曼海姆



市已推行有數載。）並爲預備升入中等學校諸科目。如是，則教員與學生之金錢，時間，精力，皆可節省無算。故統一學校誠可稱爲教育上最經濟之一法。然此中最困難之問題，莫若評較兒童之資質。甄別智愚，豈貿然可爲者？當其任者，負有非常之責，關係兒童之一生，影響社會之全體。故教員當於兒童教育初期，本其積久之經驗，應用最近心理學之智識，詳細研究兒童之能力，不當徒以普通之考試爲準繩也。

統一學校之制度施行，則國家對於教育經費之負擔，愈益繁重。蓋無論貧富貴賤，皆將應其天資能力與以相當之教育，則國中聰秀之子弟，凡不能就學者，皆須政府爲之津貼。今日社會黨政府對於此重大之財政問題，若何處置，尙不可知。然大概係採用學額之法。（學額卽英之 *Free Place* 制度。）父母無能力送兒童入高等學校者，公家輒與以學額，使受無報酬（卽不納費）之教育。此法在英行之已極有效。與貧者以『教育平等』之機會。而家中富有，力能納學費者，仍可多少補助學

校之經費也。

戰爭之際，已試施行右述之制度者，爲斯特刺斯堡（阿爾薩斯之都會，今在和約上已割還德國。）之市民學校（Bürgerschulen）。凡在小學校受過教員檢定，以爲可受中等教育者，乃得升學。公家認爲必要時，免生徒納費並補助其父母。據稱自此法推行以後，斯特刺斯堡市民學校中勞働者子弟之數大增。自百分之五一躍而爲百分之七十。一九一七年，普魯士新定法令，中等學校入學之資格，必使最貧苦之子弟亦得入學。此亦本『能者升進』之旨也。

除上述統一學校之外，『與能者升進』之呼聲相應者，則爲文官，法官，及律師試驗之改革。歷來應法官文官試驗者，必須具有一定之資格。故畢業文憑常爲應試者之利器。戰時需材孔亟，凡國內之材能，苟可以盡力於國家者，莫不羅致。故試驗資格，絕不能若曩日之嚴刻。且社會中不乏能者，雖未受學校教育，然刻苦鑽求，多讀多識，亦儘可用其所長以助國家。此亦改革之深可注意者也。

## (二) 服役社會

考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之四年間，德意志出版關於教育之著作，皆特注重於『服役社會』一端。自大戰爭以來，德意志爲聯盟諸邦所包圍，敵國日增，友邦益寡。國家之財政，民生，日陷於窮困之境。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人民乃益覺社會團結 (Social Solidarity) 爲國家生存唯一之祕訣。蓋國家未有不以人民能相結合，相援助，相糾正而能存者也。諸教育機關，特以各大學，有鑑於此，遂於普通科目之外，更設服務社會專科，如育兒，房屋改良，濟貧，工場內救濟諸事業，招會受中等教育之女子習之。諸教科之程度極深，與大學之醫工諸專科相並立。夫一國之強弱，繫乎人民之強弱。而欲謀人民之健康，必先謀兒童之健康。故社會中常有關於育嬰，衛生，濟貧諸般事業素有研究之人，實地調查，然後得以改良社會。女子之性質最宜於育嬰，家政，及諸撫育事業。今學校更畀以高深科學之知識，使之以女

子慈愛之心理，本科學之知識，誨導民衆，其功效必巨。考『服役社會』科目，早先設立者常推漢堡。一九一七年，漢堡市設服役社會員養成所，由兩婦人主持之（兩人爲Gertrud Bäumer及Marie Baum皆女界之名人），設救濟科（Wohlfahrtspflege）二年，社會教育科一年半乃至二年。所授有育兒，失業局管理，及房屋視察諸科。授課時以漢堡本地之情形爲資料。又與本市他教育機關相聯絡，研究情形商榷救濟之方。曼海姆亦設類此之學校。設普通科一年，專攻科一年半。女子年滿十八歲曾受過中等教育者，乃得入學。此校目的專在預備服役社會之人材。克倫之社會組織專門學校，特爲女子設專攻科，教授有教育之女子，使將來從事於社會上及市政上之事務。凡有志者亦任其來聽。兩年後授以畢業證。當戰爭積極進行之際，柏林德列斯頓諸重要都會，皆設類此之教練所。此外私立者爲數尤多，不暇枚舉。關於服役社會事業，記述最詳細者有『遠在戰壕之後』（Weit hinter den Schützengrabern）一書（一九一五出版），著者爲貝烏莫 Bäumer女士，即主持漢堡服役社會員養成

所之一人。其主張謂將來戰事告終，國內諸般問題叢生，必國人合羣智，策羣力，然後有解決之希望。故女子當與男子相協助，乃能進國家於安寧之境。男女當共盡力於國內之政治行政諸事業。而就中特以女子爲能服務於社會，有迥非男子之所可及者。故女子不可盲目的模倣男子之一切行爲，凡與女子之天性不相宜者當慎避之。德國女子之天職，在使全國之政治經濟合乎人道主義。使制度宜於人，而勿使人爲制度之奴隸。

### (三) 非軍國主義之教育

戰爭之際，德國各學校雖未盡變爲軍國民教育之機關，而迫於時勢，軍國主義固亦見端於教育。極端之愛國黨一派，主張須設立德國中學校（Gymnasium）。德國文科中學，向以古與文學爲主要科目者，今當悉以德國之科目代之。以德國之思想，歷史，文學諸科目，爲一般人民教育之基礎，以代希臘拉丁之死文學。教育之

目的全集中於愛國心。易言以明之，即學校之用，全在陶冶愛國心，造就國民性。幸鼓吹此種思想者，皆思想褊狹之徒，在民衆間勢力未盛。後以人民舉義旗，覆帝政，此議遂寢。恐今後此種思想，亦不易再見鼓吹之日矣。

反對軍國主義一派，皆一般開明之教育家。有鑑於此次戰爭之兇慘，少壯死於鎗彈，老幼傷於饑饉，以爲莫非軍國主義所積之毒害。在書籍雜誌上攻訐軍國民教育者，屢見不一見。最早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皮洛提博士在『南北』(Nord und Sid)雜誌上所發表之論文有曰：

『吾人將於二十世紀見德意志之人民造成一新政治社會。現今之教育，皆趨重於國家一方面，以爲人之生也，專爲國家而教育。今當使人民先思及社會。凡兒童皆當悟其自身與國內各類人之關係。各類人之益於彼者若何？彼自身之益於諸類人者又若何？更有進者，各人皆當明國家與國家之關係。近代國家相互倚賴，未有能獨存者。粗淺之觀念，以

爲國家之存，專爲競爭衝突者，必當漸被淘汰於政治世界。一種族之文明所以特顯著者，正以其有精神的，物質的價值。前者爲智識思想學術，後者爲物品，皆可以公諸人類，使己國以外之人類求而得之者也。』

由此觀之，則所謂真正之教育，非只爲國家的教育，乃爲全人類的教育。此種高尚之理想，乃竟出諸德國學者之筆，而又見之於大戰爭初開始之際，誰得謂德國之思想盡爲軍國主義所壅蔽耶？戰爭之際，抵抗軍國主義之蔓延於教育最力者，當推巴威利亞之佛斯特教授。（Prof. F. W. Hoerster 氏爲革命之一『偉人』，投身於巴威利亞政治，被任爲首相，後遇刺。）氏所著述，皆盛唱國際大同之論，影響德意志青年之思想者深且廣。德意志近年教育所以有種種進步的運動者，賴其力尤多。故氏之功，不在建設學校，而在造出一種革新之精神，進益青年之道德思想。

#### (四) 平民大學

平民主義自西歐蔓延於中歐。雖德意志以獨裁政體，階級制度，諸鞏固之勢力，亦為潮流所掩，莫能與之抗。平民主義之見於德意志政治者，是為柏林之革命。平民主義之見於近世教育者，是為平等大學之運動。考平民大學（Volkshochschulen）之計畫，係在風景佳麗，距城市較遠之區，設極簡單之校舍。青年之勞働者，無金錢無時間入大學者，可於極短期間內（四月乃至六月）研修高尚之學問。演講盡託諸當時名彥。勞働者得遠避塵囂及工業社會之齷齪，遊乎幽靜佳勝之境，與當時之思想家學術家相接晤，誠可謂勞働者無上之機會。陶冶身心，其功甚偉。故說者謂平民大學之勢力，遠駕乎都會所設之補習學校及短期集會之上。校中所特注重者為歷史，文學，社會改良，倫理，哲學，宗教（最廣義的即比較宗教）諸科。平民大學之學期，為時僅數月，勢不能使生徒於此短期間內對於諸科研究淵



博。故學科之程度，亦遜於普通之大學。然發起者之本意，亦未嘗注重高深之學術。惟求陶冶人格，開通眼光。故設科主旨，不爲智識，不圖功效，而惟求其及於精神道德之影響。所特重者，即發展勞働者之見解也。畢業平民大學之勞働者，不必果以其知識，進其位置，增其收入，惟冀其能齎所新獲得之教育，復返本業，然後以其新穎之眼光，深廣之見解，協助同業，解決諸種問題是已。從事平民大學運動之一人名韋區 (Eduard Weitsch) 者於『行』雜誌 (Die That 一九一八年七月號) 上所發表之意見，謂『勞働者對於其所業須有深遠之眼光，須以非常之精神，從事於故常之事業。』又謂『吾人運動之主旨，欲於一般無思想之中，造出思想，養成高尚之人格。』由此觀之，此種運動非黨派之運動可比，與專謀一種階級之利益者截然不同。所授社會經濟之理想，非專述一家言。故與社會黨或勞働黨所提倡之勞働者教育相異。蓋發起平民大學之人，皆高尚之理想派，向來專致力於教育事業或社會改良之人。『行』雜誌可稱爲平民大學運動之機關，近年來專鼓吹此旨。今日

德人多能覺悟平民教育之切要者，皆賴其鼓吹之力。

發起平民大學者，於一九一八年九月組織委員會，議進行方法。教育名家若那脫普，司泰因，卜息諾（Buchenan）諸教授皆列席此會。近日平民大學之運動，特發展於威爾頓白格（Württemberg）及士林根（Türingen）。斯士脫格（威爾頓白格之首都）附近，二年以來，設冬季半日學校數所。鄉間之壯年農夫，多乘農事休息之際來就學。校中授課，重在陶鑄思想性情，故以詩歌，戲劇，哲學，歷史，宗教，為主要科目。基督教（新派）牧師亦熱心於平民教育，故學校授課常有帶宗教性質者。幸牧師多屬於開通一派，故平民大學尚不至變為佈道之機關。

### （五）勞心者之理想

德意志之新精神，發展於又一方面者，為平民教育會，及美術家勞心者（Kunst-*Arbeiter*）之會。諸會皆發端於積極的民主主義。巴頓首都（Karlsruhe）設有巴

顛美術文化會。創立者爲本茲博士 (Dr. Richard Benz)。一時知名之文學家美術家教育家，皆署名於贊成者之列。會中宣言書有曰：吾人既承認平民共和爲社會之基礎，以爲必先爲一般人民改善其勞働及生存之狀況爲最切要。若任人民依然萎頓於曩日生活狀態之下，則不能促進其高尚之生命。而欲改善人民生活狀態，必先使國民之知識精神有所增益。故本會將努力使物質的事業盡含道德的精神的價值。國民無分富貴貧賤，皆當有平等之機會，得享受國民精神的文化物，並人類所共有之文化。會中提議甚多。其尤重要者，類如各邦或各市教育有益之機關，若音樂會，劇館，畫閣等，皆須使人民自由入覽，不取入場費。政府設平民劇場，扮演最有名之劇本，縱人民入覽，不收座費。青年之音樂家美術家得於劇場中與人民相接晤。故所謂平民劇場與今日商業性質之劇館迥然不同，實可稱爲音樂劇藝之中心點，普及國民文藝世界文藝於人民之機關也。此外更設立美術音樂文學之學校，縱人民來聽演講，不索費，可修養人民對於三者之知識趣味。

今日之科學家、美術家，必家中富裕，不憂衣食，乃得本其天性，因其所好，使其業有所進。當今日生存競爭之世，不知有多少萌芽之科學家，美術家，徒以迫於衣食之需，不得不從事他業；或以其奇材異能，變而為商賈之具。有才莫展，遺恨終身，不特無利於個人自身，抑亦有損於社會。在平民政治之世，社會當設種種方法，俾人民咸有機會自由發展其材能，而不為生活之道所束縛。巴顛美術文化會即本此旨提議，凡美術家、科學家以困於衣食而不能執其業者，當由社會供給之。社會既與以資助，則美術家得專心於構造，科學家得肆志於研究。然二者之所成就，當作為國家之公產，所有版權、演奏權等，一概為國家所專有，即所以酬報國家之協助。會中現擬遵上述諸理想，先就巴顛國內現狀改革之。巴顛之教員，美術家，教授，著作家等，現方籌議進行方法，預備實行。

美術文化會之所提議，未免太趨於理想。特以今日之德意志內政紊亂，生計窮迫，一時社會秩序，有未能即返於康寧之態。則所提議諸端，去實現之期恐將益

遠。然曠觀全世界三四年來擾攘萬端，無一時之寧息，人民之精神，盡傾注於互相殘殺。德意志當戰爭緊急之候，人民困於軍役，困於饑寒，國家疲於戰鬥，瀕於危亡，乃竟有此多數之教育家，能於斯時想像最高尚的精神的共和理想，求實現於此世，實亦世界文化大福音也。

漢堡之科學家美術家組織『勞心者會』。會中宗旨頗急進。最先擬定改組現今經濟之勢力，俾各人之創作力（若美術，音樂，文學，科學等）不為生活之道所縛，皆得自由發展。高尚生活當普及於市民。市民既皆有自由發展之機會，則其對於社會當以其材能為酬報。如是，則人人皆能覺悟其責任心。會中更主張凡工業製造諸事業，皆須為社會所公有。教育平等之機會，人民無分貧富，當共享之。其辦法即設立平民學校；改善新聞紙，使脫資本家或黨派之羈絆；改正刑律，使合於人道主義；獎勵公衆衛生；糾正男女間道德；分別教會與國家之範圍。會員最末之希望，願見德意志之人民基礎於歷史上所發展之平民會建設共和國，然後更進而建設

文明國家大同盟。

(六) 結論

以上所述德意志三四年教育之新氣象，皆發端於戰爭之際，在帝政傾覆之先。吾人察其理想，覘其趨勢，有深可注意之二點存焉。一，德國之新教育不圖枝節或局部之改革，而謀國民教育全體深遠之改革。其所謂國民教育者，與吾人之理想有異。吾人每談教育，輒聯想及於學校。以爲國民一般皆須入小學受國民教育。貧者則使習職業，爲異日謀生活之預備。而富者則因其資產之高下，而受中學專門大學諸不同之教育。教育制度有若機械之組織，分種別類，兒童視家產之豐絀，而分配於組織之各部分。夫人之稟質不齊，固無可駁詰，然奈何以家產爲教育高下之標準耶？悖乎平等之原則與共和之制度未有甚於此者也。德國教育家謂文化爲人類所共有，亦卽爲人人所共享。故教育之重任，卽在乎建設文化之共和。蓋共和國家最後

之目的，不在爭權奪利，不在結黨營私，乃在乎使人人咸有高尙之生命也。考英法美諸邦共和之理想，固最早現於政治。數世紀以來，特發展於政治一方面。民之所爭，常爲自由，爲平等，爲政權。而德意志之新理想，則主張人人當有平等之教育，享受文化之產物。不能爲物質之生活所縛，遂摧殘其天賦之能力。故其所爭不在乎政治上自由平等抽象之觀念，而在文化上平等實際之價值。使德意志果能於大戰後國民凋蔽之時代，忠於其對於文化平等之抱負，勵行不懈，使世界文化之華，遍施於民衆，則未來一代文化之程度，必有非他國所可及者，可斷言也。且近代西歐之政治現象，亦殊可爲吾人之教訓。昔法之人權宣言書，首列凡人平等之條。他國之編製憲法，亦多仿而效之。而稽諸事實，則歷史傳來之社會制度，其最不平等者，猶一仍其舊。產業之不齊，貧富遂仍不能得其平。所謂平等，徒有其名而已，何貴之有。今德人首倡文化平等，實施此旨。不取平等自由之虛名，而獨致力於國民教育之實際，一旦國民盡得與其材能相副之教育，則其社會雖無憲法皇皇之條

文，實已昂然爲真正之共和國矣。吾國之教育家其識之。

德國近年教育更有可注意者，則爲社會團結之觀念。社會學者久倡道社會團結之說。若法之哲學家卜格雷 (Bouglé)，法憲法學者狄貴 (Duguit)，發揮此理，嘗至詳盡。處今日社會，人亦莫不感社會團結之要。然試矚目社會中，反常有忤逆社會 (Antisocial) 之人。不顧公益公善，賣國家害社會者，不乏其類，吾人皆得指而識之。豈生人稟質各殊，道德之觀念相異，遂產有一班營私利己之徒，專擾害吾人之公益公善者乎？吾人苟於教育中溯其原，不得不歸咎於教育之不得其當。蓋自理論上言之，凡人之生於世者，舍癡狂呆愚諸變態者外，殆莫不有其用，莫不能以其力獲溫飽，亦莫不能多少貢獻其所長於社會。然自實際言之，則人生於今日經濟制度，常不得發展其所長，時或發展其所長於惡之一方面。常見世上之巨奸，大慝，狡黠多謀，恆逾常人。正以其稟質本佳，惟以教育未善，盡趨於不正之一方面耳。故欲求社會團結，必先求社會上無忤逆之罪人。而欲求無忤逆之罪人，則必求人之



執業各副其能。而教育之本職即在因材施教。使世無棄材，亦即使世無不正之材也。

考階級制度，久橫行於人類各社會。或為政治之不平，有治者被治者或君民之分。或為社會之不平等，有貴族平民或士農工商之分。或為資產之不平等，有資本家勞動者之分。凡此種種，皆屬人為的標準，與共和真旨相刺謬。世上惟一不平等，出諸自然，常非人力所能勝，即稟質之不平等是已。綜觀德教育家所倡文化平等及社會團結之旨，即掃除一切人為的不平等，而以教育方法發揮衆長，以盡力於公益公善，誠理想之最高尚者也。

八，九，十五，印度洋航行中。

本文材料，多採自英人 Meyrick Booth 氏『德意志社會改造』(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Germany) 一書(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用誌於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



# 美國的高等教育

沒有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想要批評美國的教育本來是一件僭妄的事。假使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後來從教授的經驗上或是從個人實際的廣遍的調查上竟發見了美國教育的大弊端或是大黑幕，這種人的批評至少便有傾聽的價值。這種批評或者有時趨於極端，誇大其詞，但是假使我們要記着改革者的熱誠常有時發為偏激之詞，改革者疾惡如仇之心常有時肆為狂妄般的攻擊，我們也就可以饒赦他們，也就可以披沙檢金，尋出他們批評中所含的幾分的真理。我不想自己去批評美國的教育，——我沒有什麼獨創的意見，我也沒有批評者的資格。我現在不過是紹介兩位美國人對於他們本國的高等教育的批評。這兩位批評者雖然都不是專門的教育學者，但是他們的議論並不能因此便減少價值。因為專門學者的心理常容易變為定型的，有

成見的，對於自己所專門的方面常缺乏新穎的觀察。而所謂『門外漢』反有時可以用他不落科臼的眼光貢獻些有價值的批評。所以『素人』的批評倒常是我們所最歡迎的，給我們最大的教訓的。

現在我所要介紹的兩位批評家中的一位特別注意在組織與制度方面。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名叫辛克列爾 (Dpton Sinclair)，他的名聲是在二十多年以前著了一本小說名叫『森林』(The Jungle)揭破美國芝加哥的大屠獸公司的黑幕開始的。以後他繼續發表了許多的著作，差不多都是描寫社會上的罪惡，偽善，不公平。他是一個揭黑幕的專家，不過他所揭的黑幕與我們中國一時流行的揭黑幕不同，他不是專去攻訐人的陰私，個人的私德，乃是指摘社會制度的弱點，暴露醜惡的卑污的社會現象。從此一點看來，他是一個惟實主義者，一個寫實的文學家。他的關於美國高等教育的批評就是兩年前出版的『鵝步』(The Goose-Step)。

我們在介紹他的批評之先，要知道世界的高等教育機關不外有幾種。西洋最早

的大學不過是大學者講學的地方。一位學者在一個地方研究一種學問，發表他的言論，便有許多青年從遠近各地方去受他的指教，聽他的講演。古代雅典的『阿克德密』，中世文藝復興後的大學，都屬於這一類。我們中國以先如孔子孟子的講學，如漢儒的講經，宋儒的講理學，也都是這樣的。這是最理想的一種學校，但是在現代社會裏，這樣的學校是不容易存在的。另一種的大學是從僧院蛻變來的。僧侶團體爲繼續他們的事業與推廣他們的宗教起見所以延攬幼年的志願者施以教育。現在各教會或教派還維持着許多這樣的學校，如在中國各教會所設立的學校就都屬於這一類。他們的目的常爲他們的狹隘的利益與狹隘的眼光所限，他們對於社會全體的影響也常是利弊兼有的（此事當別爲文討論）。又一種的學校便是國立的學校。近代國家發展，國家的勢力擴充，所以教育的事業便也爲國家所占領。各種學校也都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設立與維持的。在今日國家勢力膨脹的時代，這是當然的現象；因爲現在教育須用巨額的經費，影響全國民的幸福，所以只有國家可以，並且

應該，担負這個重大的責任。最末一種的學校便是由資本家募款設立的學校。自從資本制度發達以來，有許多人因為機會，時際，或個人的能力可以攫到駭人聽聞的財產額。這個財產除了他們傳給後代與用在各種慈善事業上的以外，也常用在教育上。這種資本家所設立的，或是大部分要靠着資本家的捐助的學校以在美國為最發達，因為美國的社會是富豪的社會。辛克列爾所攻擊的美國高等教育就是這種資本家的勢力。

要知道資本家對於美國高等教育有多少勢力，須先知道美國財閥的情形。美國工商界的大企業都由一組連鎖的董事所支配。據說紐約市的大銀行三家與他們所支配的信託公司兩家相合，便操縱了美國一百二十個以上大公司的事務，決定他們的政策。這三家大銀行與兩家信託公司的董事蟠據了那一百多家公司的董事位置，因為他們操縱金融與信用，所以他們在各家公司董事會裏也一定有左右一切的勢力。有一個資本家在一個國會委員會裏聲明說：『我相信美國的金融只在十幾個人的手

畏，我告罪於諸位，若分析起來我就是這十幾個人之中的一個。』我們現在遑溯美國最大的資本家毛根（他就是要在中國投資的新銀行團的美國的銀行東家）與各公司的關係就可以看出那『連鎖的董事制』的情形。

『毛根或他的公司股東是某鐵路公司的董事，他使那個公司賣給毛根公司（銀行）債券。毛根公司於是從另一個銀行（也是他或他的公司的股東做董事的一個銀行）借款償付這些債券。毛根公司將這些債券再賣給一個保險公司，這個保險公司也是毛根（或他的股東）做董事的。那個鐵路公司由發行債券所得的資本用來向一個鋼鐵公司購買鐵軌，那個鋼鐵公司也是毛根（或他的公司的股東）做董事的。鋼鐵公司由賣鐵軌所得的收入用來向奇異電氣公司購買電料，奇異電氣公司又是毛根（或他的公司的股東）做董事的……』

如此推至無窮盡，都是連鎖的。這是美國金融界與產業界的情形。從社會方面

看來，這個情形本來是危險的，但是這個連鎖的董事制一直要連到教育機關上，就益加危險了。

辛克列爾將美國各大學的董事的履歷一個一個的舉出，所有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這個連鎖的董事制內的。我現在舉出幾個例來說明。例如最有名的克倫比亞大學的董事會，除了校長因為是當然會員列席之外，沒有一位是教育家或是學者。他的董事都是些律師，銀行家，鐵路公司東家，不動產所有者，商人，製造家等。他們沒有例外的，都是在連鎖的董事制之內的。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都兼任許多的公司與銀行的董事。『這些人代表毛根公司在煤礦信託公司，鋼鐵信託公司，與鐵路信託公司充董事，同時還在美國無數的學校裏充董事。克倫比亞大學的董事人員表與紐約中央鐵路公司或勒名登公司的董事人員表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哈佛大學的董事與波士頓的李錫金森銀行的董事沒有什麼不同的。本薛文義大學的董事與聯合煤氣公司的董事沒有什麼不同的……』從此可以數到其他無數的教育機關。



又一個調查說，在私立學校的董事會中大資本家占百分之五十六，在公立學校（即州立與市立的學校）的董事會中大資本家占百分之六十八。農業與勞働兩階級在董事會中完全沒有代表。在董事會中列席的六四九人中實際從事教育的不過十四人。

在資本制度發達的社會裏，資本家熱心教育，肯將他們的寶貴的時間與金錢用在教育事業上誠然是可慶幸的事。但是不幸教育的制度，精神，教員，教科也因此不得受他們的支配。我們若用惡意來揣度這些資本家的教育家，便不免疑惑他們是為保護他們的利益起見，所以不得不將教育機關操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來造就他們的律師，醫生，工程師，化學師，教員等等。即使他們沒有這樣深遠的意思，至少學校中的學科與教員凡是於他們的利益相抵觸的他們當然也不能容讓。結果美國的高等教育便不能為真理，為科學，為增進文化，為改良社會，為救濟社會的公平去工作，便很容易專為社會上一個階級——又常是極少數的階級——去工作。對於有

些真理便不能研究，對於有些社會狀況便不能研究改革的方法，能夠獨立思想或對於社會的不平熱心改革的人便不能為學校所信任，或被辭退，或永不升級。關於這些事實，作者搜羅了無數；就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事實與他們相印證，這些記載大部分是不誣的。

辛克列爾曾調查了二十五個都市的高等教育機關，所討論的學校有三四十處，所述說的關於教科與教員的故事不計其數。他的文辭雖然有時候似乎欠優雅（lack of taste）或過於誇張，但是他這樣的羅列無限的事實以證明他的攻擊之點實在是有價值的。最初對於美國高等教育的批評據我所知道的是維布連（Thorstein Veblen）的『美國的高等教育』（一九一九年出版），但是這個著作完全是抽象的論斷，所引用的事實也隱秘姓名，與辛克列爾的羅列事實指出姓氏的迥然不同。在文學與思想的方面我當然要推崇維布連的『美國的高等教育』，但是為明白美國大學的實際的景象與可憐的黑幕起見，辛克列爾的『鵝步』是不可不讀的。

資本制度是一事，資本家的操縱教育又是一事，我們不能混二者爲一談的。我們不是批評資本制度。我們所以批評美國的教育就是從教育或社會的立足點看來，教育機關不能爲一個階級的利益所限制，他應該有他的研究的自由。現在高等教育（或各種教育）的大危險就是利用他爲宣傳的機關，爲保護特種利益的機關。我們不滿於美國的教育，因爲他常帶着資本制度的宣傳與保護的任務，正如同我們不滿於戰前普魯士與現在日本的教育，因爲他常帶着宣傳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任務一樣。學校是解放人的心理的處所，思想自由，研究自由，演講自由，只要在教育的範圍以內的，是學校裏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在以先個人講學的時候，常可以有這些種的自由，現在在國立或資本家設立的學校裏，就常失去這些種的自由。要知教育——不特教育，一國的精神與文化——都要靠着這個自由纔可以發展。不然，一國裏或者可以產出大工程師，大銀行家，大醫生，……但是很不容易產出真理，公道，自由，與純潔的高尙的生命。

我現在所要介紹的另一個人是一位文學家。他是一個德意志的猶太人名劉維松 (Ludwig Lewisohn)，在美國過了一生奮鬥的生活，前年他將自傳寫出，用『逆流』的名目出版。就中有一章本他實地的經驗論美國教育的，頗可供我們的參考。

劉維松在某大學（他沒有指出真名來）觀察那學校的學生說：

『我細看他們的面孔，在草場上的學生沒有一個面孔是惡的。我現在要想我曾教過的幾百學生的面孔，我一個也想不起來。都是呆呆的面孔，空洞的面孔，沒有一個是表現心理與心靈的腐敗的。我又看我的周圍要尋出一個面孔顯露，靈魂有所纏擾，心靈有所渴求，受火燄的觸動的，沒有一個。……我聽他們的談話，都是關於運動，開會（茶會，跳舞會）與考試，永遠不談到考試的內容，但是只談他們必須對付的實際的事情。誰會聽見這些學生熱烈的討論藝術，宗教，經濟，性別這些占據人的心靈的重要問題？誰會看見他們除了（按象徵的說法）足球與

胡話之外還有熱心的事？其實他們以為要顯出心靈的活動便是不成樣子。以為是狂傲，古怪，就是——立異，注意自己，因此……便是非民治的。』（一五五六頁）

據劉維松的觀察，美國大學學生的心理是麻木的，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擾亂我們心理的平和，或引起我們濃厚的情緒的，他們反漠然無所動於中。這是因為美國一般人對於教育的觀念完全是錯誤的。他說：

「……我們美國人一點不相信教育——假使教育是解放心靈，或是對於人類歷來的文化有增高的了解。哲學與道德全由紐約第五街的浸禮教會所照管。學校是預備你做事的——造橋，治病，教法文。他不是教你做人的。』（一六二頁）

美國的教育常是流於功利主義的。

「我們的學生到大學來不是為尋真理，是為造成工程師，農夫，醫生

或教員。他們不希望做成與以先不同的男女。……』(一六〇頁)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選科制度大學與中學一律採用。心理測驗也常具這個功利的目的。這樣的制度為灌輸關於自然界物質界的知識與技能誠然有功效，但是不能養成『人』。

『……這個(美國的教育)對於他不是一種內部的變化——造成了一個新的人，一個新的真理的標準，新的趣味，與其他的價值。他在大學裏所需求的是更精巧的更活動的工具，以便從事於經濟的競爭，這種競爭，他稱為自由。這種工具與其他工具或武器一樣，也是他的身外的，等到功課或每日工作完畢後便可以丟棄的。於是他便與民衆的大水平線相融合，他努力與民衆相異的不過只因為有那些更銳利的工具。至於他的人生觀，嗜好，求真理，他一定躊躇着不敢與他們同胞相異的。……』(一五六頁)

這個教育的結果一方面雖然顯出物質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便顯出精神的貧窮，與羣衆的勢力。人民一般的文化——如對於藝術的欣賞，對於人生問題的研究——都落到最低限度，即使稍有覺悟的人也不敢出奇立異，因為羣衆的勢力要攝伏你的。關於這一點的批評，乍看似乎未免過於嚴刻。但是凡讀過劉維司的『大街』(Sinclair Lewis: Main Street) 與『巴比特』(Babbitt) 兩部有名小說的便可知道這是美國實在的情形。

美國的學生與教育既然如此，那末，教員又如何呢？劉維松這樣的說：

『不用說那些流落到教育生活的大多數都是些乾燥可怕的專門家，他們的心理都是格格不入的茅草一般的。他們在狹隘的專門的意義上很能教授他們的學科，但是缺乏豐富或味道，或人的或哲學的意味。不過美國學生所最需要的正是這個。他應該受人格的電氣的觸動，但是他只得到此不相聯屬的知識。……』(一七一頁)

崇拜美國教育的人，讀了上文未免要失望，或者要竭力的去駁辯。但是要知道凡事都有兩方面，這兩個批評不過專指摘美國教育暗黑的一方面罷了。我們總括以上的批評可以歸為兩點：一點便是缺乏教授的自由（Academic Liberty）。教員好似學校主人的雇員，要按那主人的意旨，要為主人的利益，發售他所躉來的材料。教育者所負的責任是啓發被教育者心靈的，他只可以對於社會，對於未來的社會負責任，不能對於一個階級負責任的。一個學校如果缺乏了這個教授的自由，任你有多少好的建築設備，教員與學生，那個學校依然是一個死的機關——律師，教員，或工程師的養成所，不是促進社會，改良社會的中心。再一點便是教育的機械化。美國產業發展的一個原因就是永遠設法增加效率，將一切工作與事務都變為系統的，機械般的活動。不幸這個機械化的程序也侵入教育界。他們工廠裏出產大量的產物，他們學校裏也出產大量的畢業生。他們事務所裏都採用最新的機械的手續，他們學校的教室裏也採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向來性質鬆懈的民族或者須採用有秩序的



機械的方法，以矯正我們的弊病。但是過度的採用便是將人變成機械——人忘了自己的價值，自己不是目的，只是方法。

美國人好似一個大兒童，他生在豐富的自然狀況之下，又握有支配自然的權力，所以對於支配物質爲他獨一無二的遊戲。但是他爲什麼生活，如何可以使生活豐富，如何可以發展他的思想情緒，而不僅僅限於肉體的安舒——這些問題很少引起他的疑問。或者這是因爲他的年齡幼稚。將來他的經驗加增或者也像老的民族一樣要注意到身內的問題。等到那個時候，他的教育或者也就人的意味多而物質的機械的意味少了。



# 隨筆二篇

## (一) 梅特林克之『死者』觀

比利時之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今世文學界象徵主義(Symbolism)之第一人也。曩讀其劇本 *Mary Magdalene* 以新約之馬利爲是劇之中心人物(馬利見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節及以下)。劇中之一節，以一羅馬人之口吻述出對於死者之觀念，余特好之。嘗錄出，備再讀。今譯述其意如左：

爾若殤一兒，些須耐心，已不能堪。若喪一友，又將如何？爾當造就爾之心地：覺既獲爾友之可喜，終勝於失之之可悲。而人多以既往之利益歡樂，爲不足道，竟使友誼隨朋友以俱沒。

『吾確示爾：吾人所嘗愛戀者，死雖攫之去，而其遺留於吾人者正多。已過之時，屬於吾人。吾以爲吾人可認爲最確鑿者，誠莫過於既往之事。希望將來，遂使吾人無所感謝於吾人所已受之利益，殆若吾人所希冀之恩惠，非旋即淪於既往諸事之列者。……且災患之降於一人者，猶且凌逼他人，怨之是爲不當。况死者與悼者之間，相去至近，怨之是爲狂妄。試思人類，咸終歸於同一之途，其中段落，狀似久而實暫。爾之以爲已逝者，不過先發而已。吾人既必咸出於一途，而爲出發先於吾者垂泣哀悼，又豈爲智者之所屑爲？追悼朋友或兒童之死者，是追悼其曾生存也。吾人皆戴同一之運命。彼既來此世，勢亦必將去之。彼之佇留或較長，而其終也同。自太初以至最終，所經過之時間，固然一定，而變化無常者也。爾若計生命之困苦，則雖在小兒，亦不爲暫；若計生命之期間，則雖在老人，亦不爲久。』

七，五，十五。

(二) 福祿特爾 (Voltaire) 之諷語

福祿特爾之機警，人多知之。其諷語之犀利逼人，尤爲歷史上文學家所僅見。其遺筆 *Micromégas* 篇中之一節，諷耶回兩教徒之爭。徵以今日人羣一般及我國特別之現狀，愈能見其語之價值。

天狼星 (Sirius) 之巨人來遊地球，與地球上之哲學家相晤談。地球上之哲學家告之曰：

『爾知之乎？方吾立足於此與爾相語時，地球上之獸族，非戴帽之愚奴十萬慘殺纏頭巾之愚奴十萬；卽戴帽之愚奴爲纏頭巾之愚奴所醢殺。

自有時代以來，環球盡若是也。』

天狼星之巨人，聞而震慄。謂然則此齷齪之生靈，互相屠戮，究爲何故。哲學家應之曰：

『彼僑所爭，在數土丘，其大小不過與爾踵相若。爾切不可數百萬相殘殺之生靈有所求於此土丘也。惟一之問題所當決者，即諸土丘當屬於一人號稱撒爾旦（Sultan 土爾基皇帝之稱）者，抑當屬於一人號稱皇帝者。所爭之士，相殘殺者皆未嘗見之，即將來亦未必能見之。諸百萬生靈之中，未嘗有一人得望見其所爲效死者之顏色也。』

來自天狼星之遊客，愈驚憤，大聲呼曰：

『賤奴！狂妄至於此極，誠非吾人意想所可及。吾將特事干涉，蹴之三次，踏破此羣。』

哲學家急阻之曰：

『勿爾！勿爾！彼僑方自傷害。十年之後，彼僑之中，百人未必有一人存。且即使未嘗拔刀相殺，饑饉，勞苦，放縱無節，已足能掃滅其族。且刑罰不當降於彼僑，而當降於慵懶之野蠻。彼野蠻酒事既畢，安

坐書齋，以消化之餘暇，先發殺戮百萬人之命令，而後舉行謝上帝恩惠之儀式。」

七，五，十五。

### (三) 讀意大利建國者傳

今年（民國七年）夏天在西山消夏，讀了一冊意大利建國者的傳記；裏頭有詩家 Alfieri，文學家 Manzoni，哲學家 Cicoberti，威尼斯的恩父 Manin，先知瑪志尼，政治家加富爾，饒勇善戰的加里波的和賢君 Victor Emmanuel 共七人。這七個人建國的功勞各不相同，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各人有各人的功用。意大利的建國這幾個人是缺一不可的。我讀了他們平生的事蹟，起了無限景慕英雄的心。

我們讀傳記或讀歷史，常容易專注意一個人，一個豪傑或是一個奸雄，一個賢人或是一個巨慝。要知一個人生在世上一定與他生存的環境，有相互的影響，有無限的關係。所以要明白一個歷史上的人物，考察他的言行，萬不可把他所處的時勢

或他所處的環境拋開的。然而這個時勢環境，也並不是天造地設，乃是人類過去的生活積久的結果。一時代的時勢，環境，都要追溯既往，纔可以了解。了解了那時代的狀況，纔可以真明白那歷史上的人物，纔可以評較那些人物的言行。我們研究意大利建國諸傑的事蹟，也當然不能把他們的時代拋開不管的。

因為我們專注意一個人，所以就在那大多數的人丟開了。因為只崇拜那轟轟烈烈的英雄，所以就那些潛晦無名的英雄忘記了。意大利的建國，固然是首推上邊所說的七傑；然而此外還有無數的意大利人，名字未必見諸史傳，事蹟未必傳頌遠方，可是他們的功績却不敢說在那七個人之下。那些隨從加里波的（Garibaldi）幾番血戰的勇士，最先由加富爾召集，後來由加里波的替他統率的『阿爾布士山中獵隊』，與瑪志尼共患難的那般『青年意大利』的黨人，還有那推戴Mazzini，抵抗奧軍的威尼斯的市民，都是在誕生意大利王國上有大功的。試想那些有名的英傑，若無此萬千無名英雄的通力合作，都向一個共同的目的努力的去做，又那能夠有今天



的意大利呢？現在的人，個個都想去做有名的英雄，專爲自己造出一番轟轟烈烈的聲勢——名譽，權力，等而下之，位置，利益，財貨——那裏會有共同的目的呢？各人既然都是孜孜於個人的目的，那裏會脫出個人的範圍爲那廣大的共同的目的——國家的目的，人道的目的——努力呢？

還有一樁事，我們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英雄尙未顯名時代與功成身退時代的行爲。現在的政客，自擬爲中國的加富爾；要知道那貫徹外交政策的加富爾既沒有戴着顧問的虛銜，又沒有支着諮議的薪水，匿跡於 *Uchi* 以農業自食其力者十五年。

現在的軍人或者也有以加里波的自喻的；也知道這位出奇制勝的軍人，能爲人之所不能嗎？一八六〇年五月，加里波的同他的一班勇士進攻希西里，全意響應，所向披靡。同年十月，平服希西里拿波里兩地。加里波的遵從民意，把所攻下的地方，雙手奉獻於 Piedmont 王（即 Victor Emmanuel）。一切的名譽，一切的餽贈，加里波的一概謝絕不受。借了二百塊錢還了舊債，又回到 Capri 荒島，去作農夫的生

活。當時加里波的的聲名是怎樣煊赫，他的勢力是怎樣偉大，然而他竟能拱手把所有的權利都拋棄，自己回復舊日貧苦的生活。現在的『偉人』有這樣的嗎？

七，九，十五。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再版

孟和文存

(洋裝每部定價洋一元一角)  
(平裝每部定價洋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著者 陶孟和

印刷兼發行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 本著者已出版之著作

---

中國鄉村與都市生活……（與梁宇皋君合撰已絕版）

歐洲和議後之經濟……（譯述已絕版）

社會與教育……（商務印書館）

現代心理學……（北大新潮社）

公民教育……（商務印書館）

社會問題……（商務印書館）

亞東圖書發行

任白濤著

應用新聞學

定價一元二角

▲新聞界諸君！編製新聞時有困難麼？

▲學生諸君！預備投身新聞事業麼？

▲讀報諸君！知道現在的新聞紙何以不能滿你的意麼？

本書給諸君：解決困難——指示途徑

——說明不滿人意的理由

(7)

中學教學參考書  
 中等學校適用

▲高中適用 中古文學概論

徐嘉瑞編 定價三角五分

▲高中適用 戲劇作法講義

孫復工編 定價六角五分

▲初中適用 中國語法講義

孫復工編 定價三角五分

▲初中適用 國文作法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初中適用 白話書信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高中參用 虛助詞典

施括乾編 定價二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印行

\*\*\*\*\*

■ 胡適文存

洋裝二冊二八元角 平裝四冊二元二角

■ 胡適文存二集

洋裝二冊三元 平裝四冊二元四角

■ 獨秀文存

洋裝二冊二元七角 平裝四冊二元一角

■ 孟和文存

洋裝一冊二元一角 平裝一冊七角五分

■ 吳虞文錄

胡適之序 定價三角五分

\*\*\*\*\*

上海亞東圖書印行



亞東圖書館

整理過程

# 小說十種

代表一個時代  
的精神的文學

兒女英雄傳	老殘遊記	三俠五義	水滸集	鏡花緣	三國演義	西遊記	紅樓夢	儒林外史	水滸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平洋裝四冊	平洋裝二冊	平洋裝一冊	平洋裝一冊	平洋裝一冊	平洋裝一冊	平洋裝一冊	平洋裝一冊	平洋裝一冊	平洋裝一冊
二元二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元六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全有胡適之先生考證傳序或引論有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序有的有陳秀先的序）



